

年

卷

期

1

1

第

第



第一號

第一卷

一日出版

The **NEW LIFE**

Vol. I, No. I, January 1, 1928

版出日一月一年七十國民華中
 郵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每月一期

新生命月刊簡章

- 一、本刊定名為新生命月刊，於每月一號發行。
- 二、本刊之宗旨，在闡揚三民主義，研究建設方案，并介紹批評各國社會思想學說及政治經濟制度。
- 三、本刊之態度，在以正確忠實的研究，為學理的闡明，不載浮囂褊激之文字。
- 四、本刊內容包含下述各項：（甲）論說，（乙）研究，（丙）國內思潮介紹，（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述評，（戊）研究資料，（己）文藝，（庚）通信。
- 五、本刊文稿除由社員供給外，並歡迎社外投稿，但須與本刊之宗旨及態度相合。
- 六、對於社外投稿，酌致酬金每千字三元至五元；如有長篇鉅著，特別從優致酬。

投稿簡章

- 一、投寄之稿，須與本刊之宗旨態度，及內容相合。（本刊宗旨態度及內容見本刊簡章）
- 二、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符號，最好能按照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繕寫。
- 三、本刊文稿以語體文為原則。
- 四、投寄之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 五、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退還；惟未登載之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寄郵票預先申明者，不在此例。
- 六、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
- 七、登載之稿，照本刊簡章所定辦法，酌致薄酬。
- 八、投稿請逕寄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本社編輯部。

創刊號目錄

一 發刊詞..... 陳布雷

二 今後的革命..... 周佛海

美國的經濟力.....

三 日本人的信仰力和愛美性..... 戴季陶

中國海外移民的沿革.....

四 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 潘公展

英國經濟地位的跌落.....

五 民生主義的特質..... 周佛海

中國耕地分配的狀態.....

六 五權憲法的精神及其運用的方法..... 梅思平

七 布爾札維克主義馬克斯主義與孫文主義的比較..... 薩孟武

八 羅素論政治上的決定力..... 束 疑

中國全國使用機器力的工廠.....

九 中國進出口貿易之比較觀..... 武培幹

十 經濟復興中的德國..... 李際閔

列強空軍現勢.....

十一 留別中國(詩).....長虹

列強海軍現勢.....

十二 破滅之前(小說).....沐鴻

列強陸軍現勢.....

十三 泰倚思(小說).....阿那托爾法蘭西原著 徐蔚南譯

十四 八覺.....戴季陶



發刊詞

宇宙間形形色色的事象，可以歸納到兩條

定律：一是物質不滅，能力不滅，二是新陳代謝，變動不居。這個學生子的永存性和變易性，便是構成宇宙的因素，而且同樣的支配了人生；粗淺的說來，或者儘可以說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此。

所以從一方面看，新的生機是無時無刻不存在於本體；從另一方面看，新生命的誕生，必然伴隨着痛苦和努力；嬰孩的出世，母體要担受多少的痛苦，蟲蛇的蛻化，也明顯地看得出掙扎和努力；所以新陳代謝，雖然是天然律的運行，但是排陳生新，却不是

無代價的倖獲。

我們中國民族的生命，有了這樣悠久深厚的根蒂，祇要不自毀滅，斷沒有任何外力能夠戕殘，這是大家所共信的了；但過去一千年的歷史，明明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已漸漸地達到了老衰期，我們無論從文化，政治，經濟以及人民生活各方面看，都可以看出一切失了活氣，百事失其調整，這個紛亂苦痛的現象，便是預告舊時代的必須終結，和新生命的快要降臨，也便是預告着生在這個時代構成這個民族的我們，對於這快要降臨的新生命，要像母體坐蓐時，四肢百體，一齊努



力地來盡神聖的使命。

這所謂神聖的使命是什麼呢？無疑的，便是革命。明瞭了革命是爲迎接新生命的，那麼我們對於革命，豈但不必畏却，自然也不容遲疑；明瞭了革命是爲迎接新生命，而新生命降臨中所謂母體的中國民族是在如何危殆痛苦的境界時，那麼我們對於革命，豈不應該視同兒戲，並且應如何審慎地別擇我們的道途。

革命要有熱烈的感情；然而只有革命的感情，沒有革命的理論，其結果，不是單憑主觀，走到錯誤的方向，便是一遇阻礙，便覺意氣銷沉。

革命不能避免破壞；然而只有破壞的運動，沒有建設的準備，就會使民衆受革命的犧牲，不能享革命的利益，使社會的生活，民族的生命，更陷於痛苦艱危。

在過去革命的過程中，明顯的表示一般青年只有空泛的革命情緒，而不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只有消極的破壞行動，而沒有積極的建設工作，沒有養成充實的建設能力，過去革命的失敗，大部分基於這兩個原因。

我們相信如果上述的缺點，沒有方法救濟，中國革命，實難一帆風順，達到成功的彼岸。要救黨，要救國，根本的辦法必須發揚三民主義，研究建設計劃，我們應着這個需要，所以創辦本刊。努力以總理遺留給我們的主義和方略爲基礎，來助長我們民族的生機，來改造不良的環境，以促成我們的新生命的降臨。

根據社會進化的原則，和民族歷史的要求，中國革命，早晚一定成功。然而要保證革命的完成和縮短革命的過程，却要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要「亂做」，一個是不要「不

做」。亂做，就會使革命向錯誤的方向進行。使新的社會不能實現；不做，就要使混亂的狀況，繼續延長，使舊的環境，不能打破。一部分青年，犯了亂做的毛病；一部分的青年犯了不做的毛病，要救第一個毛病，就要闡明三民主義的理論，要救第二個毛病，就要發揚三民主義的精神。

三民主義是總理積數十年的經驗，融合古今中外的學說，而成的結晶，是中國民族的至寶。錯了方向的青年，就是因為不知道這個民族至寶的效用和價值。我們要根據進步的科學和中國需要，以闡明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際，才能領導迷路的青年，上康莊的大道，而不致流于「亂做」。

三民主義的一貫精神，是打破環境，不是屈從環境。是支配運命，不是順受運命。悲觀和頹喪的青年，就是因為不能突破環境，

而為環境所支配；不能反抗運命而為運命所屈服。我們要說明三民主義的哲學的基礎，是以人支配物，不是以物支配人；三民主義的行動的原則，是從運命的鐵蹄之下謀反抗，不是在運命的宰割之下受犧牲。要這樣，才能領導沮喪的青年，為堅決果毅的奮鬥，而不致流於「不做」。

闡明三民主義的理論，發揚三民主義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個使命。

世界上任何革命運動，都免不了破壞，但尤其少不了建設，可是建設比較破壞不知要艱難多少倍。一次暴動，可以使整個的社會秩序擾亂，一個炸彈，可以使堅固的建築完全崩壞。然而要維持一個秩序，要建造一個建築，不知需要若干專門的知識和技術。在過去國民革命進行中，我們的努力，祇是集中於輕易的破壞事業，還沒有顧及艱難的建

設工作。我們應該慚愧：我們不僅沒有獨創任何建設方案，就是 總理爲我們作成的計劃基礎，也沒有逐條分項的去悉心研究。這種艱難巨大的工作，我們今後要擔負起來。我們要根據 總理的各種設計劃，比較各國的各種制度，作成詳盡確當的方案，爲黨作建國治國的準備，爲國作長治久安的基礎。

研究建設計劃，紹介和批評各國的學說制度，便是本刊的第二使命。

我們以十二分的決心和努力，向着這兩個目的前進。同時要求本國的著作界乃至全體

知識界，給與我們以十分有力的協助。我們相信國家民族當艱難迫切的時候，非全國知識界總動員，不能安全的度過危機。我們忠懇地承認知識界客觀的研究和分途的靖獻，都有不朽的價值；但我們尤其希望全國知識界集中了不相爲謀的努力，一致集合在三民主義下來作更有效的研究和指導。我們願意將本刊的全篇幅，供給全國熱誠的知識界做公開發表的場所，而我們自身祇自認爲軍前奏樂的鼓號手。我們奏起了前進的樂曲，打着知識界總動員的旗幟，來迎接我們國家民族燦爛光輝的新生命！



今後的革命

周佛海

今天以前的革命，我們敢斷定的說，是失敗了。在表面上，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在一年以內，發展到長江，擴張到中原和西北，中國版圖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隸屬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過去的革命，不能不說有相當的成功。但是事實上，黨的主義和政策，沒有實行，黨的信用，因而墮落；黨的軋轢和分裂，繼續增長，黨的中心，因而失墜。黨的信用墮落和黨的中心失墜，足使黨的環境更加惡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艱難。過去一年多努力的結果，只造成環境的惡劣，只增加前途的艱難，過去的革命，怎能不說已經失敗！

在革命勢力，沒有發展出兩廣以前，各地的人民，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受軍閥的摧殘，受貪官污吏的剝削，受土豪劣紳的壓迫，日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憔悴於鐵蹄程

桔之下。他們日日所希望，所祈禱的，就是本黨的成功。他們希望本黨勢力發展，替他們解除痛苦；祈禱本黨掌握政權，替他們增進利益。所以北伐軍興以來，軍行所至之地，必見民衆的歡迎和援助。過去革命勢力發展之迅速，得力於民衆的援助，任何人不能否認。民衆對於本黨的信任既深厚，本黨的環境也就歸順利。

但是民衆的希望落了空！革命勢力所及之地，民衆的痛苦沒有解除，民衆的利益更沒有實現。有些地方，政權黨權，爲共產黨徒所壟持，演成空前的恐怖和不安，使民衆的痛苦，不僅沒有解除，反而日行增加；有些地方，黨權政權，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操縱，軍閥政治下一切弊害和罪惡，絲毫沒有廢除，反而日行增長。這都是使民衆失望的地方。不待說，在軍政時期，既無建設的時間，又

無建設的餘裕，民衆的希望，沒有使之充分滿足的可能。但是至少要使民衆有生機和希望。然而在共產黨徒惡化的環境之中，民衆實在沒有生機；在土豪劣紳腐化的空氣之中，民衆實在沒有希望。革命勢力發展的結果，反使民衆絕了生機和希望，從革命的目的說，已經算是失敗；更因民衆對於黨的失望，致黨失去民衆的同情和協力，從革命的進行說，也不能算是成功。

復次，在共產黨沒有劫持武漢黨部和政府，明白的破壞本黨和革命之前，全國的革命勢力，都集中於本黨的旗幟之下而努力，全黨同志，都集中於中央黨部的指導之下而奮鬥。革命勢力有中心，黨有中心，一切爲革命而努力，都有努力的方針和奮鬥的方向。在一定方針和方向之下努力奮鬥，革命的興趣，越加濃厚，革命的感情，越加熱烈，而且革命的勇氣，越加激揚。此時雖有共產黨徒，想壟斷民衆運動，而本黨同志，毫不放鬆的與之奮鬥。從出師北伐的時候起，到武漢爲共黨所劫持的時候止，在這個時期之中，一切忠實努力的同志，在行動上，有爲黨效死的事實，在思想上，有爲黨效死的精神。只知革命，毫不顧及個人的利害得失。以這種勇氣和決心，努力於革命工作，革命前途，無論有如何艱難困苦，都可以打

破和廓清。所以當時本黨的環境，比較現在，也還順利。

自從武漢黨部和政府，被共產黨劫持之後，黨的中心，突然失墜。直到現在，沒有事實上能夠統一指揮全黨的中心。全黨的同志，好像無舵的船隻，投入狂風巨浪的大海之中，沒有一定的航行方向，只隨着風勢爲轉移，隨着浪流爲進退。近一兩月以來，我們到處聽見忠實努力的青年黨員的呼聲。他們說：「我們有努力的決心，但是從那裏努力起？我們有奮鬥的精神，但是向甚麼方向去奮鬥？我們要黨爲我們指導，但是黨在那裏？我們願意爲黨而犧牲，但是黨在那裏？」我敢說，在這種煩悶苦惱之下而灰心喪氣的忠實青年同志，不知有多少！革命勢力發展，而其結果却弄到黨員找不着黨，這究竟是革命的成功或失敗？總結起來說：黨的信用失去，就是黨失去民衆；黨的中心失墜，就是黨員失了黨。到了現在，大家都弄得發生「民衆在那裏？黨在那裏？」的疑問，革命勢力表面上的發展，有甚麼用處？

革命黨不應該只是盲目的前進，並且應該細心的回顧。我們應該回顧過去失敗的經驗，作我們將來努力的教訓。革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要經過許多失敗，才能成功。所以我們不怕失敗，我們只怕不知道爲甚麼失敗。經

過一次失敗，得到一次教訓，失敗才有價值，同樣的失敗，才不致繼續發生。因此，我姑且以個人觀察所及，略述我們過去失敗的原因，和將來應取的途徑。

或許有人以為「家醜不可外揚」，不願把過去和現在黨的缺點，暴露出來，甚至誤認善意的批評為惡意的攻擊。其實，我們自己是國民黨的黨員，黨的錯誤，就是我們自己的錯誤，批評黨，就是批評自己，決不致有絲毫惡意。至於黨的缺點，無論在消極方面，或積極方面，都不應該隱諱。在消極方面，事實還是事實，不能禁止人家知道。

我們自己就不說，人家還是知道。人家已經知道的事實，我們還要掩飾，實在可以不必，而且反足以表示我們沒有勇於遷善的精神。在積極方面，中國國民黨，不僅是黨員的黨，乃是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黨。我們為民衆的利益而革命，就應該受民衆的監視和督促。民衆知道我們的缺點，就會督促我們改良。革命，本來是沒有成例的創舉，革命過程中，本來難免錯誤。革命家不怕錯誤，只怕隱諱錯誤和因襲錯誤。如果在民衆的嚴重監督之下，錯誤既不容隱諱，更不能因襲。逐漸更正，逐漸改良，過去的錯誤，就是將來成功的先聲。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的認識過去的錯誤，作我們今後的教訓。

今後的革命，在許多方面，應該一反從前的覆轍。我們分條逐漸說明。

一、民衆運動方面

革命雖不開民衆，革命運動雖不開民衆運動，這是盡人所知的。但是民衆運動，如果錯了方向，革命不僅不能進步，而且要發生莫大的障礙。過去的民衆運動，有許多地方實在入於莫大的錯誤。要矯正已往的錯誤，至少應確定以下的幾個原則：

第一、民衆運動的動機，應該是為民衆而革命，不是為革命而求民衆。這兩個動機不同，所產生的結果，也非常

的差異。

在為民衆而革命的原則之下，不僅革命本身，有非常的價值，就是革命的進行，一定也感覺非常的順利。革命運動，他本身並不是目的。在革命的過程中，實在不易避免戰爭，流血，破壞等一切悲慘和殘酷的現象。如果革命本身就是目的，無異說戰爭，流血，和破壞，都是目的。世界上，除却瘋狂的人以外，決沒有以戰爭，流血，和破壞為目的的。革命，乃是要達更高尚的目的所不能避免的階段。他的目的，就是在為被壓迫的痛苦民衆求解放，為他

們謀利益。因為革命有這種高尚的目的，所以革命運動，才有價值。革命先覺者，喚起民衆，組織民衆，領導他們去鬥爭，去破壞，去殺戮，都是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如果只是為破壞，而驅民衆去破壞，只是為殺戮，而驅民衆去殺戮，不是瘋狂，便是惡魔！因此，我們要確定為民衆而革命的原則，革命才不是罪惡，革命才有價值。

在為民衆而革命的原則之下，革命的進行，就處處都能顧全民衆的利益；不僅革命的終極目的，在為民衆謀利益，就是在革命的進行中，亦必使民衆的犧牲，減少到最低限度，民衆的利益，實現到最大限度。在革命進行和民衆利益相衝突的時候，甯肯停止革命的進行，顧全民衆的利益。驅無組織，無訓練的赤手空拳的民衆，向帝國主義者的炮口之下衝鋒，以博取勇敢革命的美名；自行焚燒幾千百無辜良民的房屋，以激動民衆對於敵人的憤怒；在為民衆而革命的革命家，絕對是不忍為的。革命的行動，既然處處以民衆的利益為前提，最後必然得到民衆深切的信任。民衆在事實上證明了革命在為他們謀利益，必定忠實的參加革命，自動的為革命努力和犧牲。革命得到民衆自動的參加，革命的基礎，才算鞏固。所以在為民衆而革命的原則之下，革命的進行中，雖然不常有驚世駭俗的悲壯

的行動，却有確實可靠的民衆的勢力，保證革命的成功。

如果為革命而求民衆，革命便失却了神聖的目的。為革命而求民衆，便是以民衆為手段，為工具，而達到革命這種目的。以革命本身為目的，而求民衆作工具，就是以戰爭，流血，殺戮，破壞為目的，而以民衆為殺戮，破壞的工具。這種革命，他本身已經是可詛咒的罪惡，而且即離開革命的目的不說，這種革命，也沒有成功的可能。這種革命，既然以民衆做工具，當然不以民衆的利益為前提。只要有搗亂的機會，總不惜犧牲民衆，而逞其野心和陰謀。即使表面上，以民衆利益相號召，但是事實上無往不以民衆作犧牲。民衆誠然易受欺騙，然而只能受騙一次二次，至多三次。等到民衆覺悟受欺騙，就不僅不會參加這種革命，而且必定劇烈的反對。受民衆劇烈反對的革命，那裏有成功的可能？

總結起來說：為民衆而革命，既有神聖的目的，而且有成功的保證；為革命而求民衆，既失去革命的價值，更沒有成功的可能。然則本黨過去的民衆運動，究竟是為民衆而革命？還是為革命而求民衆？

在清黨以前，本黨的民衆運動，大部分為跨黨份子所包辦，而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完全以工具主義為原則，他們

的活動，透過本黨而表現；其結果，外觀上，弄到本黨的民衆運動，也變成了爲革命而求民衆。所以在清黨以前，儘管本黨的動機是爲民衆而革命，而事實的表現，却是爲革命而求民衆。

共產黨徒，是徹頭徹尾的工具主義者，無論對於任何事物，都存着利用之爲工具野心。他們的民衆運動，也不出這個公例。無論他們怎樣熱心的從事民衆運動，他們的目的，不是在爲民衆謀利益。他們只要民衆替他們搖旗吶喊，遊行示威，以壯他們的聲勢，或者要民衆暴動巷戰，衝鋒肉搏，使他們好向第三國際報功。所以只要能夠壯他們的聲勢，只要能夠使他們報功，他們是不惜犧牲民衆的利益，甚至犧牲民衆本身的。不待說，表面上，他們也是以民衆的利益相號召，有時也許爲民衆謀些須的利益。但是他們的動機，是先與後取，以些須利益爲釣餌，而博取民衆的歡心。而且他們爲民衆所謀的利益，是表面上的利益，實際上的損失。武漢的工潮，很足以表示他們的居心。他們運動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所提出的要求，遠超出社會經濟力所能容許的以上。其結果，工資增加了。然而物價却因工資的額外增加而漲高，中小商家却因工人的過分要求而倒閉。工人運動的結果，致使大部分的工

人，失業無所依歸，全部的工人，呻吟於過高的物價之下。工人的利益沒有實現，而共產黨的目的却已達到。他們的目的，本不在爲工人謀利益，他們是要使工人陷於絕境，以便他們的煽動和利用。工人的生活如果改良，就是共產黨的工人運動失敗；工人境遇如愈惡劣，共產黨的工人運動才算成功。等到工人的境遇，陷於絕境的時候，他們再提出迎合工人心理的過高要求，驅工人去破壞和屠殺。這種手段，雖然殘忍，然而却是爲革命而求民衆的二法門。因爲人在生的時候，不知道生之可貴，要等到瀕於死的時候，才知道生之可貴。在人生存的時候，教以生存的方法，決得不到的人的注意，等到人將死的時候，而教以求生的方法，一定得到極熱烈的歡迎。共產黨利用這個心理，先騙民衆於死地，然後再裝出爲民衆求生路的假面孔，以博取民衆的歡心。其結果民衆生沒有求到，而死却是確定了。這種民衆運動的方法，一方面固然是騙民於死的運動，失却民衆運動的意義和價值，同時別一方面，民衆一經覺悟被欺騙，就會激烈而頑強的反抗，使這種民衆運動終歸失敗。

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已經鑄成大錯，不幸本黨的許多同志，也因襲這種錯誤。我們常常聽見許多同志說，某人有

羣衆，某人沒有羣衆，而沒有聽見說某人能爲羣衆謀利益，某人不能爲羣衆謀利益。大家只注全力求民衆參加大會，參加遊行，而沒有切實爲民衆解除痛苦，增進利益。大家曉得要民衆，但是只看見會場中的民衆，只看見喊口號，拿旗子的羣衆，而沒有看見民衆身受的痛苦。這樣，以民衆爲某人，某派的，根本已違反革命的意義，即使某人，某派能號召若干羣衆，而這種羣衆，却是空的。我們常常看見今日開打倒某人的大會，有幾萬羣衆參加，明日開歡迎同一人的大會，同樣的幾萬羣衆，仍舊參加。這種羣衆，不過是會場的裝飾品，有甚麼實際的力量？

革命，固然離不開民衆，然而像上述那樣的民衆運動，實在沒有甚麼意義。我們要糾正已往的錯誤，要打破爲革命而求民衆的觀念，確立爲民衆而革命的原則。這個原則一確立，而且有事實表現，我們即使不求民衆，民衆當自動的參加。這樣的民衆運動，才能造成確實堅固的基礎，才有真正的價值。

第二、民衆運動的口號，應該是爲共同利益而努力，不應是爲本身利益而奮鬥。爲共同利益而努力，是三民主義的原則，是民族革命的目標；爲本身利益而奮鬥，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階級鬥爭的理論。

共產黨民衆運動的口號，是爲本身的利益而奮鬥。他們對於工人，就鼓吹爲工人的利益而奮鬥，對於農人，就鼓吹爲農民的利益而奮鬥，對於青年，就鼓吹爲青年的利益而奮鬥。而且於這些大分之外，更造出許多小分。例如對於貧農，則煽動貧農爲自己的利益，和佃農鬥爭；對於佃農，則鼓吹佃農爲自己的利益，和自耕農鬥爭；對於自耕農，則鼓吹自耕農爲自己的利益，和小地主鬥爭；對於小地主，又主張小地主爲自己的利益，和中地主鬥爭；對於中地主，更主張中地主爲本身的利益，和大地主鬥爭。照這樣，把社會分做許多利害對立的小單位，使其互相鬥爭，便是共產黨民衆運動的唯一策略。

對於這種策略，我們應該指摘他的錯誤。因爲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而這種民衆運動，却是發揮利己主義的運動。

我常常以爲馬克思主義和亞丹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雖然是立於反對的地位，然而根本的出發點，却是一樣。亞丹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是以人類的利己心爲出發點；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策略，也是以人類的利己心爲根據。他們以人類的利己心爲根據，主張各人爲本身的利益而奮鬥。各人的奮鬥，既然都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自然會不惜犧牲

性別人的利益，以成全自己的利益。湖南的共產黨，在各鄉村嚴禁運米出境，不顧缺少糧食的別村人民的死活，更不顧都市人民的死活，就是他們爲自身利益而奮鬥的行動。我在武漢的時候，武昌中山大學的學生，向大學委員會要求免收學費，舉代表來見我，我當時申斥他們道：「你們口口聲聲要爲農工謀利益，實際上却犧牲農工的利益，成全你們自己的利益。你們要知道，你們免收學費，國家就要多一筆經費，國家多一筆經費，工農民衆，就要多一層負擔。免除你們自己的負擔，增加農工的負擔，是不是革命家應取的行動？」他們毫不顧忌的答道：「我們青年，要爲青年本身的利益而奮鬥。只要能實現我們本身的利益，那裏還顧得許多？」這真是把共產黨的利己主義，發揮到十二分。工人只管工人的利益，不管農民的死活，農民只管農民的利益，不管青年學生的死活。而且一地的農民，只顧一地的農民的利益，不管別地農民的死活；一工廠的工人，只顧一工廠工人的利益，不顧別工廠工人的死活；推而至於一個人只顧一個人的利益，不管別人的死活。這就是共產黨利己主義的真精神，這就是利己主義的民衆運動必然產生的結果。

過去本黨的民衆運動，大部分爲共產黨徒所把持，所以

本黨民衆運動的精神，也表現爲利己主義的。我們要知道，這種利己主義的民衆運動，只是教各階級，各職業，各地方的民衆，互相爲自己的利益而拼命，甚至於使各個人互爲個人的利益而競爭。他不僅妨礙革命的進行，而且本身因襲了利己主義社會的一切惡習，成爲反革命的要素。舊社會之所以應該革命的，便是因爲充滿了利己主義的精神和條件。在這種社會裏面，只有鬥爭，沒有調和，只有仇恨，沒有友愛。共產黨一方面要革利己主義的社會的命，同時又以利己主義的精神，去做革命的民衆運動，實在是一大矛盾。以這種利己主義的民衆運動去革命，革命即使成功，也不過只能造出一個新利己主義的社會。

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以利他主義爲根據的。利他主義的民衆運動，一方面要教黨員犧牲自己的利益，爲黨的利益，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同時別一方面，要喚起民衆，爲共同的利益，爲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在實際上，爲共同利益和民族利益而奮鬥，也就是爲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在精神上爲共同利益而奮鬥，就可減少并消滅個人的利己主義。所以以利他主義的精神去做民衆運動，一方面能令民衆享受實際的利益，別方面能令民衆互生友愛的精神，作建設新社會的基礎。

關於民衆運動，除掉確立上述的兩個原則之外，在方法上，也有兩個地方，應該糾正。

第一、從事民衆運動的同志，應該投身入民衆之中，不應該置身於民衆之外。詳細說，就是應該自己融合在民衆之中，當做民衆的一份子而行動，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自居領袖的地位，去指揮或使役民衆。

在過去的事實上，處處表現從事民衆運動的同志，自居於領袖的地位；有些人以為民衆沒有知識，須聽我們的指導；有些人以為我們是為民衆謀幸福，民衆應該聽我們的指揮。有了這種觀念，一定會一切行動，都只憑自己的主觀去決定，既不深察民衆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明悉民衆的主觀心理。照這樣，民衆運動者和民衆之間，一定生出隔膜，民衆不僅不會和民衆運動者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且有時會發生厭惡的心理。這樣的民衆運動，雖然也能夠以團體的紀律，集合許多人去開會和遊行，實際上却是空的。

我們要知道：民衆運動者。是民衆的代表，不是民衆的領袖。我們要深入民衆之中，體察民衆的要求，根據民衆的希望，為他們作代表，向社會說明，要求社會設法滿足民衆的希望。我們的生活，要處處和民衆的一樣，我們的

行動，要處處以民衆的需要作標準，然後才能使自己和民衆融合，然後才能使民衆和黨打成一片。要這樣，才能在社會上造成堅固確實的勢力，不只是在會場和街道上得到羣衆。

第二、民衆運動，不應該專靠失業失學，無力謀生的遊民，應該以有正當職業，或有能力謀生的人為基礎。

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以說是遊民運動。他們利用失業的工人，去做工人運動；利用失學的青年，去做青年運動；利用流氓地痞，去做農民運動。照他們的理論，以為只有這種人，才有革命性和活動力。所以到處網羅和收買這些遊民，做他們的工具。

不待說，這種人也是現在社會的被犧牲者，革命的一個目的，也是在為他們謀幸福。然而利用他們去做羣衆運動，至少要發生兩個不好的現象。第一就是造成「革命職業者」的特殊階級，第二就是得不到民衆的信仰，使民衆運動，不能發生效力。

共產黨用去做民衆運動的人，大部分都是無能力謀生，或不願意就正當職業而生活的人。用這種人去做法民衆運動，他們就會以做法民衆運動為糊口謀生的唯一方法。換句話說，他們是靠革命（？）而生活。所以這種人，實在是

「惟恐天下不亂」。搗亂的機會越多，他們謀生活的方法就越多。社會秩序一復原，他們馬上就要失去生活的機會。他們除搗亂之外無能力，除破壞之外無本領。雖然真正的革命，目的在建設，而不在于破壞。然而因為他們只能破壞，不能担任建設的工作，所以他們不願意社會有建設的機會，而希望社會日處於紛爭擾攘之中。紛爭擾攘，便是他們的職業。這種革命職業者越多，革命越不能成功。

本黨過去的民衆運動，因為大部分被共產黨所把持，所以造出的革命職業者實在不少。不待說，像「總理一輩子終生獻身於革命，而不顧及自己的生活，却不是此地所說的『革命職業者』」。因為這種人，是以革命為責任，不是以革命為職業。現在多見革命職業者，少見革命責任家；實在可嘆！我們今後，應當努力更正。我們不能以無力謀生的人，不能以靠革命（？）而生活的人去做民衆運動。我們要以有正當職業，有能力謀生的人，去担任民衆運動的工作。有職業的人，一定不會引導民衆專肆破壞，而不顧切實的建設工作；有能力謀生的人，一定不會靠搗亂謀生，而製造社會的長期紛擾。

第二、從事民衆運動的人，最要緊的，就是要得到民衆的信仰。沒有信仰的民衆運動者，除却威迫利誘之外，沒

有方法可以團結民衆，然而在威迫利誘之下所組織的民衆，實際上等於沒有民衆。沒有能力謀生的人，絕對不能得到民衆的信仰，又可斷言：以偷雞盜鴨的地痞辦農民協會，一定受農民的蔑視；以遊手好閒的流氓辦工會，一定受工人的輕侮；以屢試落第的學生辦學生會，一定遭學生的白眼。受民衆的蔑視和輕侮，當然不能得到民衆的信仰。這種民衆運動者，民衆即使不積極反抗，至少也要置之不理。於是民衆運動，結果就是有名無實。

過去的民衆運動，大概可說是有名無實的運動。要糾正這個弊害，就要民衆運動者，真能得到民衆的信仰；而要達這個目的，就不應該以無力謀生的人，去做民衆運動。總結起來說：關於民衆運動，在原則上，我們要確立為民衆而革命和為共同利益而奮鬥的兩個原則；在方法上，我們要打破領袖式的民衆運動和遊民式的民衆運動的兩個方式。照這個方針進行，不僅民衆能獲得實際的利益，就是革命前途，一定也會非常順利。

二、黨的方面

黨的方面，今後也有許多工作，應該積極做去。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建設黨的理論，嚴密黨的組織，實行黨內無

派的原則，打破以軍治黨的觀念。

建設黨的理論——這個工作，在過去實在是太忽視了。

不僅少有人切實的去做，而且少有人想到。除却胡漢民戴季陶兩先生，常常發表研究的結果以外，沒有看見幾個同志，在這一點努力。我們要知道：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是以理論為基礎的。沒有中心理論，就不能統一意志；不能統一意志，就不能統一組織；不能統一組織，就不能統一行動。現在黨的糾紛，根本的原因；實在由於沒有中心理論。不待說，三民主義就是本黨的基礎理論。但是三民主義，是總理參酌世界和中國的情形而成的結晶。是要實施於現在及將來的原則。他的內容非常淵博，他的實施，含有伸縮。因為三民主義，有這種特質，所以同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的同志，各有各的解釋。富於理想的同志，偏重將來的理想社會，忽略現在的客觀環境，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一定具有急進的，急激的性質；富於保守的同志，只注重現在的情形，忘却究極的目的；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一定具有溫和的，緩進的性質。眼光注到世界情形的同志，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一定具有世界主義的性質；注意只限於中國情形的同志，他們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難免國家主義的色彩。各有各的解釋，就

是各有各的理論；各有各的理論，就產生各有各的行動。所以我以為黨的理論沒有確實建立，乃是黨的糾紛的根本原因。

這種工作，我們今後要擔負起來！我們要根據 總理的 根本思想和實施步驟，并參酌古今中外的學說制度，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心理論。有了中心理論，然後黨的糾紛才可免除。

不待說，要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完全固定和絕對劃一，是一件做不到的事。這不獨三民主義的理論是這樣，任何主義都是這樣。馬克斯主義，分為伯倫斯坦派，考茨基派，和列甯派；列甯主義又分為特羅茨基派和斯達林派。但是我們枝節的思想儘管不同，中心的理論却要統一；政策的實施儘管伸縮，基礎的思想却要一定。然而這不是一個人所能担任的工作，也不是一天一月所能成就的偉業。要聯合全黨有學識思想的人，為長時期的刻苦研究，才能有良好的成績。我要求全黨的同志，嚴重注意這一點！

嚴密黨的組織——這個工作，過去也太忽略了。我常常感覺中國國民黨的渙散，等于中華民國的渙散。國民黨黨員對黨的關係的疎薄，等于中國國民對國的關係的疎薄。中國國民，除却有中國的國籍外，事實上和國沒有發生甚

麼密切的關係；同樣，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除却有中國國民黨的黨籍外，事實上沒有和黨發生甚麼密切關係。這一點，我想一切黨員應該都感覺得到。

黨的組織不嚴密，至少要產生兩種弊害：第一、不能使黨員發生黨的觀念，不能使黨員從事黨的工作；第二、容易使投機腐化的份子混入黨內。

人類思想，受環境的影響很大，乃是事實。要我們對於某種事物，主觀上發生極濃厚的觀念，先要我們對於某種事物，客觀上具有密切的關係。對於事實上沒有關係的事物，決不會發生濃厚的觀念。中國人家庭觀念之所以濃厚，國家觀念之所以薄弱，就是因為個人對於家庭的關係較密，對於國家的關係較疎。根據這個原則，我們要使黨員發生極濃厚的黨的觀念，須使黨員和黨的關係密切；而要使黨員和黨的關係密切，就須嚴密黨的組織。過去因為黨的組織不嚴密，所以不能使黨員和黨發生密切的關係。我們除却參加紀念週和交納黨費而外，和黨發生了甚麼關係？而且事實上，大部分黨員，連紀念週都不參加，連黨費都不繳納。至于小組會議，區分部黨員大會，更是有名無實。所以事實上，我們實在自由到十二萬分，毫沒有感覺黨的束縛；因之就我們個人生活而言，竟沒有感覺黨的

存在。在個人生活上，既沒有感覺黨的存在，就是我們沒有黨的生活。沒有黨的生活，當然不會發生黨的觀念。大部分同志之所以沒有黨的觀念，就是因為黨的組織不嚴密，不能使黨員過黨的生活。

黨員沒有黨的觀念，于是一切思想行動，都不以黨為前提，而以個人的利害為標準。過去所表現的現象，就是黨員只有個人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只有個人的思想，沒有黨的思想。各有各的思想和行動，黨務那得不糾紛？

黨員的工作，也因黨的組織不嚴密而欠緊張。不獨普通黨員的工作，黨部沒有督促和考查，就是黨部職員的工作，黨部也聽其自然，下級黨部的工作，上級黨部也沒有過問；于是大部分黨員，都變成「名譽」黨員，「掛名」黨員，實際上，并未盡半點黨員的義務和責任。人類的天性，本來是沒有督促，便不會奮勉的。黨員不自動的努力，固然忘却了黨員的義務，放棄了黨員的責任，然而黨的紀律，不能領導和策厲黨員去工作，却是黨的組織上的缺陷。過去大部分黨員，沒有積極的參作黨的活動的，就是因為黨的組織，沒有嚴密。

黨的組織不嚴密，更足以使投機腐化的分子容易混入。我們的態度，固然要寬；然而不可失于濫。如果只圖黨員

的人數增加，而不顧實際工作的進步，便是黨的自殺。但是在過去的事實上，黨員的入黨，既沒有經過嚴重的考察，入黨之後，又沒有嚴厲的監視。于是以入黨為作官的途徑的人，最初既容易混入，混入之後，又容易活動。這種人的入黨，無異于滿清時候的「捐官」，而「捐班式」的黨員越多，黨的前途就要越暗淡。

因為這些弊害，所以今後黨的組織，一定要嚴密起來！對於原有的黨員，應該使他們過黨的生活，而增高其黨的觀念，督促他們作黨的工作，而使其不忘黨員的責任；對於新入的黨員，一定要嚴重的考察其思想和行動，決不能只以其入黨表格上的填寫為標準，輕容易使其加入。要這樣，才能使黨的精神緊張，黨的工作進步。

黨內無派——這是中國國民黨的根本精神，然而在過去却沒有實現。我們老實的說，黨內的小派別。實際上很是不少。這種小派別發生的原因，可分為兩種：第一、在清黨以前，本黨的忠實同志，因為對抗跨黨份子，而不能不結合，于是暗中組織小團體；第二、想操縱黨權政權的一部份人，因為一時的利害關係，而結成小派別。

對於第二種小派別，我們只有用黨的紀律，加以嚴重的制裁，不惟他們所組織的小團體，要使之消滅，就是以不

純潔的動機而組織小團體的個人，也應該加以驅除。這種不良份子潛伏於黨內，實在是黨的一大危險。

第一種小派別。他們的動機是純粹的，他們的本意是在救黨。在清黨以前，跨黨份子因為要壟斷黨權，對於本黨忠實同志，務使其分裂，而不能結合。他個利用本黨的紀律，禁止黨內組織小團體，而他們背後却有一個共產黨。

他們表面上自然以為共產黨是國民黨外部的黨，不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然而事實上跨黨份子却在黨內部，聽共產黨的指揮，結成極堅固的一派。本黨的忠實同志，有結合對抗的必要，而又無明白團結的可能。于是不能不暗中結合小團體，以防止跨黨份子的陰謀。但是現在，我們的共同敵人，在黨內已告肅清了，我們組織小團體的原因，已經消滅了。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在整個的黨的指導之下，做整個的行動，不必暗中更有何種秘密的小組織。即使因為工作，歷史，或別的關係，同志之中，有些比較接近或親密，有些比較疎遠，但是萬不能因此生門戶之見，為互相排斥的行動。黨內的人才，本來已感缺乏，如再有門戶之見，非我者不用，人才就要越加破產。而且派別林立，彼攘此奪，黨務糾紛，更沒有能夠解決的一天。這一點，我誠懇的希望一切同志都要有澈底的覺悟。

打破以軍治黨的觀念——這也是我們今後要做的工作。

我不是說軍事領袖，有以軍治黨的事實，乃是說許多黨員，有以軍治黨的觀念。我們試看：每次黨務上或政治上發生了重大問題，一般同志，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徵集普通黨員的主張，而惟急于探詢軍事領袖的態度。甚至于發表一篇宣言、開一個民衆大會，都不敢自作主張，而必請示于各地的軍事領袖。在一般黨員的心目中，既然有事以軍事爲中心的觀念，其自然的趨勢，必形成以軍治黨的現象。因爲事事都向軍事領袖微同意，軍事領袖雖無總攬一切的心思，而事實上必變成一切問題的中心。這個弊害，今後應該努力更正。我們固然要提高黨權，我們尤其要自己不能輕視黨權。共產黨誣蔑某人某人蹂躪黨權，而提出提高黨權的口號，以遂其搗亂陰謀，我們要不爲他所愚弄。我們要知道，只要一切黨員自己不輕視黨權，任何個人是不能蹂躪黨權的。過去黨權的威力之所以不大，不是因爲被個人蹂躪，乃是因爲一切黨員，心目中本無黨權。一切黨員心目中沒有黨權，黨權怎能提高；心目中只有軍權，軍權怎能不壓倒一切，所以要打破以軍治黨的觀念，是要打破一切黨員的這種觀念，不能像共產黨一樣，利用這個口號，而挑撥普通同志和武裝同志的感情。

以上所述，都是今後關于黨的方面，應該積極努力的幾件最小限度的事。本黨爲領導中國革命的唯一政黨，本黨的不健全，就是革命的不健全。爲保證革命的成功，我們應該從黨的本身，着手整理和振作。希望一切同志，不要放棄了自己的責任。

三、政治的方面

我們民權主義的政治，乃是爲人民的政治，和由人民的政治。過去政治的成績，我們本應該拿這個原則做尺度來測量。但是過去一年多以來，無日不在戰爭之中，在軍事時期，要怎樣積極的做建設工作，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若根據爲人民的政治和由人民的政治一原則來測度過去政治上的成績，未免失于苛刻。然而我們在政治上，雖然不求有功，至少要求無過；更進一步說，我們雖然在積極方面，不能爲人民謀利益，至少要在消極方面，爲人民除痛苦。不幸我們過去的政治，過多于功，人民的利益固然沒有實現，人民的痛苦更沒有解除。這便是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也就是革命的失敗。這過去失敗的經驗之中，我們應該得到今後的教訓。

第一、我們政治上的口號，不可太高，不可離開事實太

遠，一定要切實能行的，才可提出。武漢克復以後，共產黨操縱湘鄂的黨部和民衆團體，提出過高的口號，要求政府實行。在他們的用心，以爲沒有實行的可能的要求，國民黨的政府，自然不能實行。不能實行人民的要求，就會失掉人民的信仰。人民對於國民黨失望，就會轉而希望共產黨。所以他們故意提出很高的口號，以損失本黨的信心。本黨的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切不宜採用這種辦法。我們不要空唱高調，博民衆一時的歡呼，致其事後的失望；應該切實實行，謀民衆實際的利益，而獲得其着實的援助。

第二、黨和政府要行動一致，政府中的各部，要顧及政府整個的通盤籌劃，不能只顧本部的便利，阻礙別部的進行。

在過去的經驗中，常表現黨和政府的行動，不能一致，不是政府不能實行黨的政策，就是黨部束縛政府的行動。我們常常看見黨部爲民衆利益而努力，政府却漠視民衆的要求。例如黨部遍貼取消苛捐雜稅的標語，政府却增加苛捐雜稅；（尤以楊劉時代爲然）黨部高呼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各級政府却容土豪劣紳的盤踞。這種宣傳和行動的不一致，一定引起民衆懷疑我們是欺騙。民衆對我們失去信

任，以後說話就不能引起民衆的同情，而且引起他們的反感。我們常常聽見民衆說我們的政策，是不兌現的支票。民衆有了這種心理，我們的黨，一定會失去民衆的根據。所以以後政府的當局，不能只顧政府行事的便利，而置黨的政策於腦後。一定要時時刻刻不忘記黨，在黨的指導之下，實行黨的主義和政綱。

政府要聽黨的指導，但是黨却不能過于束縛政府的行動。有些同志，不明以黨治國的眞義，不知權能區分的精神，對於政府的日常行政，也要橫加干涉。尤以兩湖爲共產黨所把持的各縣黨部爲然。縣公署用一科長，都要得縣黨部的通過，縣知事爲便於行政起見，和地方商家稍加聯絡，便攻擊爲勾結土豪劣紳。此外，強迫政府行不能行的事，阻止政府應行的事，更是常有的現象。弄得有爲的地方行政官，不能發展其能力，而無聊的官吏，却事事仰承黨部的鼻息，以保障自己的地位。縣黨部的職員，大半不是土豪劣紳的變相，便是不得志於省會或中央的青年。他們不懂黨的主義，不知黨治的精神，但憑一己的好惡，做任意的行動，結果使民衆視黨部如蛇蝎，使地方行政日趨于停頓和廢弛。這一點如不改良，地方行政決不能整理。而地方行政却與民衆有密切的關係，地方行政沒有設

施，民衆當然要失望。

此外，政府中的各部，向來也沒有整個的行動，只是各顧各的便利。例如財政機關，只管增加稅收，而妨礙實業機關的振興產業；或只管撙節支出，而扣留或減少教育機關的教育經費。各部只管各部的事，沒有看到各部的責任，是在分工實行黨的整個的政策，是在爲民衆謀福利。忘却了民衆福利和黨的政策這兩個前提，無論各部分本身的成敗怎樣好，根本的組織，和北京政府的各部，實在沒有怎麼區別。這一點，實在要改正。我們要顧及民衆的福利和黨的整個計劃。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就是于政府各部有不便的事情，我們也要去做。例如取消苛捐雜稅，和財政機關的收入雖有妨礙，然而爲民衆的利益，爲黨的政策，我們應該去實行。要這樣，才能表現我們的政治，是爲人民的政治。

第三、在一切法制沒有確立的現在，事實上，只是人治的政治，不是法治的政治。在法治政治之下，要有很好的法，在人治政治之下，就要有很好的的人。所以關於政治上的人選，也要特別注意。

不幸在過去的事實上，對於這一點，未免過於疏忽。無論那一級政府，都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參雜其間；最好的，也不過是思想落伍，官僚氣習極深的舊式官僚。不待說，具有專門智識和技術的人，我們不妨任用，而且應該任用，但是只能用他們作事務官，而不能用他們作政務官。在社會上已經失去信用的人，任其盤踞要津，就會使民衆對於政府失望；對於政府失望，就是對於黨失望，時代落伍的人，如任其掌握政權，因爲他們舊時代的積習太深，即使個人廉潔自守，而政治上決不會有新的設施。至于貪官污吏的剝削人民，土豪劣紳的魚肉民衆，就更不必說。這都是過去所犯的弊病。在人治政治之下，用了這種不健全的人，自然會出現不健全的政治；用了這種腐化的人，自然會出現腐化的政治。希望政治當局，今後再不要犯這個毛病。

以上是我們對於政治上的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要這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能夠做到，爲人民的政治和由人民的政治，才有逐漸實施的可能。

一六，一一，一六。

美國的經濟力

美國的經濟力，現在占世界第一。戰後的國富，竟達三千五百三十億元，英法兩國的國富，合併一起，還沒這樣多。國民年年所得，也逐漸增加，一九二六年所得的時價，竟超過七百八十六億元。最近三年間，該國國民所得的增加，可從下表看出。

年度	時價 (單位百萬金元)	戰前價格 (單位百萬金元)
一九二四年	七〇、七六八	四三、一五七
一九二五年	七七、三一一	四五、六九四
一九二六年	七八、六四九	四六、三九二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世界各國國庫及中央銀行所有的全部現款，總計九十一億元，其中差不多一半，都

佛

在美國手中。據該國聯邦準備局的月報，上述九十一億元之中，有四十億八千萬，在美國掌握之中。一九二七年以來，現金的流入，為勢也甚猛，上五個月的純入超，竟達一億二千萬元，據這個趨勢推測，恐一九二八年以後，更要增加。

在歐戰以前，美國本是債務國，到了戰後，遂一躍而為世界最大的債權者。他對於各國的債權，例如戰債，歐洲復興債，賠償公債，以及對於各國有價證券的投資等總額，截至一九二七年六月為止，竟達一百二十三億元，如果再加上非公募的債權和臨時債權，數目一定更大。

美國在國內既擁有這樣巨額的現金，對外又有這樣巨額的債權，實乎現在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了。



日本人的信仰力和愛美性

戴季陶

一、信仰的真實性

前幾年上海民權出版部印行一部平江不肖生著的留東外史，描寫中國留學生和亡命客在東京的生活，自然他的敘述裏面，有一個部分是日本的社會，這種日本社會的觀察，在中國恐怕是很普通的罷。我可以說，中國人對於日本社會，觀察錯誤和判斷錯誤很普遍的。平江不肖生所描寫的一部分社會，固然是社會的黑暗方面，然而連黑暗方面的觀察也是很敷衍而且錯誤的。不過他的目的，不在觀察日本的社會，而在觀察「中國人的日本社會，」我們也可以不必多事批評。只是曉得中國人對於日本的社會不留心研究便了。

我們深刻研究，總可以感覺到日本的國民是一個信仰最

熱烈而真切的國民了。一個人的生活。不能是單靠理智的。單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會變成解剖室裏的屍屍，失却生存的意義。而尤其是一個國民一個民族的生活，絕不能單靠理智的，民族的結合是靠一種意識的方量。這種意識的方量；當然由種種客觀的意識而來。但是種種客觀事實的觀察和判斷，不變成一種主觀的意識時，絕不發生動力。「觀我生」「觀其死」的觀，如果不得到自強不息的精神上來，甚麼「省方」「觀民」「設教」，都不能生，即能生也不能久。理智僅是觀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靜的而不是動的。不過一切情感的意識和活動意識，如果不經過理智的陶融，則情感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動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創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會，也不能作生活的團

結。一個人一個社會的創造進化，都是靠着這醇化的情感來推動，來組織，來調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樣。信仰的生活，是個人和社會的進步團結最大的機能。總理說，主義是「信仰」，就是很明顯地說明冷靜的理智不化為熱烈的情感時，絕不生力量。我們在無論什麼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識是很鮮明的。他們那一種「日本迷」正是他們的鮮明的意識增高到了極度的時候變成的無意識作用。白熱度的熱體，觸到我們的指頭，我們一剎那間的感覺，會和冰一樣的冷。一粒子彈剛剛洞穿人的身體時，不感覺疼痛，都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熱烈和真切，便曉得他這一個民族，真是生氣勃勃，正在不斷地向上發展的。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們何必要科學？如果人生是可以專靠打算的，人們的打算，自古來沒有完全通了的時候。空間是無量的，時間是無量的，任何考古學者，不能知道星球未成以前時歷史，任何哲學者，不能知道人類絕滅的時期，任何天文學者，不能超過現在的機械能力，測算無盡無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殺人的事，在戰鬥的進行上，人人都曉得強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個軍官說：『沒有統一的命令

誰肯去打死仗？』我要問他，『如果大家都不服從統一的命令，統一的命令，效力在那裏？』如果失却了信仰，發命令的指揮官，也可以私自脫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場譁變。讀揚州十日記的人，該曉得那時五百個滿州兵，斷沒有屠殺揚州的能力；讀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鎮兵圍的時候，該曉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過是等於爛字堆裏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嗎？迷信砲打不傷的義和團，到底敵不過鋼彈。所以打算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義。『迷』是沒有理知的意識，『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們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時，便曉得信仰是生活當中最不可少的條件。『自強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載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夠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夠合衆，人的生活是時時在死滅的當中，如果人人專靠一個打算時，何處去生出死裏求生的威力？

宗教是信仰的一個表現，而信仰不一定是宗教，這是在今天說明信仰時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所以信仰這一種心理，許多學者用一個『宗教性』的名詞來說他。這是在宗教墮落和宗教革命期中的適當用語。俄國今天已經在共產黨的治下，而共產黨是以反抗宗教為黨義的。但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誰都曉得莫斯科的民衆，是生活在熱烈的信仰

當中，而信教的虔篤，和革命前沒有兩樣。無論是與非，俄國布爾色維克的革命是成功了。中國的青年看見反宗教的革命可以成功，而不曉得他仍是「反宗教的宗教力」的成功，是信仰的成功。要那樣熱烈信教的國民才產生得出那樣熱烈反宗教的革命。他的革命成功了，怎樣是他的成功？一方面反共產的新經濟政策，一方面尊重信教的政策。星期日一切教會裏熱烈虔誠的民衆和每天震動一切都市村落的鐘聲，正是俄國民衆「能夠建國的永久生存力」的表現了。

在一個城隍廟裏城隍老爺高坐着，香烟繚繞，燭炬輝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成千的男女，他們信仰甚麼？一個黑夜挖洞的賊，他禱告說「神呵！請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下月十五日買一隻雄雞來謝謝你。」隔壁是被那賊偷了東西的失主，他禱告說「神呵！請你保佑我 使我能夠破獲偷我的賊，使我被偷的東西能夠回來，我買一個豬頭來謝你。」這樣一種打算的國民，那裏去找信仰？這是「迷」極了的一羣愚人，是愚極了的一羣弱人，是弱極了的一羣沒有將來的半死人。把這樣迷信做對象去反對信仰，是中國人一個極大的錯誤。信仰是無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個民族，在生存競爭激烈

的當中，如果人人這樣打算着，決沒有肯拚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鎖敵人的軍港，決沒有人拋却了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沒有一些效力的純正學問，決沒有人捨了自己的財產去救濟社會國家的危難。「從井救人是不行的，」這是中國人普通的觀念。如果沒有從井救人的決心，這不從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沒有人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財。」這一種打算的民族，何從產生奮鬥的精神？何處去創造永久的歷史？一切思想行爲，何從有澈底的究竟？心裏想共產革命，口裏說國民革命，手裏作爲是個人主義的生涯，這一種矛盾的虛偽的生活，是從打算裏生出的謬。世界一切都是真實的，如果沒有真實的努力，創造是做不成，僥倖也是做不成。且看今日的中國，無論什麼好的理論，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國，立刻會變相；通電的主張，報紙的批評，羣衆的口號，那一樣不是很大堂皇的；然而實際怎麼樣，王亮疇說過一句極跳皮的話，他說：「中國人的事，你望壞處一想就着。」這真是中國人亡國性的表現呵。

我們細細考察日本人的信仰生活，的確比中國人要純潔得多。我們很認識得出他們的信仰生活，是較爲純潔的，積極的，不打算的。他們犧牲精神，確是由這一種信仰生

活的訓練而來。就宗教來看，無論是那一教那一宗，我們看得見他們的教義和組織，比起中國人來，確是真到的。

他們大多數的信徒，不是像中國人的，奉給神的決心，有一種「絕對」的觀念。對於宇宙和人生，有一種「永久」和「一切」的觀念。他們能夠把自己擴大，造成一種「大我的生活。」他們「物質的無常觀，」是立在一個很積極的「精神的常住觀」的上面。這些觀念，不是從和尚的念經，神官的祝告，牧師的說教理去看，是從社會實生活的種種相，尤其是男女的戀愛和戰爭兩件事上面去看出來。我們看中國人的男女生活，真是枯寂悲哀到極點。中國人的家庭裏面，固然看不出一種熱烘烘的愛力的結合來，連野男女的自由結合，也都是很冷冰冰的打算。在這種地方，或者很多人不把他拿來同信仰生活一樣看待，不曉得人類的生命，在一切真實性上，有一個絕對一致點，而尤其是生命的存在，不容有一點虛假的。男女的關係，是人類生命的總關鍵，他在「生」的意義上，只有和「殺」的意義集中的戰爭，可以相提並論。在生死過程中的「食」的問題，尙不是與之比大。惟生活的虛偽和打算，可以說是生存意義的錯誤消失。一個民族到得把男女關係看成遊戲時，他的生活意義已經衰弱到在男女關係上面只剩得一個打算的時候，

他的生存的意義可以說是完全絕了！

自殺是一件頂懦弱的頂愚蠢的行為，是最沒有自信力的行為，而且是最貪生的結果。如果一個人生存的能力是強的，具備一個頂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澈澈的，一往直前，毫無愧怍地行過去，無堅不破無敵不摧，甚麼惡魔，也都可以克服下去，何至於在生存的道途當中恐怖憂疑，至於怕死到了極點，貪生到了極點的時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絕路上去。固然，社會的一切制度，一切習慣，是在有形無形的上面，壓迫着個人，使個人對社會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於是把個人逼得自殺。然而這一種「社會的生存意義上的缺陷，」如果個人不是在外面的生活上自己造出缺陷時，內觀的心理上，也決不會體認出罪惡來，而自己苛責自己至於自利。倘若很真確地認識缺乏是在社會，那麼，自己的生命的意義，也可以體認到和社會同大而敢於同社會作一個緊對手的敵人去摧破他。如果鬥不過而死，還不失自己承認自己生命的意義，所以最貪者莫過於自殺，最弱者莫過於自殺，最無自信力者莫過於自殺，在人道的意義上最殘忍的莫過於自殺，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紛亂而不能統馭的心理無過於自殺。佛家說，「一切罪惡以自殺為最大。殺人尙有成佛之因，

而自殺決無成佛之果。」這一個判斷，是從很多方面而下的總評，的確是很當的。但是，就自殺一個行為而加以分析研究時，我們很看得出世界自殺最多的日本，他們對於自殺的觀念，確有和其他民族不同的處所。我們可以說：「自殺的觀念，在最能和其他諸民族不同的地方，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這一個特性，最足以表示日本人的強點。」我這一個觀察，並不是批評自殺者的日本人，而是就他的概念上看出他背後的社會生存意識的特徵來。

日本人的自殺，我們可以用兩種區分來研究：一種是普通和別的民族沒有分別的，懦弱至於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殺，屬於這一種。一種是很特殊的，在自殺者的心裡狀態上，含得有一種積極的意義。物質無常和精神常住兩種觀念，很明晰地現出在自殺者的意識上面。在別的民族自殺方法的選擇，普通是選擇世人所認為痛苦最小的，最消極的，不須努力的方法來行，投水投環者之多，全是爲此。而在中國，更多一種吞鴉片煙自殺的人。在這一種人當中，有許多自殺的決心很不明確。最後因爲到底遇不着救星或是救的方法時間錯過了而死。然當其服毒時，還是希望着中途遇見救星。使他既可以不死，而他生存中的可憐又得原諒，這更是懦弱至於不敢生存時而尚存着不願

死不願即死的倖存心理。在這一種心理當中，決看不出一點物質無常和精神常住的觀念來。日本人的切腹，決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積極的必須努力而後能達目的的自殺方法。自殺者在死的時候，還是積極的保持他很明晰的生存意識，很堅強的奮鬥精神，到最後一剎那爲止。不願意拋却努力的義務，不使身體有傾斜，不使十字紋有偏倚，不把使用後的武器隨意散亂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義的主義，是貫徹到底；更不存着自殺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繼續到他的最後一剎那。

情死的事，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爲達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爲達共同的目的，是爲達所愛的對方的目的，很勇猛的，積極的，作所愛者的犧牲。他們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對的二人間的絕對的戀愛，是他們的世界。他們爲了這一個世界能捨去一切世界。情死的事，不用說最多是在花柳社會，其次是社會階級不同的男女間的戀愛。這兩種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許多的男女，會把一切打算拋却。這一種「超世間的性生活」，是墮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縱貪淫的性生活社會中的男女們，所意想不到的熱烈的性愛和優美的

同情。這兩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識，是引着他們走向死路去的動因。在中國的北地臙脂史上已經沒有這種激越的性行，供我們追懷，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見這種深刻的人生意義。在自殺這一種死的事實上看得出很豐富的生意來，是日本民族一種信仰真實性的表現。

至若在戰爭的歷史上，可以給我們堅強而深刻的印象的事實，更是很多很多了。這幾年當中，中國國民戰鬥能力，的確是增進好多了。我常說：「這十幾年來國內的戰爭，在幾十年回頭一看，才可以曉得爲了要訓練國民戰鬥能力而設的真劍演習。其他一切個人的，地方的，乃至黨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這種真劍演習不能不有的動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們所不能知道的。」這個批評，我總希望他是真實的。但是生存的意義上，如果沒有個性的革命，這一種戰鬥的訓練，對於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們爲了十幾塊錢，官長們爲了升官發財，子女玉帛，把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義的戰爭，正是太過把生命看得輕了。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兩句話，或者說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質無常的上面建設精神常住，在小我的裏面顯出宇宙我的力量，實際些說，就是要離却了個體生死的觀念而置重羣衆

的生死。如果這樣主義的戰爭不澈底不堅決，民族的戰鬥力不會增加。打算的競爭，當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戰鬥。中國人在過去一千幾百年當中，所以敵不過四圍強蠻小民族的原故，都是爲此。這一回的北伐戰、何以一到長江，便生出許多破綻來。固然英國的壓迫，日本的壓迫，共產黨的壓迫，這三個大壓迫是使我們失敗的原因，而不破腐敗墮落的社會，破不了打算的因襲，更是我們的弱點之一，這一個弱點是中國民族通有的，誰打得掉這一個弱點誰就成功。總理給革命軍下的定義說：「一個把一切私的計算拋開，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義建設起來，從死的意義上去求生存的意義，爲信仰而生，爲信仰而死的軍隊，就是革命軍。」信仰的方式和內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樣，一個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義，都不能救得他起來。「要救中國，要把中國的自信力恢復起來。」這一個偉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總應該有人明白了罷！

這幾年來中國的思想界龐雜極了。但是我們看得出一個很大的進步來，就是從前一切戰鬥，沒有達到思想戰的地位。思想的戰爭，只是限於思想的形式，不會曉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統一，即是生命不統一。思想的不同，可

以生出很悲慘激烈的戰鬥。這過去三年的經過，在十五年來民族戰鬥力訓練之真劍的演習上，加以更重要的意義了。現在訓練到作戰基本動力的思想上來了。思想不是紙上的空談，不是不負責任的兒戲，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變成信仰時，不生力量，不得到與生命合為一致時，不成信仰。鄙棄信仰的唯物史觀，決不能說明人生的意義，更不能說明民族生存的意義。偉大的三民主義，偉大的民生史觀啊！

二、好美的國民

人類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緊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罷！「據於禮，成於樂，依于仁，遊於藝，」這四句話說明文化的要義，可算是精密了！禮是什麼？就是社會組織的制度。社會不能不有組織，組織不能有制度時，他的組織力是不確定的。人類的生活，決不是無情感的無機的一個形骸，他成爲生活的原故，是要有一個生活的機能；生存意識，是生活機能的主證，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進生活的動力。所以一切生物就爲「有情，」真是很巧的學語。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會組織的制度，但是在社會的制度未改革之前，推動社會生活的情趣，必然先

起一種變化，生一種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藝術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會制度的革命而起，後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他完成時，又是變化將起的時代了。這樣遞換不已，就成社會的進化。我想要於論日本人信仰的生活之後，接着論他們藝術的生活了。

詩詞，音樂，繪畫，雕刻，園林，建築，服飾，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無處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類文化的一個最大的特質，也是一個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義除却了的時候，將無從去尋人類文化的原素。我們看一切生物，他都具備特殊的「色香，」而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他生存必須的工具；同時更是推進他的生活的動力。惟是生命的起點，所以「美」的表現，更常常和性的生活成密切的關聯。這一個事實，我們尤其是在禽類的形態聲音當中看得最親切。雌雄競爭最劇烈的鳥類，他的聲色美，特別比較爭不劇烈的鳥類彰著。在人類當中，美術進步而普及的民族，也就是創造文化能力最大的民族。

我們並看得見，民族的特性，表現得最明白一點不容假借的，是在他的信仰生活和藝術生活兩方面。同是一個宗教，傳到異民族的新社會裏，他的性質，完全會變了一個。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不同，是很明顯的，不單宗教

如此，宗法也是一樣。中國的禪宗和日本的禪宗，無論僧侶居士，都完全不同。中國的禪和尙禪居士不是晉人的清談，便是宋儒的性理，等而下之，便是借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參微妙，不借修爲爲口實，偽造禪機欺騙大乘。日本的禪和尙，禪居士，何嘗不是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虛偽。在武家時代，那一種真劍的鬥爭社會中，坐禪，劍術，柔術，都成爲鬥爭的精神，訓練的要義，而禪定可以變爲軍隊中的最高統率，劍術的最高祕奧，戰鬥的最高策略。無論你自己說是怎樣高明的禪師。要在「戰鬥」和「死」的考試上不落第，才可以算爲初等及第。藝術生活上看出特質，也是多極了。他的特質如何，我們可以看出兩點：一點是戰鬥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一點是優美閒靜的意態，精巧細緻的形體。前者是好戰國民戰鬥生活的結晶，後者是溫帶島國之美麗的山川風景的表現。如果用時代來說，前者是武家時代的習慣，後者是公家時代的遺音。就地方來說，前者是表現東國和西南國的短衣，後者是表現京都的長袖。固然這種分別都不是絕對的，而且橫的交通，縱的遺傳的變化，經過很長久的時期，已經由混和而化合，造成了一種不易分析的日本趣味。這一種日本趣味，很不容易以言語形容，也不容單講一兩點所能概

括。然而我想稱贊他一句話，就是「日本人的藝術生活是真實的，他能在藝術裏面，體現出他真實而不虛偽的生活來。」我還想稱贊他們一句話，就是「日本審美的程度，比較在諸國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們從他的德性品格上分析起來，崇高，偉大，幽雅，精緻這四種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緻，缺乏的是偉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偉大。中國古代人說起美的對象，總是舉出日月星辰，碧落穹蒼來，甚麼海天星斗煥文章，也是用來形容美術的慣語。大平原的國民，審美的特性，當然如此，至若山川美的豐富，在這樣一個大陸的國家，更非島國可比。日本人標榜爲美的極致，不過一個富士，偉大崇高，也不足比中國的諸名山。不過他在一個海國山地當中，溪谷岡陵，起伏變幻，隨處都成一個小小丘壑，隨地都足供人們的賞玩。而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緻，好像刻意雕琢成功一樣。這樣明媚的風光，對於他們的國民，當然成爲美育，而自然的賞鑑，遂成爲普通的習慣。徒然草的序文上說，「在花間鳴的黃鶯，水裏叫的青蛙，我們聽到這些聲音，就曉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沒一樣不會作歌。」這一種自然審美的興趣，在日本的確是很普及。不過氣局偏小，沒有平原廣漠，萬里無雲，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氣度，是他

一般的缺點。日本的人與中國人交際，最令我們感覺不愉快的，就是這一個性格，然而這決不是一二百年乃至三五百年所能變革的。日本這一個民族，至少有了二千幾百年的歷史，他在這二千幾百年當中，不斷地受着天候，地理，歷史的感化陶融，連好帶壞，成了今天這麼一件東西。好是他的習慣，壞也是他的習慣，我們現在所最需要知道的，不是他的好壞，而是他的甚麼。一個民族在信仰生活和藝術上面，長處短處，都是不容易拋棄更改的。

我們有許多亡了國幾千年的民族，乃至轉移了幾萬里的民族，而至今仍舊能夠保存他多少古代藝術的面目，和審美的特性。如果具備這一種能力的民族，他的保持民族質量的力量，都具備相當的偉大。並且我們要曉得一種特殊的美術的成立，必定是要經過很多的年月，很多種類，多次數的文明混合，而在調和和創造的上面，又必須保持着一種或數種民族要素的純潔性，尤其最要緊的是他的血統的純潔性，然後才能夠達到文化的爛熟期，而成功一種特殊的美術。日本的美術構成的成分，是很多種的，中國美術和印度美術，不用說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有得見他尤其要緊的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只要是稍為對於中日兩國的美術，有過一點經驗的人，無論是對於那一種的作品，或

是音樂或是繪畫，雕刻，盆栽，插花，書法，都能夠一眼便看出他是中國的或是日本的。這一個特徵的發現，比之發現中日兩國人身體面貌的差別，尤其容易而確實，正好像中國書法中，個性特質的表現一樣。一千個學王羲之的人決定是一千個人的樣子，各人的異點，是一點也不能隱藏；不能虛飾的。

日本民族，一般比較中國人，審美的情緒優美而豐富，這恐怕是的確的批評罷。我們走到中國的農村去，看得見的美術，只是一塊石頭上畫着頭大於身的土地神。一塊木頭上刻着的財神，五通神，三官土地，關老爺神像的壁畫，門神門錢，紅色的春聯上寫着文不對題，而又別字連篇的聯句，甚至除了安放一塊石頭以外甚麼都沒有的社壇，但是這些地方，我們還能夠從千篇一律，毫無自然美的陶融，人造美的創造的當中，體察出一種素朴的生意來。城市裏面那些闔家的不透日光不通空氣的四方五平的建築，和花園裏很辛苦地監製出來綠葉中顯出白人頭來的花神盆景，乃至瓦房裏面，掛着甚麼草堂，城市裏面，刻着什麼山館，一類的匾額，名副其實的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園林構造，這許許多多名堂，我們在日本是絕對看不見的。日本人對於自然美的玩賞，是有一種微妙的情趣的。最

使我們注意的，是造園，盆栽，生花，把某處的天然風景縮小若干分之下，成爲一個園林，把某處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態作標本，造一個盆栽，把某一家的書法作基礎，案出一種生花的流義。這些還是頂普通的外形，在這當中，更潛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死的東西添出生意。胡床邊的籬落，決不使我們生城市山林的厭氣；優美的茶間當中的瓦壺竹籬，決不使我們發生瓦蓋草堂的惡感；村落間牆壁上貼着的浮世畫，決不令吾們覺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樣的劣等情緒。乞食的窮和尚，頂着古韻悠揚的尺八，比之我們聽宣卷，要深幾十倍的耿想中古時代的歷史。這種種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覺察得到的。

中國文化輸到日本，二千年的當中，發展的成熟期，大約可以分爲兩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時代。所謂平安朝的文化，可以算爲是最成熟的時代。

這一個時代裏面，一般人民所接受的中土文化，只有被支配的法令，被宣傳的宗教。所以由統一的典章制度和學術的宗教信仰兩種很艱深的文化成熟起來的藝術，是貴族的專有品。從種種方面看。我們都認識得出他們的內容決不淺薄，形式也決不鄙劣，然而範圍是很狹隘。而氣力是很微弱的，到得這一個文化爛熟了，便發生本身的破產。公

家制度的衰頹，就是他文明腐化的證據。很像中國建康臨安時代的金粉文明，一樣是充滿了亡國敗家的氣象。於是政治上的統治，當然不能維持，而變爲羣雄爭伯的時代。

制度文物，在殺伐爭戰的當中，黑暗了幾百年，直到得太閤統一羣雄，家康繼成伯業，丟開了腐敗墮落的西方，在荒野的東海之濱，造出一個簇新的江戶文化。這是我們很值得注意的。我們要看得見日本文明的建設，是在很低級的民族部落時代，硬用人爲的工夫，模倣中國最統一最發展的盛唐文化。這一種建設，當然不容易使民衆咀嚼得來的。由統一的公家制度，變爲分裂的封建制度，就中國的歷史比較起來，很像是開倒車。其實把當時日本社會組織和文化普及的範圍看來，便可以曉得封建制度的產生，是各地方需要文化普及的自然要求。所以後來德川三百年的治世，不特把日本民族的勢力結合起來，而且把以前隳斷在京畿一帶地方少數貴族手裏的文化，普及開來。就藝術上看，在德川中葉以後，民間文學，民間美術的發達興起，是日本空前的巨觀。而且這一個時代的特色，是一切文藝，都含着豐富的實生活的情趣。同時一切制度文物，也都把「人情」當作骨子。日本民衆好美的風俗和審美的能力的增長養成，確是德川時代的最大成績，研究他的現象

和因果，是一個日本史上最專門而且重要的問題。我沒有作詳細批評的能力，也沒有作精深研究的工夫，我只提出這一個注意點來，要大家十分注意。

一個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審美，這一個人的^一身，是最可憐的一生。一個民族如果把好美的精神丟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的後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漸漸消失。『美』是生存意義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個意義，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人生的重要生活條件，中山先生舉出五樣，是食，衣，住，行，印刷。這一個分類，是就產業爲主的分類法，便以此着想，無論那一樣，都要是不僅只有，還要美，不僅只要美，還要不斷的要求美的發展的進步。這樣的人生，才是一步一步向上的人生，如果有了番薯吃，便永不再想吃米麥，有了棉布穿，便再也不想絲織，有了茅房住，便再也不想高大華麗，只要披荆斬棘的走得通，便再也不想造路。有了雕刻製棗的印刷術，便再也不想機器印刷。這種生活意識，說什麼文明，說什麼進步呢？並且在道德生活上面，好美的關係更大極了。一個人要求道德生活的進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樣的。不懂得好美的人，決不要^一求道德的進步，即使有一種要求，也是很空虛的很錯誤的

。中國人講修身，把外的生活丟開，專講性理，結果，不單物質的文明不得進步，連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發展的能力，殘破得乾乾淨淨，都是爲此。

所以我論日本民族的特點，和尋求他所以能夠發展進步的原因；第一我確實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種熱烈的『信仰力』，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無論對於什麼事，都能夠百折不回，能夠忍耐一切艱難困苦，能夠爲主義而犧牲一切，能夠把全國民族打成一片。保守的人，他真頑固到把性命去維持他所要保守的目的物。革命的人，他真能夠把生命財產一切丟開，努力作前進的戰鬥。日俄戰爭時候他們那一種肉彈精神，無非是信仰力的表現。第二個特點，我就舉出好美的這件事來，這和信仰同樣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這兩個力量，一個民族是能夠強盛，能夠發展；只要這兩個力量不消失，民族決不會衰亡，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要猛醒呵！

這一篇文章，是季陶先生最近傑作日本論的一部，全書十餘萬言，不久就可付印。我們打算在全書未出版之前，將其中重要部分，陸續在本刊發表，使讀者獲先觀之快。本文的標題，日本人的信仰力和愛美性，是我臨時擬定的，事前未得季陶先生同意，還請季陶先生原諒！

佛海

中國海外移民的沿革

佛

中國人的海外移住，有些人以為是始於唐朝，有些人更溯到唐朝以前，但是中國向南洋方面的移民，逐漸發展，大約在元世祖南洋遠征以後，因為這個時候以後，中國人對於該地方的知識，才逐漸增加，此時以前的移住，比較不甚發達。到了元末明初，居住南洋的中國人，逐漸增加。明永樂中，記載鄭和南征的西洋朝貢典禮之中，關於爪哇國的情形，說道：「其國人惟三等，回回人，唐人，土人。」據此，就可知當時的狀態了。

明中葉以後，歐人東來，葡人以澳門為根據，西班牙人以菲律賓為根據，和蘭人以爪哇和台灣為根據，大肆活動；當時的交通，既比以前便利，所以中國人的南移，也比較增加，而且比歐人的東來，比較還多。到了清朝，還繼續這種狀態。

以後因為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和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等，中部和南部，漸次開闢商埠，於是中國的移民，更急激的增加。移民出洋最多的福建，廣東，且組織了移民公司，例如汕頭的德記洋行，元興洋行，廈門的大元公司，福州的魏地洋行。此外，更發生一種轉運移民地情形，專以接洽移民的專門職業，這叫做「客頭」。這種客頭，專在白己鄉里招募移民，并貸與旅費，及招待一切事情。而待遇這些移民，好像以前西洋買賣黑奴一樣，驅役之如豚羣。所以這些移民，叫做「豬仔」。

政府對於這些移民，不僅沒有設法獎勵，而且沒有設法保護，聽其在外自生自滅。這種弊害，以後總要極力矯正，然後在外向僑民，才不致為人虐待。



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

潘公展

一 導言——讀中國共產黨最近決議案的感受

二 蘇俄十年來歷史的回顧

三 「紅色恐怖」的政治狀態

四 產業的崩壞與經濟的回復

五 蘇俄共產黨內部的分裂

六 結論——共產黨專政所持理論的批評

一九二七，一二，一二，於上海，

一、導言——讀中國共產黨最近決議

案的感受

中國共產黨，直接受莫斯科第三國際的指揮。間接受蘇俄共產黨的指揮，在中國國民黨厲行清黨以後，知道這種寄生附魂的方法已經失敗，要想在中國標榜着「爲無產階

級的利益而革命，」的幌子，來煽動一般無智識的農工，做他們奪取政權的工具，不能不另起爐竈，率性拋開了國民黨，自己掛起「布爾扎維克」的招牌來，大吹大擂一下。他們最近開了一個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

的擴大會議，議決了今後共產黨的任務，也就是他們現時的總策略。我在朋友處看見一本第六期的布爾扎維克，中間所記着的策略是：「（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他們又說：「現在雖還沒有到總暴動的時機，而黨的任務却正在於努力鼓動各地城鄉革命的高潮，製造總暴動的局。」這種策略，可以說是「製造暴動」的策略，也

就是犧牲農工，鴛狗羣衆的策略，張溥泉先生稱爲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吳稚暉先生稱爲『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實在不是冤枉他們。

單看上面所說中國共產黨目前努力的三點，似乎還不能盡量發現他們所採方法的狠毒性，我且再一述他們今後的口號和政綱。他們現在既然不爲國民黨所容，也就不再託庇於『國民革命』四字之下，完全顯出『階級革命』的色采；所以，他們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要用暴動的手段去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換言之，『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乃是他們鼓動武裝暴動的總口號。至於政綱呢，他們對於鄉村農民方面，所用爲誘惑的香餌的有下列數條：(1)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2)完全取消租田制度；(3)同盟抗租抗稅；(4)取消一切苛約和重利債務；(5)沒收豪紳重利盤剝者的財產；(6)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對於城市的工人和貧民，他們高呼着：(1)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2)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收歸國有；(3)工廠歸工人管；(4)厲行勞動法；(5)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6)徵發有產階級的財產，改良貧民生

活。從這種口號和政綱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今後所走的途徑，完全是想亦步亦趨的學那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共產黨。他們迷信了列甫的理論，以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必須要在生產落後的地方，纔得成功。因此渴想在中國這樣一個生產落後的國家裏，生吞活剝地幹起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來；他們上面所用的口號和政綱，原不過用來欺騙一般無智識的工農羣衆，跟着他們造成『紅色恐怖』，以便奪取政權，而其結果之是否真正有利於無產階級，又何嘗值得他們作一度的思索呢？

中國共產黨用甜言蜜語來欺騙羣衆，下狠心辣手來犧牲羣衆，原不是目前的新發明，也不過因襲他們祖傳的家法。中國共產黨的祖師，當然是蘇俄共產黨的領袖列甫了，所以他們所幹的勾當，不過是竊取列甫的唾餘。中國共產黨所標榜的『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率直言之，就是標榜列甫的無產階級專政而已。列甫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以爲乃是無產者握有壓迫資產者的統治權，不受法律的制限，完全以暴力爲根基。布哈林在共產黨的計劃中尤其開發得明白，他說：『專政的意思，就是一個很強的權，決不寬恕仇敵的權；勞動階級專政的意思，就是勞動階級管理國事

的權，壓制有產階級和地主的權。」他又說：「……暴力是爲革命和建設共產制度所必要的，——是勞動者專政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勞工手裏統治國家的權力，就是一柄斧子，拿他可以抵抗資本家。」他還有最老實爽利的一句話：「他們（共產黨）的標語是用勞動者暴力政治，用無產階級專政做到共產主義。」我們從列甫和布哈林兩個人的說話裏，可以知道共產黨所標榜的政治，完全是「暴力政治」，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鼓勵無產者實行屠殺的殘酷把戲而已，較之古代的專制帝王，現在的凶惡軍閥，有過之無不及。中國共產黨黨員秉承了列寧這種殘忍的遺教，所以湘鄂贛粵一年以來受他們的荼毒，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而在中國共產黨看來，還說南昌暴動的失敗和葉賀潮汕的失敗，其原因由於前敵指揮者不實行革命的政策，而採取妥協的改良主義的方針。充其意之所至，必使中國沒有一個鄉村不發現農民暴動，沒有一個城市不發生工人暴動，沒有一處不殺人盈野流血成渠，而後大快於心！

其尤不可恕的一點，共產黨主宰蘇俄的經驗，自己早已覺得共產主義之扞格難行，改變方針，採用了資本主義變相的新經濟政策，已逾六年，却偏偏要掛羊頭賣狗肉，硬

把共產主義向中國宣傳；明知中國生產落後，貧富階級不甚懸殊，却偏偏要用種種方法，造成工農失業的環境，逼迫工農非跟他們暴動不可。不過他們所藉以號召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後無產者所得的利益如何如何，以致一般淺見的或甚而至於盲目的工農羣衆，被他們誘惑得不亦樂乎；其實，我們祇要看看蘇俄的景象，就可使工農羣衆頓然醒悟過來了。蘇俄革命，今年已屆十週，貧民游丐，何嘗減少？國家富力，損失幾何？所謂專政者何嘗是普遍的無產階級，不過是共產黨專政罷了；更何嘗是共產黨——馬克斯的忠實信徒，左右不過是幾個變相的貴族甚而至於一個獨夫在那裏專政罷了。我想，要希望我們一般民衆不上他們法寶的圈套，對於十年以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政治經濟狀況如何，實有一度介紹之必要；因此，勉強參考了幾種書籍論文，寫這一篇，——這是我作此文的動機。

二、蘇俄十年來歷史的回顧

我在追述十年來蘇俄歷史之初，先要聲明：我對於共產主義，理論的好歹暫且不管，而對於共產黨的行為，却不妨憑了他們所標榜的主義，加以批評，對於共產黨治下的蘇俄，更其願意根據事實去下一種不偏不倚的判斷，絕無

特別好惡愛憎於其間。

自一九一七年俄國專制的皇朝推翻，共產黨獲得政權，到今年十一月，恰是十週紀念。我們在目前能依據了事實，討論蘇俄政治的結果和趨勢，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大幸。曾有一個時期，蘇俄完全與其他各國隔絕，真相不明，我們要觀察也無從觀察，要判斷也無從判斷。現在却不然，各國和蘇俄外交上，商務上的往還，逐漸密切，遊歷考察的人，也前後踵接，著作風行。雖則蘇俄政府絕對剝奪人民言論出版的自由，但就他們黨內的糾紛和報章雜誌所透露的消息而觀，已可見其真相之一鱗一爪。我們憑了這些事實，把蘇俄共產黨的政治作一個綜合的觀察，當然不是完全不可靠的了。

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一條金科玉律，就是爲目的不擇手段，換言之，爲要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儘可把一切事物來做工具。惟其如此，十年中間蘇俄的歷史，在在可以發見共產黨的專政者帶有兩種面具：一副是朋友，一副是仇敵；一副是未達目的以前的善士，一副是已握權力以後的兇神。當共產黨沒有執政以前，列甯是全俄主張民主主義的最有力者，他要使全民武裝去爭政權，主張立刻召集「制憲會議」；但是等到羣衆附和他，他就因爲「制憲會

議」不能贊同他的政策，在二十四小時內用兵力去解散

了。「制憲會議」解散以後，共產黨政府依然自稱爲「民衆政府」，「勞農政府」，正如古代帝王自稱「天子」一樣，那時候的「民衆」「勞農」不過被列甯看作用過的工具而已。並且，他們既然自稱勞農政府，而同時又稱爲「無產階級專政」，殊不知俄國的勞工和農人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而無產階級不過約佔百分之四，苟其真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能稱爲勞農政府了。更進一層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又並非指全體無產階級，祇有幾個共產黨黨員在那裏執政；那些不信仰布爾扎維主義的無產者，縱然是深信社會主義，其不見容於蘇俄，正和其他「反革命」者異罪同科。即此可見十年來的蘇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却是共產黨專政，而共產黨黨員不到一百萬人，祇不過約佔全俄人口百分之一的半數，那麼，無產階級實已做了共產黨的工具。不僅此也，實際上目前蘇俄的統治者，還不是共產黨的全體，不過一個七人組織的「政治局」在那裏發號施令；而即此「政治局」，「骨子裏實在不過受斯達林一個人的主宰罷了。那麼，連一百萬不到的共產黨人，事實上也無異做了列甯，斯達林等的工具。工具主義發揮到這步田地，真是無以復加。打開天聽說亮話，所謂無產階級專

政，所謂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謂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謂蘇維埃，所謂選舉，所謂民主，都不過掩耳盜鈴之談，我們看到列寧逝世以後，連立有大功的特羅茨基，徐諾維夫，卡米諾夫，都已先後遭受擠斥驅逐的待遇，就可以想見「民主集權」的真實實在和「獨夫專制」絲毫無異。奈何還有昏瞶之徒，醉心於「民主集權」的謬說，謳歌讚歎，以為世界，得未曾有，允宜學步耶？奈何還有無數愚昧的工農，受他們的催眠，甘於再做徒供犧牲的工具而不悟？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們且把蘇俄十年來的歷史分三個時期來略敘一番罷：（一）赤白鬥爭時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二）新經濟政策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三）共產黨分裂時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

（一）赤白鬥爭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〇）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寧與其黨徒掌握政權之前，他們早有兩次未成熟的革命的經驗：第一次，當一九〇五年俄國在滿洲大敗之後，共產黨乘機鼓動革命，可是他們缺少訓練不能團結，而對於所持為革命主力的工人，更其一些沒有下過預備功夫，連淺近的標語口號都不能了解，結果自然失敗。第二次，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的革命，共產黨揭舉「和平與

土地」的標幟，似乎可以吸收全俄的同情了，可是兵士抗不受命，農人紛奪土地，革命何嘗能夠成功。列寧有鑒於此，竭力把彼得格勒，莫斯科等處的工人組織起來，成立紅衛軍，纔很輕易的推翻了克倫斯基的政府。因此，列寧領導的共產黨，一面與德國先行簽定休戰條約，一面希望各國繼續戰爭，而惹起德奧與協約國內部無產階級的革命；他們以為共產革命勢必普及於全歐乃至於全世界的。他們這種妄想，能不能如願以償，暫且不說；但看他們在蘇俄國境以內，要實行整個的馬克斯主義，已經覺得格格不通了。

共產黨把從前貴族和資產階級驅逐出境，瓜分他們的財產，散給貧民，以為就是實行了共產主義；如果真這樣容易，那實在簡單極了，殊不知在混亂的時期，貧民靠了富貴人家瓜分來的傢具，甚而至於金玉珠寶，究竟不能作為衣食的，於是不得不強迫徵發農民的糧食分配應用，而農民乃大覺醒。到了一九一八年夏間，各地反革命的運動盛起；以農民為主力的社會革命黨，到處做反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他們受了共產黨「恐怖主義」的感化，除了派人到各鄉村去宣傳反對徵發農產品外，也到處殺起共產黨來。那年八月末，社會革命黨女黨員卡澀蘭有狙擊列寧之舉，反

共產黨的運動到了最高潮；於是列甯的黨徒施行報仇的政策，不過他們殺不着社會革命黨，祇好屠殺貴族，兵士，和有產階級的人們來出氣。

不過共產黨儘管用恐怖的手段來報復，終究不能平復反對的潮流和獲得農民的糧食，因為那時農民已經歸附於共產運動之下，以為這是他們的救星了。列甯對此，沒有辦法，祇好於一九一八年夏秋之交，把西比利亞，烏克蘭，高加索和其他蘇俄南部的大部地方讓給白黨；反共產黨——人物統治。

却不料白黨得了一些勢，就引起各國的野心，以為乘此機會聯合助白攻赤，必能把共產政府根本推倒，其實，這一着反足以延長共產黨執政的運命。一則俄國人始終沒有忘記拿破侖的故事，一旦外兵侵入，反使共產黨可以用愛國的名義，團結人民一致禦外。二則白黨其時正獲勝利，見了有外國贊助，更加有恃無恐，遂由傲慢而趨於報復，失了他們初時救民水火的本意。那些白黨領袖，漸漸不着眼於解救農民，却專顧到恢復地盤，同時因為共產黨領袖是幾個猶太人，就對於手無寸鐵的平常猶太人，大肆屠殺劫掠；因此，在城市中心，白色恐怖的滋味也就不亞於紅色恐怖。人民覺得以暴易暴，牛羊何擇，同情心當然逐漸

減低而至於消失。所以雙方相持到一九一九年的秋冬之交，白黨的勢力先後消滅，除了日本有一部分軍隊尚在遠東，藍格爾的軍隊尚在克利米亞以外，幾乎俄羅斯完全染成紅色了。紅軍領袖特羅茨基因勢利導，就把他勝利的軍隊，由革命軍的性質，一變而為勞工軍，換言之，無異把應募徵兵的工人，練成有力的軍隊，而共產政府的基礎始形穩固。一九二〇年夏，波蘭受了幾個英國軍事代表的慫恿，突然進兵烏克蘭境內的開伏地方，大敗紅軍，而蘇俄政府就撤令全俄人民，不分赤白，合觀外侮，共衛祖國，居然有大批從前俄皇時代的軍官應命而赴前敵。結果，紅軍大敗波蘭軍隊，長驅而入華沙，共產黨認為鼓動全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已至，詎知被法將惠干統兵於三日內驅逐俄軍出波蘭境。於是雙方議和，恢復未戰以前的原狀，蘇俄赤化全歐的企圖固不得逞，而共產黨在俄國的政權却因此而更趨穩定。等到同年秋冬，藍格爾軍隊失敗，共產黨遂統一全俄。

我們從這一段歷史看來，覺得共產黨在蘇俄起初實在有失敗的理由，而所以竟告成功者，完全由於外力的干涉和白黨的傲慢。因此，我們應該覺悟，要反對共產黨專政的殘暴行為，第一不要仰仗外力，反使他們有愛國的美名可

以假借，第二從事反共產運動的領袖和軍隊自己不要腐化惡化，失了民心！

(二)新經濟政策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四) 上面我已說過，在一九二〇年末，蘇俄共產黨對於外來的壓迫，逐漸解除，可是內部依然不十分安定。一九二一年春，克朗斯太軍隊叛變；一兩月後，泰卜伏省的農民，因懷恨於糧食的徵發，也繼起叛變，慘殺糧食徵發員和共產黨人，連派往的一師軍隊也變了，到三月末，據說有二萬五千人至六萬人公然反抗。這些情形，足以證明共產黨徵發糧食的強制手段和廢除交易的共產政策，實在不為一般俄人所歡迎。

列甯那時是一個狄克推多，他明白了這個緣故，就立刻下令，准許在泰卜伏省和鄰近各省恢復金錢買賣的貿易制度，並且設法把食鹽石油等必需的物品趕快運到需要甚般的地方，供給人民使用。這樣一來，各地反抗的風潮頓時平息下來，那就更可證明共產黨的政策實在有變通之必要了。列甯與其黨徒相爭相持了許久，到了同年八月九日，那著名的新經濟政策，正式公佈；從此，俄羅斯名雖共產黨專政，而實際上已無異恢復其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地位，這就是俗語所謂，「說真方，賣假藥。」

自從新經濟政策宣布以後，蘇俄的政治經濟情形，沒有多大變更。無論他們稱新經濟政策為「國家社會主義」也好，「社會共產主義」也好，或者為兩三年前共產黨大會裏有人稱他為「共產資本主義」也好，總之，蘇俄依然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却已經是有不可動搖的鐵證了。

蘇俄政府循了這個變相資本主義的政策前進，直到一九二二——二四年之交，共產黨的成績大有可觀。紊亂的幣制整理好了，游離的份子結合起來了，工廠的製造和商品的貿易都恢復了，於是俄國重復與其餘的世界往還，不再被人們看做瘋人院了。凡此種種，蘇俄所以收再造之功，完全是由於採用新經濟政策的效力。

新經濟政策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幣制的整理和各種銀行制度的恢復。蘇俄共產黨的計劃，原來是主張一切銀行收為國有，並且祇許組成一個國家中央銀行，換言之，就是由勞農國家獨攬全體銀行事業，而同時希望貨幣的廢除。可是實際上他們不能這麼辦，祇好採用新經濟政策，整理幣制，並且容許各種銀行的存在。蘇俄起初因國家度支，入不敷出，每年濫發紙幣，以致幣價大跌。一九二〇年，國家預算不敷數由發行紙幣補足者，佔百分之八十五；一九二一——二二年減至百分之七十四，二二——二三年減

至百分之五十三；三三——二四年減至百分之二十九。國家的生產力，既因採用新經濟政策而逐漸增加，政府也就同時整理幣制，一九二二年末，國家銀行發行一種新紙幣，以現金為保證，到了一九二四年春，信用漸立，舊紙幣絕跡於市場，新幣制的基礎遂形確定。因此，國家經濟狀況逐漸改善，國家稅收也逐漸加增。

講到銀行，則最上有國家銀行，不但統一發行紙幣權，並且把國家經濟的重要業務都集中起來。此外，有工商銀行，資助工業和國內貿易；有外國通商銀行，資助國外貿易；有電業銀行，資助電氣事業；有合作銀行，資助一切合作事業；有中央農業銀行，把一萬五千個鄉村信用貸款機關集中起來，為資助農業的總樞。總之，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後，運用銀行的制度，確立貨幣的信用，蘇俄政府的財政，方有回復而入於佳境的轉機；我們於此，不能不佩服列甯臨機應變的手腕高明，更不能不覺悟共產主義的方法不但不適用於中國，就連俄國也不適用。

(三) 共產黨分裂時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蘇俄自

一九二四年初列甯逝世以後，共產黨內部逐漸分裂，如果列甯至今尚在，或者不致如此。不過無論列甯存在與否，共產黨一方面不願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一方面不能不遷

就俄國人民的習慣和觀念，終必至於因崎嶇重而起爭執。史丹林和特羅茨基輩的分裂，就是一個好例。特羅茨基被解除陸軍大權以後，於本年（一九二七）九月間，向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說：「當蘇維埃政治局受我指導的時期內，我們盡力恢復對外的關係。我已經擬定了具體政策的大綱，蘇俄對英美德實業團給予讓與後，可以在短時期內獲得鉅款，向外國市場購買蘇俄所不能自製的機器和器具。」他又說：「現在我們的當局不懂外人的心理，正和俄皇時代相似。自稱蘇俄政府的一派人物，其腐化而缺乏主義，也和俄皇的爪牙一樣。凡反對這一派意思的人，其命運的危險，正和反對俄皇的勅令一樣。」特羅茨基說了這幾句話，斯達林就把他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開除了。但他們儘管分裂，而蘇俄之需要恢復國際關係，已於特羅茨基寥寥數語中揭布出來。

蘇俄何以需要恢復國際關係呢？因為今日之蘇俄，真可謂離世界而孤立，而同時不得不有求於世界的贊助。對英邦交的斷絕，對法關係的惡化，以至最近對華宣傳的失敗，凡此種種，均足證明蘇俄外交政策之瀕於破產而不得不改絃更張。蘇俄共產黨的根本目的，在乎因蘇俄的革命而引起世界革命，詎知歐洲休戰而後，事實的演變並不如

此。如法德關係的改善，道威斯計劃的實行，英國新勞工法的宣布，諸如此類，世界革命在西歐的動機完全沒有。蘇俄不得志於西歐，遂標榜「扶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鼓動近東遠東民族獨立的風潮。但是結果，則東方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固然一時蓬蓬勃勃，大有成功之望，而對於共產黨的指揮却一概不甘再受羈絆。可是因為東方民族運動勃興之故，英國對俄的感情日惡，而終於絕交，若法共德若意也都對英表示相當的同情。由此，可見蘇俄的國際環境，到現在實已非常惡劣，無可諱言。

但是，另一方面，蘇俄生產力雖逐漸恢復到戰前狀況，

却仍需要大宗資本，發展實業。一九二六年末，蘇俄最高經濟會議主席桂畢希夫曾說，「各種工業最困難之點，是缺乏運用的資本。」今年（一九二七）三月間的報告，他又說，「一九二六年以前歷年工業的發展，都祇利用從前餘存的資本，而這些資本現在幾乎用完了。」即此可知蘇俄實在需要外資的源源輸入，使他工業，農業，鑛業，運輸業一一有大量的發展，——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蘇俄既然有如此的需要，則其不能不設法恢復他的國際關係，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可是斯達林見不及此，宜乎特羅茨基不勝其憤激了。

（第二節完）

英國國際地位的跌落

歐戰以前，英國歷然為國際經濟的中心，其餘各國，好像國際經濟的四肢，愈致好像國際的經濟輪心，金鎊好像國際經濟的血液。但是戰後的情形，完全變化，主要產業的沈衰，失業者的積出，以及對外投資力的激減，都是使英國失去經濟霸權的原因。

元來英國的狀態，乃屬輸出品製造工業，占產業界的領導地位。所以輸出貿易的銷沈，就影響到產業全體，而主要輸出工業，乃是煤炭，鋼鐵，紡織，毛織和機械工業（以造船為中心）五種。但是這五大產業的失業者，在一九二六年夏季，于失業保險加入者三百七十萬人之中，竟占了七十萬零五千人。五十產業以外的失業者，在工人總數七百八十萬人之中，竟占七十萬人。如以百分率來表示，五大產業的失業率，為百分之十九，其餘各產業的，則為百分之九，全英國失業者的總數，近年以來，多的時候，竟有一百四五十萬，少的時候也不下百萬，正是戰前的兩倍，這對於經濟上和社會上，當然有極大的影響。

國內產業既這樣不振，所以國際借貸關係，也就不能不惡化，先看輸出貿易的狀態怎樣：

年度	入口	出口	總計	入超
一九一三年	六五九	五二五	一、一八四	一三三
一九二五年	一、三二二	九二七	二、二四九	三九五
一九二六年	一、二四三	七七七	二、〇二〇	四六五

一九二七年 六一七 四〇八 一、〇二五 二〇八

【註】一九二七年，只計算上半年

據上表，就可知英國國外貿易上入超的趨勢了。

再看對外貿易以外的收入如何？英國向來由海外投資的利息，海運的贏餘，保險費，以及手數料等項，年得巨額的收入。但是戰後因為海運不振，海外投資減少。以及對美支付戰債，貿易以外的收入，成績不如往昔。戰前一九一三年，這種收入，有二億一千一百萬鎊。戰後就漸漸減少，一九二三年，減為一億四千七百萬鎊，一九二四年，減為四千六百萬鎊，一九二五年，減為一千九百萬鎊。到了一九二六年，因為煤礦工人罷工，不僅沒有收入，而且倒支出了一千二百萬鎊。

對外貿易，既然入超逐漸增加，而對外貿易以外的收入，又逐漸減少，所以英國國際借貸關係，自然要惡化了。

至于對外投資，更加消沈。例如一九二六年在倫敦市場發行的外債，僅有一億一千二百萬鎊，不及美國之半，而且這一億一千二百萬之中，殖民地的純粹外債，又只占六千零三十萬鎊。

因為上述這些原因，英國在世界經濟上所占的地位，逐漸跌落，而不得不讓美國取而代之了。經濟狀態既這樣變遷，將來帝國主義領袖地位，恐怕也要因英國而移到美國了。

佛



民生主義的特質

周佛海

甚麼是民生主義？有人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就是民生主義。這個答案，祇說到民生主義的辦法，沒有說到民生主義的目的，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主義。這個答案，又未免過於空洞籠統。人民的生活問題，怎樣才「算」解決，怎樣才「能」解決？如果這兩個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政策，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就沒有甚麼區別。資本主義之所以發生和確立，也是應着當時的社會必要，來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吸收數千萬失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與以生活的機會，未嘗不可以說是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所以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要解決中國人民的生活問題，一定要做照歐美的辦法，以個人的企業，發展中國的產業。那末，資本主義，也未嘗不可以說

是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主義。社會政策，更是主張為無產階級的福利，國家應該為種種的設施，那末，社會政策，也可以說是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主義了。所以怎樣才「算」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一問題，沒有一定的解釋，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及社會政策，就沒有甚麼不同。同時，怎樣才「能」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一問題，沒有一定的解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也就沒有甚麼區別。因為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所理想的人民生活問題的解決，和民生主義一樣。然而民生主義却有他的特質，不是完全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一樣。如果祇是說民生主義，是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的主義，那就不足以表示民生主義的特色，而把他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完全混同了。

民生主義，究竟是甚麼？要得到正確的答案，我們須先

行比較研究。從這個比較研究之中，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

甲 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及社會政策

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有甚麼區別？ 總理說「民生主義

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國家或社會，對於各個人的生活不負責保證，由個人根據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原則，去求生存；在民生主義的社會，國家或社會，對於每個人有保證生活的義務，各個人對於國家或社會，有要求生存的權利。因為這個根本的不同，所以民生主義的生產及分配，和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分配，自然也有區別。

資本主義的目的，既在賺錢，所以他的生產，是為交換而生產；(Production for exchange) 民生主義的目的，既在養民，所以他的生產，是為消費而生產。(Production for consumption.) 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在

為一個人或一階級謀利潤；民生主義的生產，在滿足全社會的慾望。這便是兩者生產上的目的不同。

一定社會，在一定時期之中，社會生產力是有一定的。

這個一定的生產力，以甚麼比例分配於各種產業之間，乃是各社會，各時代生產上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生產力的分配，如不適當，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就難免過不足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支配生產力分配的力量。是需求。(Demand) 因為資本主義的目的在賺錢，所以他在決定生產的種類和分量時，先覺察那種貨物，銷行最多，獲利較厚。需要，乃是具有購買力的慾望，所以需要最多的貨物，就是銷行最暢的貨物。那末，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需要為標準了。在民生主義的社會，支配生產力分配的力量，是慾望。(Wants) 慾望，祇是人類生理上，心理上的欲求，和購買力沒有關係。民生主義的目的，既在養民，所以祇要社會慾望甚麼，便生產甚麼，並不是要社會能夠購買甚麼，才生產甚麼。這便是兩者支配生產力分配的力量不同。因為這個不同，所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多生產富者能夠購買的奢侈品，而民生主義的社會，一定多生產一般人慾求的生活必需品。

最後，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和民生主義的生產組織，也有區別。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無政府的狀態，各種產業之間，沒有意識的，計劃的聯絡，各單位企業，各自獨立的經營。民生主義的生產，乃是由一種中央機關，根據各

種統計，預行全部的生產計劃，決定應該生產的物品的種類和分量，再根據這個計劃，分配生產力於各種產業；所以他的生產，不是無政府的狀態。這也是兩者不同的一點。

資本主義和民生主義，不獨生產上有種種不同之點，就是分配上，也有許多區別的地方。

第一、資本主義的分配和民生主義的分配，在性質上，各有不同的特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分配的性質。在報酬勞動或財產的貢獻。所以一個人要是「勞動者」，「資本家」，或「企業家」才有要求分配的權利，如果單純拿着「人」的資格，就沒有這種權利，就不能享受分配。所以沒有財產，以及能勞動而無機會勞動的人，固然沒有權利要求分配，就是不能勞動的人，例如殘廢者，老年，除掉受社會的慈善的待遇外，法律上沒有權利要求生存，因之，沒有權利要求分配。在民生主義的社會，分配的性質，不在報酬各個人財產或勞動的貢獻，而在維持各個人的生存，滿足各個人的慾望。所以一個人並不是因為自己是一個「勞動者」，或「財產家」，才有要求分配的權利，乃是因為自己是一個「人」，所以有這種權利。因此，不能勞動的人，如老幼，殘廢，孕婦，產婦等，在法律上，都有要求

分配的權利。

第二、資本主義的分配和民生主義的分配，方法也有區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物的分配，並不是社會之意識的行為。詳細說，就是不是社會特為分配，設定一個計劃，按照計劃施行；生產物之所以能分配於各個人的，完全是交換行為之無意識的結果。交換雙方，最初的動機，祇在獲得自己欲得的東西，而不在為社會分配生活物，不過在不知不覺之中，分配行為，已完成於交換行為之中罷了。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可以說沒有獨立的，意識的，直接的分配行為，分配的現象，不過是交換行為的副產物罷了。但是在民生主義的社會，分配不是由各個人私的交換當做私的行為來行，乃是由社會的機關，直接當做公的行為來行。這個時候的分配行為，是獨立的，不是附屬於別種經濟行為，附帶的發生的；是計劃的，不是別種經濟行為之無意識的產物；是直接的，不是以別種經濟行為為媒介而實現。社會設立一種機關，收集社會的生產物，而直接分配於消費者，買賣現象，完全消滅，商業機關，也歸無用——民生主義的目的，不在賺錢，而買賣和商業，是賺錢的手段，所以在民生主義的社會，沒有買賣和商業的必要。

總上所述，我們就可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同了。而其主要之點，就是資本主義的目的在賺錢，而民生主義的目的，却在養民。

總理以為我們「對於資本制度，祇能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而且民生主義的兩個辦法，乃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是要根本推翻土地私有制和資本私有制。從這一點看，民生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或社會政策，似乎沒有甚麼區別了。

如果丟開民生主義的目的不說，祇就民生主義的手段而言，民生主義，的確相似社會政策。但是民生主義的最後目的，在打破個人主義的資本制度，而社會政策的目的，却在維持資本制度。就這一點看，民生主義和社會政策，出發的動機，顯然不同，歸宿的結果，也有區別。我們試稍詳細的加以說明。

近世資本制度，是建築在兩個柱石之上的：一個是私有財產制，一個是私營企業制。資本制度，以這兩個柱石為基礎而成立。資本制度的弊害，也從這兩個柱石而表現。在私有財產制之下，一方面是所有財產，靠財產所得而生活的資本階級，別方面是沒有財產，靠勞動所得而生活的勞動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對立和軋轢，遂使資本制度的弊

害，充分表現。在私營企業制之下，企業家一方面以生產者的資格，剝削消費者，別方面以企業主的資格，剝削勞動者。消費者和勞動者越被剝削，他們的利益就越能增加。這種現象，就是表示資本制度，是為資本階級而存在，為資本階級的利益而存在，對於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民，沒有多大的利益可言。因為這兩個原因，所以反對資本制度的人，都是向着私有財產制和私營企業制這兩個柱石下攻擊；而擁護資本制度的人，也就這兩個柱石施防禦，就這兩個柱石所產生的弊害行改良。

無論怎樣熱心擁護資本制度的人，對於資本制度事實上所表現的弊害，却不能不承認。他們要維持資本制度的存在，要避免對於資本制度的攻擊，就要使資本制度的弊害，逐漸減少和緩和。應着這個必要而生的，就是社會政策。在稅制上，加重財產所得稅，減輕勞動所得稅，以累進率賦課遺產稅，以及賦課土地自然增值稅；在社會設施上，設立救貧事業，都是要緩和私有財產制所發生的弊害。製定工場法，取締工場，限制工作時間，承認團體契約制，規定最低工錢率，以及公營自來水，電燈，瓦斯，電車，鐵路，等產業，就是要緩和私營企業制所發生的弊害。但是社會政策的主動者，不是在資本制度之下受壓迫

的痛苦民衆，而是在資本制度之下享受利益的特權階級；社會政策者的執行者，是國家和地方團體，而資本制度之下的國家和地方團體，又大概是資本階級的御用品。社會政策的主動者和執行者，既然都是資本階級，社會政策，當然對於資本階級，有直接間接的利益。資本階級，決不爲主動而且執行社會政策，以破壞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本制度。所以社會政策，雖然直接作用，能爲勞動階級實現些須目前的利益，而其最後目的，却在維持資本制度的生命。這和民生主義的目的，決不相同。

從民生主義的辦法——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觀察，民生主義，確實類似社會政策。但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不是民生主義的全部，乃是要達到別種目的的一種手段。以爲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就是民生主義，和以爲公有生產手段和公營企業，就是社會主義，同屬於一樣的錯誤。民生主義的理想，是共產社會，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過是要達到共產社會的一種辦法。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又道：「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其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

共產。」從這些話看來，可見得民生主義的理想，就是共產主義了。然而共產主義是和資本主義相衝突的。共產主義的社會，是要打倒資本制度，才能成立。民生主義的理想，既在建設共產社會，第一步就非打倒資本制度不可。雖然民生主義打倒資本主義的辦法，應着中國特殊情形的需要，採取漸進的，改良的方式，然而其目的既在打倒資本制度，就和以維持資本制度爲目的的社會政策不同。復次，社會政策的主動者和執行者，都是資本階級，前面會經說過。所以社會政策，不是革命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一部，而三民主義，是被壓迫的痛苦民衆自救解放的指南，是指導痛苦民衆鬥爭的原則，是建設新社會的指標，所以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都是革命的主義。民生主義的主動者，是被壓迫的痛苦民衆，他的執行者，是被壓迫民衆得到解放後或在解放過程中所組織的新國家。就這一點看，民生主義，也和社會政策不同。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是反革命的，社會政策是非革命的，而民生主義却是革命的。這便是民生主義的一個特質。

乙 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

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又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二種主義沒有分別的，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我們現在以這個理論為根據，來做演繹的說明。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那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究竟是一個東西，或兩個東西？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最後，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那末，方法究竟怎樣不同？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三個問題。

第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究竟是甚麼？社會主義的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會，又各不同，所以狼不易簡單概括的答復。不過各派之間，却有一些共通之點，我們也可以就這些共通之點，作一個簡單而含蓄的定義。我們先舉各派學者對於社會主義所下的定義，然後再述自己的意見。

英國穆勒 (G. S. Mill) 定義道：「社會主義的特質在社會全員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共有各種生產機關和手段。其結果，就是一切生產物的分配，都依社會的規則，共同處理」德國謝夫勒 (Prof. Schaeffle)

的定義很長，大意是，社會主義，乃是「以集合資本制代私有資本制，……集合的生產方法，將廢除現在的自由競爭制。」美國伊里教授 (Prof. Elv) 的定義是：「社會主義，是一種廢止生產上物質的大機關的私有，而代以共有的產業社會。他主張共同經營生產，社會的所得，歸社會分配。」德國瓦格納教授 (Prof. Adolph Wagner) 道：「社會主義，要求物質的生產手段，不能像現在一樣，主要歸社會內各個人所私有，一定要歸社會本身所共有。」以上所舉各經濟學者的定義，字句間雖有差異，却都具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大家都以為社會主義的特徵，在廢除物質的生產手段的私有，而代以社會的共有，以下再列舉幾個社會主義者的定義看。

德國恩格爾 (F. Engels) 道：「生產手段一歸社會掌握，商品生產就可廢除，同時，生產物支配生產者的事，也可全廢。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會消滅，而確然有秩序的組織，將代之而興。」法國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鄒法 (P. Lafargue) 道：「社會主義不是甚麼社會改良的方法，乃是一種學說。信奉這種學說的人，相信現存制度，不久就要進化，以廢除資本的個人私有，而建設資本的勞動團體的共同所有。」美國社會主義者克卡模 (T. Kirkup)

道：「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使生產歸共有生產手段的勞動團體來經營。現在的產業，雖然是由互相競爭的私人資本家，僱役勞動者而經營，將來必歸共有資本而以公平分配為目的的工會經營。」（俄國共產主義者布哈林(Bucharin)道：「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在公共所有生產手段，及公共分配財富。」）

根據上述，我們就可知無論那一派的學者，都以公有生產手段，為社會主義的唯一或重要的要素了。但是我們以為公有生產手段，一定要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才構成社會主義的一個要素，並不是一切公有生產手段的現象，都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下社會主義的定義道：「社會主義的目的，在社會平等的保障各個人的物質生活，使各個人得完全而自由的發展其人格，而以公有生產手段，為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照這個定義看起來，公有生產手段，不過是要達一種目的的手段。因為社會主義終極的目的，在使各個人得完全而自由的發展其人格。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須先使各個人的物質生活，有平等的保證。然而要社會保證各個人的物質生活，就不得不收生產手段歸公有。所以公有生產手段一行爲，一定要用來做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才構成社會主義的要素。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的直接目的，在社會負責保證一個人的物質生活。在這種社會之下，各個人都有生存權。個人有向社會要求生存的權利，社會有向個人保證生活的義務。

民生主義既是社會主義，所以民生主義的直接目的，自然也在社會負責保證一切個人的物質生活。總理說：「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衣食住行）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個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向國家要求。」所以在民生主義的社會，個人有向社會要求生存的權利，社會有向個人保證生存的義務。

第二、社會主義，(Socialism)有廣狹二義。廣義的社會主義，是包括一切主張打破資本制度廢止私有財產的主義的。所以集產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都可叫做社會主義。這個時候所謂的社會主義，意義是很廣的。狹義的社會主義，就是集產主義。(Collectivism)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就是狹義的社會主義(集產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

許多人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是在公有財產的程度。就是社會主義，祇要求公有生產手段，而容認私

有消費資料。共產主義不單要求公有生產手段，而且同時主張廢止私有消費資料，消費資料，也收歸公有。但是這個學說，不能算是完全正確。第一、生產手段和消費手段，不能嚴格的區別。有些東西，說是生產手段可，說是消費手段亦無不可。例如我們坐的椅子，當我們坐在上面休息時，不得不說是消費手段，然而假使我們坐在上面工作，他就是生產手段了。又如一座汽車，如用來運輸貨物，就是生產手段，然如用來娛樂遊覽，那就是消費手段了。第二、在社會主義的支配之下，不一定生產手段全部都歸公有，也不一定消費手段，全部都歸私有。就是現在資本制度之下，也有許多直接享樂和利用的消費手段，任

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差異，不能以社會所有消費手段與否做標準來區別。

一切人共同使用，例如公園，博物館。這種公有公用的消費手段，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定更為增加。至於別種消費手段，例如住宅等。將來一定移歸公有，而以一定代價，租給私人利用。照這樣看來，社會主義下的消費手段，不一定都歸私有，可以分做三類：一，社會公有，社會公用的消費對象；二，社會公有，私人利用的（須給一定代價）消費對象；第三、才是私人所有的消費對象。至於說共產主義之下，消費手段全部公有，也不盡然。一切個人日用的東西，性質上，不能不說是個人私有的財產。所以社會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互相對立的，乃是前後相接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預備時期，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完成時期，我們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兩者不同的地方，在生產上，社會主義的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共產主義的原則，乃是「各盡所能」，在分配上，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取所需」，而共產主義的原則却是「各取所需」。這些原則，都是前後相接的。我們試申其義。

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理想一樣，是主張經濟上的平等的。經濟上的平等，一定要在「各取所需」的原則之下，才能實現，「各取所需」的原則，沒有實現這種狀態的可能。「各取所需」就是各個人除去社會全體所必要的費用以後，正確的收回自己貢獻與社會的東西。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已經消滅，個人貢獻與社會的，沒有財產，祇有勞動。他貢獻價值多少的勞動與社會，就向社會領取價值多少的物質。在這種狀態之下，支配分配的原則，還和資本制度之下，分配商品交換的原則一樣。就是個人由社會所得的勞動分量，和個人貢獻與社會的勞動分

的。經濟上的平等，一定要在「各取所需」的原則之下，才能實現，「各取所需」的原則，沒有實現這種狀態的可能。「各取所需」就是各個人除去社會全體所必要的費用以後，正確的收回自己貢獻與社會的東西。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已經消滅，個人貢獻與社會的，沒有財產，祇有勞動。他貢獻價值多少的勞動與社會，就向社會領取價值多少的物質。在這種狀態之下，支配分配的原則，還和資本制度之下，分配商品交換的原則一樣。就是個人由社會所得的勞動分量，和個人貢獻與社會的勞動分

量是一樣。這種分配方法，不僅不能實現經濟上的平等，而且要釀成實際上的極不平等。因為在這種狀態之下，需要消費手段較多的人，如果他的勞動分量較少，就要比需要消費手段少的人，少得些分配；反之，需要消費手段少的人，如果他的勞動分量較多，就要比需要消費手段多的人，多得些分配。就一般而論，慾望和勞動，是不能保持一定的比例的，而在各取所值的原則之下，報酬和勞動，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所以慾望和報酬，就不能均衡，這就不是各取所需，不是各取所需，就不能實現經濟上的平等。所以一定要實現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真實的經濟上的平等，才能達到。

然則為甚麼不立刻採用各取所需的原則呢？因為這是社會進化的法則所不許可的。原來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是由他固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胎內產生出來的。所以物質上，精神上，以及一切關係，都不能立刻剝脫出舊社會的薰染和因襲。如果此時不設法獎勵生產，節制分配，而各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結果定歸失敗。第一、物質上，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展；第二、精神上，人類的共同心，還沒有充分發達。如果不應着勞動的質量而給報酬，大部分人就會不努力勞動，或選擇比較輕

易的勞動。其結果就是比較困難的勞動，會無人担任，而生產力也不易發展。至於消費上如不稍加限制，公共心不發達的人，一定流於浪費。所以資本制度崩壞之後，共產主義的社會，不能即刻發生，須先經過社會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之歷史的意義，就是一方面發展物質的生產力，一方面訓練人類的公共心，而為共產主義預作必要的條件和準備。所以社會主義，乃是共產主義的實行。

社會經過社會主義的階段，物質的生產力，既相當的增加，人類的公共心，又適當的發達，於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才能實現，而且一定要這種原則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才能完成，人類經濟生活的平等，才能達到。所以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理想。

據上所述，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這兩種主義，不是互相對立的，乃是前後啣接的。我們前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得到一個決定的結論。

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就是說民生主義，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第一期的民生主義，共產主義，是第二期的民生主義。換句話說，民生主義第一步要實現社會主

義的理想，第二步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第一步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不立刻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就足以表示民生主義是以社會進化的原則為根據的科學性，而不是一種空想的理論。民生主義，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以後，還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就足以表示民生主義的徹底性，而不是一種改良的主義。我們拿總理自己說的話，就可證明。民生主義的第一期，不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因為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以盡我人之本分，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唯一之要圖。」所以民生主義，第一步在實現社會主義——集產主義的理想，而不實行共產主義。然而總理又以為「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因為根據社會進化的法則，社會主義，必然的進化為共產主義；故照社會改造的理想，共產主義，實際上優越於社會主義。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二步，就要實行共產主義。

總理說：「人民對於國家，不止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甚麼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之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這就是表示民生主義的理想，是共產主義的社會。然而總理又說：「三民主義之中，民生主義的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又是表示在共產主義的理想實現以前，還須經過一種過渡的社會，這種過渡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前後啣接的；而民生主義，却包含這兩項主義，而形成爲一個主義。

第三、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雖同，而辦法却不一樣。

共產主義的辦法，究竟怎樣？這裏所謂的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主要的辦法，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斯以爲人類的歷史，乃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民，工主和工匠，做一句話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古到今，都繼續着明爭暗鬥。鬥爭的結果，不是被壓迫的新興階級，得到勝利，產生新的社會，便是交戰的

階級，兩敗俱傷。而工業發達的結果，社會上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大階級——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所以共產主義的革命方法，就是訓練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打倒資本階級，而升無產階級於支配的地位。無產階級升到支配的地位，就利用其政治的權力，漸次奪取有產者的一切資本，集中生產手段於國家之手——集中生產手段於組織為一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之手。所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共產主義的「辦法」。

民生主義，是不採取這種辦法的。我們要了解他的理由，第一、要根據社會進化的原則，批評階級鬥爭說；第二、要以中國的特殊情形為基礎，研究勞資階級鬥爭的方法是否適於中國。

就一般而論；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乃是不可掩蔽的事實。總理說：「……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和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成人與人爭極劇烈的時代。這種爭鬥，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解呢？必要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以我們的態度。不應該站在盲目的否認階級和階

級鬥爭的立場上，去反對階級鬥爭，應該站在社會進化的立場上，研究階級鬥爭，是否是促進社會進化的原因。本來認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不是馬克斯的獨創，馬氏的創見在以階級鬥爭為社會進化的原動。馬氏於一八五二年致書於美國友人衛特麥耶 (Weydenhafer) 道：「我不能主張近代社會中的階級存在，或他們的相互鬥爭，是由我發現的。中等階級的史家，早已敘述了階級鬥爭的進化，經濟學者，也指出了階級的心理。我不過祇加下述的幾點，以作個新貢獻。(一)階級的存在，是和物質生產之一定的狀態相結合的；(二)階級鬥爭，必然的歸結到無產階級的獨裁；(三)這種獨裁不過是一個過渡的辦法，以取消一切階級的區別，和創造自由平等的社會」馬克斯派學者伯爾 (M. Beer) 道：「社會之革命的變化，繫於兩種現象。這兩種現象，雖互有因果關係，而作用却不同。一種現象是技術的，就是生產力的變化，別種現象，是關於人的，而為第一種現象的結果，這就是社會階級間的鬥爭。」馬氏的獨創，既在以階級鬥爭為社會進化的原動，我們批評階級鬥爭說，就該以這一點為中心。

從這一點批評階級鬥爭說，我們第一可說，社會不經階級鬥爭，也可以進化；第二、可以說階級鬥爭，有時不僅

不能促社會進化，而且促社會退化。

關於第一點，總理以為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都不是經階級鬥爭而得到的。例如「經濟上的社會與工業的改良，運輸與交通的收歸公有，直接稅的徵收，和分配的社會化，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這些進化，雖然還沒有達到我們理想的境遇，然而其為社會進化，却有可能否認的。而且原始的共產社會之中，沒有階級的區別，因之沒有階級鬥爭的存在，然而社會却經原始共產的形式，進化到現在。此外在將來共產主義實現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現象，一定消滅。如以為社會進化一定要由階級鬥爭促進，那末，馬氏所理想的共產社會一實現，社會就會停滯。由此可知社會進化，不一定要以階級鬥爭來促進。

關於第二點，馬克斯本身的學說和歷史的事實，都足以證明。每次階級鬥爭的結果怎樣？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道：「每次鬥爭的結局，不是社會全體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從此就可知階級鬥爭和社會進化的關係了。階級鬥爭的結果，社會並不是絕對不能進化的關係了。階級鬥爭的結果，代表舊社會的階級倒壞，代表新社會的階級出而建設新社會，而使社會在進化的過程中，為更進一步的發展；但是這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

階級鬥爭，固有時足以使「社會全體革命的新建設告成，」

但是有時却能使「交戰的兩階級並倒。」所謂「交戰的兩階級並倒，」就是支配階級所代表的舊社會，既經崩壞，而被支配階級所企圖的新社會；又無從建立，社會呈出混亂的狀態，或停滯或退步。這種狀態一發生，就是階級鬥爭，不僅不能促社會進化，而且使社會停滯或退步，然而這種事實，在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例證。例如希臘時代，奴隸和自由民，繼續為激烈的階級鬥爭，而其結果却是兩敗俱傷，奴隸仍然是奴隸，而自由民則大部分反成為暴君的奴隸，希臘更因此變成羅馬的一領地。從這裏看來我們就可知馬克斯階級鬥爭的學說，本身就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主張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別方面又承認階級鬥爭有使社會停滯或退步的可能。他的主要的缺點，便是倒果為因。其實「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

有的心得，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斯祇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階級鬥爭說，在社會進化的原則上，既沒有理論的根據，所以民生主義，不能採用階級鬥爭的方法。

第二、我們要從中國的特殊情形，研究勞資階級鬥爭，是否適宜。

退一步說，假定階級鬥爭，能促進社會的進化，因之，無產階級和資本階級的鬥爭，能破壞舊經濟組織，而促成民生主義的實現。然而這個理論，至少要在下述的條件之下，才能成立。第一、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要發展到完全成熟的狀態；第二、要兩階級的對立，十分明顯，兩階級的鬥爭，十分激烈而擴大。如果這兩個條件沒有成立，勞資的階級鬥爭，是不能破壞舊社會和建設新社會的，如果明知這兩個條件沒有成立，却故意用人工的方法，促其成立，而以之為革命的方法，那就是先製造疾病，然後再去醫治疾病；更刻薄點說，就是先學養兒子，然後再去嫁人。這真不是民生主義，乃是民死主義。

階級要經過長期的發展過程，才能完全成熟。他的發達，可分為兩個時期；在第一期內，一個階級對於別的階

級雖可說是一個階級，而對於自己却不算得一個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對外可算為階級，而對內還不算階級。到了第二期，對外對內，都可算是階級了。譬如昆蟲中的一個幼蟲，當其未成為成熟的昆蟲時，對於昆蟲，當然祇能說還是幼蟲，然而對於別的動物，就可說是昆蟲。到了幼蟲發育為昆蟲時，就不獨對於別的動物算是昆蟲，並對於昆蟲也可算是昆蟲了，階級發達的二時期，也是一樣。無產階級於第一期中，對於有產階級，確是一個階級，然而對於無產階級本身，還不能算為一階級。歐洲無產階級在七十餘年前，還是屬於發達過程的第一時期，一八四八年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有句道：「共產主義者最近的目的，和其餘一切無產者的黨派的目的，一樣，在階級的形成無產者。」馬克斯道：「經濟的關係，先使人民的大多數，變化為勞動者，資本家的支配，為這些大多數作成共通的地位和共通的利害；這個大多數此刻對於資本家，已成為階級，然而對於自己本身，還不是一個階級。」有產階級的發達也可分為二期。馬克斯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也曾說過，就是有產者的發達二時期，是「有產者在封建制度和絕對君主制度的支配之下，構成爲一階級的時期；和他既成爲一階級，而顛覆封建政治，和君主政治，以形成社會

爲有產階級的社會的時期。」然而以甚麼爲標準，決定階級發達的時期？一個階級是否成形，須看該階級內的份子，有無階級自覺而定。所謂階級自覺，就是一階級內的份子，覺得自己階級的利害，和別階級的利害，是不相容，而相衝突，所以階級鬥爭，是免避不掉的必然事實。屬於一階級的人，若有這種自覺，該階級無論對內對外，都可算是一階級了。

階級鬥爭，也應着階級的發達，分爲二期。就性質說，第一期的鬥爭，是經濟的鬥爭，第二期的鬥爭，是政治的鬥爭。就範圍說，第一期的階級鬥爭，是零碎的，部分的鬥爭，第二期的，是組織的全部鬥爭。階級鬥爭，要成爲組織的，全部的，政治的鬥爭，必須交戰兩階級發達到完全成熟的狀態。然而祇有組織的，全部的，政治的階級鬥爭，方能對於社會進化，發生影響——假定階級鬥爭，能促進社會進化，所以要以階級鬥爭，促進社會進化，必須交戰的兩階級，發達到完全成熟的狀態。

我們試根據這個一般的原則，觀察中國勞資階級的狀態。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對立，必然的形成而且發展。這個理論，已有歐美的事實替我們

證明，可以不必多說。資本主義，具有世界的傳染性。一切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都被資本主義的怒潮所衝破，而捲入資本主義的旋渦之中。所以各地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都開始了資本主義化，而在純粹的個人資本主義之下，勞資階級的對立，又是必然發生的現象。所以社會經濟開始資本主義化的地方，就是勞資階級的對立，開始形成的地方。

近十餘年來，尤其是歐戰期中，中國確已開始資本主義化了。歐戰以前雖然因爲歐洲經濟的復原，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給與莫大的打擊，然而資本主義，還是在內外的兩重壓迫之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摧殘之下，繼續着緩慢的發展。而資本主義一發生。勞資階級的對立，必然形成，中國也不能脫這個公例。所以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在中國已經萌芽，而且正在發展。試看商人，銀行家，工業家，在中國政治上漸次重要，每個軍閥，都不能不和商界「聯絡」，就可知中國資產階級，正在發展的過程中；更看工潮的澎湃，工會的叢生，就可知中國無產階級，也上了成長的路徑。所以盲目的否認中國有勞資階級的存在和對立，乃是一件極重大的錯誤。

然而中國勞資階級的成長，還沒有達完全成熟的狀態，

也是不可掩的事實。無論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還屬於發展的第一期，換句話說，就是無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還沒有階級的自覺。資本階級，沒有整個的結束，並沒有打倒封建的軍閥，以建設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意志，而惟呻吟於軍閥的蹂躪之下。這足見資本階級，還沒有發達的成熟。工人的地域觀念，職業觀念，也沒有爲階級自覺所克服。廣州工會的互相械鬥，比對資本家鬥爭還要激烈。上海工人中各「幫」的互相仇視，不減於對資本家的敵意。這足見無產階級，也沒有發達成熟。勞資階級發達的程度，既然是屬於第一期的狀態，勞資階級的鬥爭，當然也是屬於第一期的鬥爭。就是他們的鬥爭，不過是部分的，零碎的，而不是全部的組織的，他們所爭的目的，不過是零碎的經濟利益，而不是整個的政治權力。

認識了這個現象，就可知勞資的階級鬥爭，不適宜於中國的革命了。第一、政治上的支配者，是軍閥，不是資本階級。資本階級不僅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者，而且沒有奪取政權的階級自覺。沒有成熟到奪取政權的程度，所以我們不須以無產階級打倒資本階級。第二、無產階級不僅沒有奪取政權的階級自覺，而且沒有以無產階級單獨的力量，打倒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可能，所以我們不能以無產階級的階

級鬥爭，爲中國革命的唯一方法。如果認識了這個現象，而又故意造成勞資階級的銳利的對立，等到勞資階級的懸隔劇烈以後，再以勞資階級的鬥爭，消滅勞資階級的區別，何異先叫民死，後求民生？所以階級鬭爭，即使退一步說，在一般的原則上，能促社會的進化，而在中國却是「此路不通。」

以上一般原則和中國特殊情形，說明中國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的路不能採取階級鬥爭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是革命的民衆，組織堅強的政府，再由政府以政治的力量，在生產上，發達國家資本，在分配上，節制私人的資本，以漸進於資本制的消滅；防止土地的壟斷，以漸進於土地國有的狀態。總而言之，以和平的，漸進的方法，謀經濟組織的改良。這是根本上，和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不同。

然而民生主義，雖取和平的漸進的方法，却和社會改良主義不同。整個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主義。三民主義的一貫方法，是以革命手段，改造政治，是以和平的方法，改良經濟。這個一貫的辦法，是有最嚴正的社會科學的根據的。要理解何以改造政治，採取革命的方法，而改造經濟，却取和平的手段，就須先理解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

根本上有不同的特質。

政治革命，乃是政權的移轉，換句話說，乃是階級地位的轉變。向來掌握政權的支配階級，為被支配階級所打倒，而成為被支配階級；以前的被支配階級，奪得政權，而成為支配階級。所以從政治革命的性質說，大概都須激烈的，急進的手段，而不能採和平的，漸進的方法。因為支配階級，決不肯甘心情願的放棄其政權，必用嚴厲而暴烈的手段，壓迫革命勢力，而維持其固有的地位和權力。革命的勢力，如果要反抗他們的壓迫，進而奪取政權，也非用嚴厲而暴烈的手段不可。因此政治革命，常伴以暴力的行使和流血的慘劇。歷史上的政治革命，如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以及德國革命，都是突發的，不是漸進的，都是暴烈的，不是和平的。這種政治革命的手段是從政治革命的性質，必然的產生的。

經濟革命，乃是經濟組織的革命。詳細說，就是舊經濟組織的破壞，和新經濟組織的成立。這種過程，乃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不是突發而激烈的變動；乃是隨自然的條件而演進的趨勢，不是以人為的暴力而造成的結果。舊經濟組織，在其時代的使命尚未完成的時候——在他尚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時期內，人為的暴力，無法可以破壞；

新經濟組織，在他成立的條件，還沒有具備的時候，人為的暴力，無法可以建設。舊經濟組織的破壞和新經濟組織的建設——經濟革命，是隨自然的條件，漸次發展的，既不須暴力的行使，也不須經流血的慘劇，而且行使暴力，也無效用。十八世紀發生於英國的產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其所給與人類生活的影響，比任何政治革命都要深刻。然而這種革命的過程是漸進的，和平的，發生和發展的。中世手工業制度，隨其時代使命的完成而消滅，資本制度，應着新興的必要而成立，既非由人為的暴力去製造，且非由人為的暴力所促成。這就是經濟革命，不須暴力的例證，俄國革命之初，欲以暴力即行共產主義，其結果歸於失敗，而轉採新經濟政策；中國共產黨，要在湖南以暴力行土地革命，其結果適足破壞政治革命。這就是經濟革命，不能用暴力的例證。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三民主義的辦法，是以革命手段，改造政治，以政治方法——和平方法，改造經濟。

總而言之：民主主義是以漸進的，和平的方法，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這和馬克斯共產主義，採取階級鬥爭的不同。

丙 民主主義的特質

從上述的比較研究之中，我們已經明白民生主義的特質了。祇要沒有忽略民生主義的目的，決不會說民生主義，是一種社會政策；祇要注意到民生主義的手段，決不會說民生主義，完全和共產主義相同。民生主義，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等漸進的，和平的方法，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的主義。

根據上述，我們可知道民生主義的重要特質，是包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要素，結合構成民生主義。無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是民生主義的一部。

民生主義又一特質，就是要同時完成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和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

本來，產業革命，也可說是一種社會革命。因為廣義的社會革命，乃是社會階級地位的轉變。而產業革命的結果，代表封建制度的貴族階級崩壞，代表資本階級的資產階級勃興。所以從社會學的眼光看，產業革命，不外是社會革命。但是普通所謂的產業革命，是表示中世手工業制度和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的破壞，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的產生；普通所謂的社會革命，是表示社會主義的革命或共產主義的革命，換句話說，就是表示私有財產制和私營企

業制的破壞，公有生產手段和公營產業的確立。民生主義，要同時完成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就是要同時完成生產技術的社會化和生產手段的社會化。生產技術的社會化，就是要使手工業制度，進化爲採用細密分工的機器生產或工廠生產；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就是要使生產手段私有制進化爲生產手段的公有制，這兩種過程，在歐美不是同時發生的。生產技術社會化的結果，產生並確立了資本制度；生產手段社會化的要求，產生並發展了社會主義(廣義的)。所以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產業革命的結果，在產業革命以後發展的。因爲產業革命以後，資本制度遂隨之而成立。而資本制度的弊害，又隨着資本制度的發展而增加。於是產生社會主義，以圖事後的救濟。所以社會主義，第一不是促成產業革命的，他本身反是產業革命的產物；第二不是事前預防產業革命的弊害，而是事後的救濟。

民生主義，不是產業革命的產物，乃是促進中國產業革命的原則；不是事後謀產業革命的弊害的補救，乃是事先謀未雨綢繆的預防。民生主義，既然是促進中國產業革命的原則，所以他要謀中國產業革命的完成；民生主義，既要預防產業革命的惡果，所以他同時要謀社會革命的實

現。同時完成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兩種過程，乃是民主主義的又一重要特質。

中國耕地分配的狀態

一億

所有面積	總面積	百分率
十畝未滿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四二、三%
十畝以上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二六、六%
三十畝以上	六、七一二、三六六	一五、八%
五十畝以上	四、一三七、一三六	九、七%
百畝以上	二、二七三、三五五	六、六%
合計	四二、三四五、六五八	一〇〇%

根據一九二七年日本東亞同文會調查



五權憲法的精神及其運用的方法(上)

梅思平

一、五權憲法之法學的觀察

五權憲法，本來不爲法學家所了解。中山先生自己也說：他和一個日本法學博士談了三個月的五權憲法，這位博士才懂得一點；又和一個中國法學家談了兩個星期，他才懂得，後來這位學者再去讀三年書，又把五權憲法，弄得不懂了。可見五權憲法的理論，自然與現代法學，有格不不入之處。這實在是五權憲法宣傳上的一個障礙。

照純粹法學的眼光看去，五權憲法，非但沒有法學上偉大的價值，並且處處和法學原理相衝突。現在可把重要的幾點，拿來說一說。

(1) 權力分立制之不適合於立法潮流 權力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 之說，本倡自英人洛克 (J. Locke)，後經孟德斯鳩的闡揚，才成今日「三權分立」的名論。孟氏的學說是根據當時英國的政制。但是他的觀察已經是不精確

了。孟氏到英去考察政治，是在十八世紀的中葉。這時候英國內閣制的雛形，已經逐漸成立，立法行政兩部分的權力，已經有逐漸合併的趨勢。孟氏看不出這種政制的潛變，還說英國是三權分立；真可謂是明日黃花之談了。孟氏著論之後，美洲制憲的元老，就第一次拿來應用，所以美國憲法的全副精神，就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原則。後來美國各邦的憲法以及中南美各獨立國的憲法，也都仿效美國，採用三權分立的制度。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大陸上制憲的運動，都是不向三權分立的路上走了。這時期中所成立的，有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諸大國的憲法：所採用的都是英國式的內閣制，並不是美國式的三權對抗制。至於英屬各自治殖民地的憲法都是摹仿母國，乃更不必說了。就是歐戰以後，如德意志，波蘭，南斯拉夫等國的新憲法，也都是採用內閣制。蘇俄的委員制，也是和內閣制同一原則。可見最近世界立法的趨勢，是趨於權

力之合併，不趨於權力之分立。美國的憲法，真是魯殿靈光，巍然獨存了。並且美國這一百多年來，憲法之實際的運用，也已經把憲法條文的意義改變了許多。例如立法的事項，本是議會的專權，但是事勢所趨，大總統有時不得不干涉立法的事務。美國大總統除行使憲法所賦予的「否認權」(Veto power)以外，時常本其行政上的經驗，覺得某種事件確有立法之需要的時候，於是召集其同黨的參議員或衆議員到總統府作非正式的商議，請他們用某種意見到國會中去提案。有時候大總統簡直用書面要求國會作某項事件的立法；這叫做「總統陳請書」(President's message)。並且最近習慣，大總統更時常到國會去演講。以溝通行政立法兩方的意見。凡此種種，都所以濟三權分立之窮，而於無形之中吸取內閣制的精神。可見三權憲法在今日已有被淘汰之危險。何況三權之外更加上兩權之獨立；其與世界立法潮流相背馳，乃可想而知了。

(2) 權力數目增加之無意義 於普通立法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加上考試，監察兩權，而成「五」權；這種學說在法學上也並不見得有重大之意義和價值，也算不上是什麼新發明。因為政府權力到底有幾個，這幾個到底是什麼權力；學者之間是向來沒有一定的學說。洛克的權力分立說

是把政府權力分作「立法」(Legislative)「行政」(Executive)「外交」(Federative)。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說是把政府的權力分作「立法」(Legislative)「外交」(Executive)「司法」(Judicial)。美國制憲的元老，才分成現在家喻戶曉的「立法」「行政」「司法」。洛克的分法，可說是併「司法」於「行政」；孟德斯鳩簡直把普通的「行政」漏掉了；制憲元老可說是併「外交」於「行政」，也可說是把「外交」分隸於「立法」和「行政」，因為美國的外交權是參議院和大總統共握的。並且洛克所謂權力分立，究竟是三權分立或是兩權分立，也說得不明白；因為他所注意的，是「立法」和「行政」的分立，至於「行政」和「外交」的關係，他却認為是不能絕對分離的。所以同為權力分立說，所主張的究竟為幾權分立，已經是不一致。就是同為主張三權分立的，所說「三權」的內容，也彼此互異。所以「三權」之與「非三權」，在法學上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由「三權分立」減而為「兩權分立」，或由「三權分立」增而為「四權分立」，「五權分立」；在法學上都算不了什麼新發明。並且政府權力如果分割起來，很可以無限制的增加。例如「教育權」，「財政權」，「外交權」，「軍事權」等等，如果都要他獨立，也未始是不合理的事。三權既可擴充為五權，將來五權也可擴

充而爲七權八權九權。所以權力分立之數字的爭論，在法學上沒有甚麼意義。『三』權憲法之改爲『五』權憲法，雖然沒有什麼大錯誤，但是也不見得有什麼價值。

(3) 監察權獨立之不當 監察權的獨立，本是笑話。權力分立制的用意，原是使各個權力互相監督互相制衡。西洋學者每以政府各機關如果能夠互相監視，人民的自由便因此可以保障。這個叫『做裁制與均衡』(Check and balance)的原則；羅馬學者西細羅(Cicero)在千餘年前本已發明。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說也就是用這個原則作根據。他兩人都是主張有限制的君主政治的，生怕政府一部分的權力過於擴張，有流爲專制的危險；所以創爲三權分立論，要使各部分的權力互相對抗，互相監督，而人民的自由便可不受侵犯。美國制憲元老也深明此旨。所以美國憲法上，監察權是分屬於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的。國會的彈劾權是監督其他兩部分的，是不必說了。就是大總統和法院也都操有監察權之一部分。大總統對於違法的法官可以免職懲戒；這是行政權對於司法權的監察。大總統對於國會的議決案，如果認爲違背憲法，或於人民福利有重大之妨礙時，可以行使他的『否認權』，將原案退還國會，請其複議。英國學者蒲徠司(Bryce)說，美國大總統的『否

認權』，是全國人民委託大總統去監視他們的代表的。可見美國政府的組織，非但大總統要受國會的監督，國會也要受大總統的監督。至於法院對於立法行政兩方面所行使的監察權，也是極顯明的。行政官吏的違法犯職，要受法院的審判，乃是當然的。就是國會及各邦立法院所議決的法律，大理院也有權可以審判其爲『合憲』(Constitutionne)或『違憲』(Unconstitutional)。無論何種法律，如被大理院宣告爲『違憲』之後，即歸無效。可見大理院對於立法方面所操之監察權，較之大總統之否認權尤爲厲害，所以三權分立的國家，政府之各部分，彼此都操有監察權。至於說監察權僅存在於國會，乃是通俗的見解，並非法制的真相。總之，三權分立之精神即在乎三權之互相監察。現在如果於三權之外另立監察權，乃直是畫蛇添足，並且與權力分立的本意根本相背馳了。

以上各點法學的觀察，很可以使五權憲法的信仰根本搖動。(註一)但是法學的觀察，可說是五權憲法之皮毛的觀察。五權憲法的價值，並不在乎『三權』之增加爲『五權』，也不在乎監察權之獨立，更不在乎權力分立制之本身。所以這些地方，無論被人攻擊得如何不能立足，但於五權憲法的根本精神，無所減損。五權憲法的精神，完全在於考

試權之一點。但是考試權的價值，也並不在乎考試權之獨立，乃在乎考試制度之本身。

二、五權憲法精神之所在

中山先生的考試制度，其內容分爲兩部：

(1) 官吏的考試，

(2) 候選人的考試。

官吏的考試，在法學家眼光中，又是不值得一顧的。因爲英美兩國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早已實行官吏的考試。所以這種制度，並不是中山先生的新發明。

至於候選人的考試，乃真是中外古今所未見，真是中山先生新發明的制度了。五權憲法的全部精神，即在於此；五權憲法的真正價值也在乎此；但是五權憲法之不易了解，也在乎此。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以及其中所發揮的「權能分別說」，可說是解決「現代民治的困難」之根本原則。候選人考試的制度，就是權力分別說之具體的應用，也就是解決「現代民治的困難」之唯一的辦法。所以我們如果要了解候選人考試制度的價值，首先要了解現代民治的困難之所在。

要了解現代民治的困難，第一是要了解「民治」的本質，以及與其他種政體的比較，然後可知民治政體之不得不發生的困難，以及現代民治之特殊的現象。換言之，非把中西政治史拿來作一個通盤的觀察，決不能明瞭現代政治的病源之所在，也決不能明瞭救濟的方法之價值。

中西政治史上，有一個共通的原則。就是：「無論國家的大權，存乎何種人之手，而國家事務的管理，必須選擇一班有特別才能的人去做。」國家的大權，有時候是存在於一人之手，這叫做「君主政治」；有時候是存在於少數人之手，這叫做「貴族政治」；有時候是存在於全體人民或大多數人之手，這叫做「民主政治」。但是無論是君主政治也好，貴族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國家總要選擇一班實際上能夠做事的人，去組織政府，維持社會的和平與秩序，增進人民的利益與幸福。如果用中山先生的名詞來講，那操大權的一人，少數人，或全體人民，叫做「有權者」；這一班實際上做事的人叫做「有能者」。有權者所操的叫做「政權」，有能者所操的叫做「治權」。政權階級可以有一人，少數人，多數人之別，而治權階級，却永遠是少數人。但是治權階級產生的方法，每每因政權階級之不同而大異其趣。如果用普通的名詞來講，可說是：政體

（權之所在）的不同，往往使國家選擇治才的方法，亦因之而相異。現在可將君主，貴族，民主三種政體之下，選擇治才的方法之所以不得不異的原因，及其困難之點，分別說明如下。

選擇治才最容易的，莫如貴族政治。因為貴族政治之下，政權階級與治權階級，也就是有權者階級與有能者階級，時常是趨於同一的。君主政治之下，有權者的人數是過少。無論這有權者自己是如何的有能，但是總不能以一人而管理一切的事務，勢不得不選擇其餘有能而無權的人來幫助。民主政治之下，有權者的人數是過多。即使個個都是一樣的有能，也不能人人都來管理政事，何況與不能相錯雜呢？所以君主政治及民主政治之下，『有權者階級』和『有能者階級』是永遠不能相同的。只有貴族政治之下，有權者的人數既不如君主政治之過少，又不如民主政治之過多，所以恰好為管理政事之用。並且這少數人既然握有政治的大權，自然不肯去經營平常國民所為的職業；於是他們唯一的職業便是政治。政治的地位既然確定，對於才能方面的訓練，就可以預先準備。在民主政治或君主政治下，兒童的未來命運是不能預測的，所以兒童才能的訓練也往往是多方面的。貴族政治則不然，凡貴胄

子弟，襁褓之間，就可以知道為未來的公卿宰輔，所以兒童唯一的訓練就是政治的訓練。並且貴族階級，自然自有其治者之風度，兒童耳濡目染，無非治民聽政之大義；凡自中才以上，未有不蔚然而成治國之大器。所以在貴族政治之下，有權者自己同時即為有能者。

有權者階級，既然自己即為有能者，自然用不着再行選擇本階級以外之有能者，來相助為治。並且貴族政治之下，除了有權者階級以外，社會上也即別無有能者之存在。因為貴族政治之下，教育時常是有限制的。貴族自己是受特殊的教育，可以得了政治的訓練；平民階級就不能得到這種訓練了。所以貴族政治之下，智識是專占的。平民階級，非但是『無權者』，並且永遠是『無能者』。貴族階級非但是有權者，並且是有能者；非但是有能者，並且是『唯一的有能者』。君主政治之下，『政權』是獨占的，『治權』還是公開的。在貴族政治之下，非但政權是獨占，連治權也是獨占了。治權既然是獨占的，自然無所謂『選擇治才的制度』。中國春秋時代就是如此。那時候既沒有考試，也沒有選舉；但是政府用人總不慮缺乏。做官的大概都是世守其職；官職差不多是家庭的職業。歐洲中世紀時代也是如此。封建的貴族都是世襲官職；國家也絕對用不

着考試選舉等方法來選擇人才，所以在貴族政治之下，治才的選擇，簡直是不成問題；因之，就根本沒有選擇治才的制度及其連帶所發生的困難。

君主政治之下就不然了。有權者階級既僅有一人。無論他一人的本身是有能無能，勢不得不吸取無權者階級中之有能者，來管理國家的事務。但是這有能者究竟用什麼方法去吸取，那就大成問題了。貴族政治之下，智識既是專占；有能者的範圍，也是極小；所以擇取的時候極其容易。君主政治之下，除了君主一人之外，其餘人民都是平等；智識學術自然是公開的。有能者也散佈於全社會，而與一般無能者相錯雜。君主如果僅憑耳目之所及，決不能盡全社會之有能者而吸取之；勢不得不發明一種有系統的方法，以為選擇的標準。所以『選擇治才的制度，』到了君主政治之下然後才可以發生。

但是選擇治才的制度，必須與其所附屬的政體之生存條件相適合，而後方能行之無弊；否則，必有根本推翻其所附屬之政體的危險。換言之，如果君主政治下的選擇治才的制度，不能與君主政體之生存條件相適合，其結果很可能

以使君主政治之本身，變為貴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下也是如此。）所以從來君主所最關心的，所最感

困難的，就是選擇治才的方法。君主政治的第一條件，是『人人平等，唯我獨尊。』選擇治才的制度，如果要不抵觸這個條件，非把治權絕對的公開不可。凡有才能的，國家即須錄用，絕對不能有階級或門閥的限制。人民除了不能作皇帝以外，其餘公卿宰相都是人人可得而希冀的地位。因為必須如此，治權才不為一階級所獨占；君主政治才沒有潛變而為貴族政治的危險。君主政治的第二條件，是『大權獨攬於一人。』選擇治才的制度，如果要與這個條件相適合，必定要使治才的選擇權，完全操於君主一人之手。否則，如果治才之取舍，完全視乎民衆之輿論；那末。這種選擇治才的制度就有使君主政治根本變為民主政治的危險。

歐洲的君主政治都是犯了第一個危險。自羅馬帝國以至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從來沒有做到治權絕對公開的地步。君主雖說是獨攬政權，但是治權仍然為貴族階級所獨占。平民階級即便有『能，』國家也永遠不為設備進身之路。所以歐洲的君主政治，嚴格言之，都不過是一種變態的貴族政治。

中國戰國時代的君主政治，也是犯了這個危險。那時候治權的獨占，雖然是一部分打破。蘇秦張儀之流都由布衣

一躍而爲公卿。但是國家尙未設立固定的制度，使一般平民有從容進身之途徑。所以這時候的治權，還不能算爲絕對的公開。

到了西漢，才發明了選舉賢良的制度。這種制度是「考試」與「薦舉」並行。「考試」是以才能爲標準；「薦舉」則以民衆之輿論爲取舍。「薦舉」的方法雖然有違犯第二種危險的可能；但是「考試」的方法已經可以使治權絕對的公開。當時孤寒之士如公孫弘匡衡之流，都由布衣從容而登於宰輔。所以西漢的賢良制度，可說是中國治權公開之第一次的成功。

東都而後，賢良制度逐漸廢弛。同時民衆輿論的勢力，逐漸強盛，大有奪取國家治才選擇權的趨勢。所以不久就發生「九品官人」的制度。九品官人之制，本完全以輿論爲取舍；在論理上本與君主政體之第二條件相抵觸。但是事實上適得其反。九品制度的流弊，後來竟成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怪象。結果，竟造成治權的獨占。所以中國自魏晉至於六朝，最多只可說是變態的貴族政治，絕不能算爲君主政治。

到了隋唐時代發明科舉制度之後，中國的君主政治，才確立不拔。因爲科舉制度是同時與君主政治之第一第二兩

條件相適合的。科舉制度下治權之絕對公開，乃是和賢良制度相同。但是賢良制度中之採納輿論的一部分，科舉制度已經完全拋棄了。所以自發明科舉制度之後，中國的君主政治，既沒有治權獨占的危險，又沒有民權擴張的顧慮。這可說是中國君主政治之大成功，爲歐洲君主政治所不能企及的。

至於民主政治，如果照純粹的理論來說，也是和貴族政治一樣，根本用不着「選擇治才的制度。」民主政治的原理，本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人人都是一樣的有權，人人都是一樣的有能；誰也配不起管理誰，誰也配不起統治誰。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要義就是人人直接參政。盧梭的民權主義就是發揮這個道理；二千年以前的雅典人民也是酷信這個主義的，所以雅典的民主政治，並用不着什麼議員，用不着什麼代表，人人都是直接參加「國民大會，」直接處決國家的政事。至於行政及司法的官吏，雅典人民也並不用什麼選舉方法或考試方法來選擇出來。他們所用的是拈籤法，拈到什麼人就是什麼人去作官；大家都是機會均等。因爲雅典人民以爲既在民主政治之下，就不應該有能不能，才不才的區別。換言之，他們以爲有「權」的自

誤。

並且直接參政的方法，也只有在小國家之內是可以做得

到。所以盧梭自己也說：他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只有在小地域以內是可以實行的。但自十八世紀下半期以來，世界上許多大國家如北美合衆國，法蘭西等，都先後採用民主政治了。這使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不得不有所變更。結果，就形成現代所謂『代議政治』。現在世界上所謂民治，其實都是代議政治，並沒有純粹的民治。

在代議政治之下，權與能的分別，就很清楚了。代議政治的理論，並不是主張人民都是一樣的有能，但是他們可以選擇有才能的人作他們的代表，去治理國家的事務。所以在代議政治之下，選擇治才的制度就成爲極重大的問題了。但是代議政治也和君主政治一樣，關於治才的選擇，其中，也有兩種危險。(1)所選擇的人如果都由一個階級所供給，那末，治權容易爲該階級所獨占；代議政治就有潛變而爲貴族政治的可能。這個危險乃是和君主政治相同的。(2)治才的選擇權，如果爲一人所操持，那末，又有變爲君主政治或獨裁政治的危險。這是和君主政治適相反對的。與這兩個條件同時相適合的，只有『選舉制度』。因爲選舉制度，一方面可以使治權絕對的公開，一方面又可以

使治才的進退，完全以民衆之意旨爲依歸；這是和現代民主政治——代議政治——生存之要素根本相容的。

說到這裏，我們可將中國的考試制度，和歐美的選舉制度，來作一個比較。考試制度和選舉制度都可以使治權絕對的公開，都能夠從根本上絕滅貴族政治之生機。這是這兩種制度相同之點。但是考試制度的選擇權操於君主，選舉制度的選擇權操於民衆；這是他們根本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君主政治之下，考試是唯一的好方法；民主政治之下，選舉是唯一的好方法。兩者是有其用，不可并爲一談的。

現在 中山先生的『候選人考試』制度，乃是熔『考試』與『選舉』於一爐；這明明是根本不相容的兩元素，又如何行得通呢？其實不然。中國的考試制度的確已經措君主政治於磐石之安了；但是歐美的選舉制度尙未能解決民主政治的困難於萬一，所以不得不借用考試以濟其窮。

選舉制度，在理論上，固然是現代民主政治之唯一適宜的選擇治才的方法。但是實際上試驗的結果，選舉制度，非但不能消滅現代民治之危機，並且使現代民治的問題，益加困難，益加糾紛。選舉制度在性質上，本不如考試制度之簡捷。考試的選擇權，繫乎一人，其標準極易確定；

誤。

並且直接參政的方法，也只有在小國家之內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盧梭自己也說：他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只有在小地域以內是可以實行的。但自十八世紀下半期以來，世界上許多大國家如北美合衆國，法蘭西等，都先後採用民主政治了。這使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不得不有所變更。結果，就形成現代所謂「代議政治」。現在世界上所謂民治，其實都是代議政治，並沒有純粹的民治。

在代議政治之下，權與能的分別，就很清楚了。代議政治的理論，並不是主張人民都是一樣的有能，但是他們可以選擇有才能的人作他們的代表，去治理國家的事務。所以在代議政治之下，選擇治才的制度就成爲極重大的問題了。但是代議政治也和君主政治一樣，關於治才的選擇，其中，也有兩種危險。(1)所選擇的人如果都由一個階級所供給，那末，治權容易爲該階級所獨占；代議政治就有潛變而爲貴族政治的可能。這個危險乃是和君主政治相同的。(2)治才的選擇權，如果爲一人所操持，那末，又有變爲君主政治或獨裁政治的危險。這是和君主政治適相反對的。與這兩個條件同時相適合的，只有「選舉制度」。因爲選舉制度，一方面可以使治權絕對的公開，一方面又可以

使治才的進退，完全以民衆之意旨爲依歸；這是和現代民主政治——代議政治——生存之要素根本相容的。

說到這裏，我們可將中國的考試制度，和歐美的選舉制度，來作一個比較。考試制度和選舉制度都可以使治權絕對的公開，都能夠從根本上絕滅貴族政治之生機。這是這兩種制度相同之點。但是考試制度的選擇權操於君主，選舉制度的選擇權操於民衆；這是他們根本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君主政治之下，考試是唯一的好方法；民主政治之下，選舉是唯一的好方法。兩者是有其用，不可并爲一談的。

現在 中山先生的「候選人考試」制度，乃是熔「考試」與「選舉」於一爐；這明明是根本不相容的兩元素，又如何行得通呢？其實不然。中國的考試制度的確已經措君主政治於磐石之安了；但是歐美的選舉制度尙未能解決民主政治的困難於萬一，所以不得不借用考試以濟其窮。

選舉制度，在理論上，固然是現代民主政治之唯一適宜的選擇治才的方法。但是實際上試驗的結果，選舉制度，非但不能消滅現代民治之危機，並且使現代民治的問題，益加困難，益加糾紛。選舉制度在性質上，本不如考試制度之簡捷。考試的選擇權，繫乎一人，其標準極易確定；

選舉的選擇權則繁乎羣衆，其意見極難一致。并且在大地域之內，非但直接參政爲不可能，即才能之認識，亦極其困難。所以現代民主國的人民，到選舉場時，第一個難題，就是『不知道選舉什麼人是好。』即使能夠認定什麼人是可以選舉的，但是各人所認定的，又未必盡屬一致。如果要多數人所選舉的有比較的一致，除非把選擇的範圍，比較的縮小，使各人的注意點，容易集中。所以現代各民主國的選舉，都是採用預先指定『候選人』的方法；人民到選舉場時，可僅就這些業經指定的候選人中，擇定一人或數人而選舉之。但是這少數的候選人究竟如何產生呢？或由一人指定呢？或由一階級或一團體指定呢？或由民衆預先推定呢？這都是現代民主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爲現代民主的結果，本來只剩得一個選舉權，而選舉權的結果，又只剩得一個『候選人決選權。』如果候選人的產生，再爲一人或少數人所操持，那末，現代的民主，簡直是等於烏有了。

現代各民主國候選人指定之權，都操於政黨。那末，政黨本身之性質及其指定候選人之方法，就是極重大的問題了。政黨的組織，在本面上，都是民主的，實際上却都是貴族的。表面上，是民衆組織政黨，實際上是政黨支配民

衆。現代政黨的活動，大概都受『中央黨部』(Central committee)之指揮。中央黨部的靈魂，要不外幾個重要的領袖。但是領袖的地位，究竟是最高的麼？其所指導，都出於他良心上獨主的主張麼？都是不然。領袖自己實在還是處在一個被動的地位。他們背後的主人翁，還是資本家和大地主。他們所主張的，無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的利益；他們所指的無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間接的命令。所謂政黨領袖，老實說起來，莫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之走狗。再進一步言之，所謂『政黨，』也莫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之御用機關。英國的保守黨，是西北部大地主的御用機關，英國的自由黨，是東南部資本家的御用機關。美國的共和黨，是東北部資本家的忠僕。美國的民主黨，是南方大地主的爪牙。這實在不是共產黨們的污蔑話，現代史學家，政治學家，都是一致承認的。政黨本身之性質，既然如此，那末，政黨所產生的候選人，其地位及使命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候選人指定之方法，乃更是荒謬絕倫了。美國的政黨，可說是全世界最進步的，但是美國政黨指定候選人的方法，真是滑稽之至了。從表面上說，每一選舉區的候選人，應該由本黨(共和黨或民主黨)在該選舉區的黨部，召

集本區全體黨員，開一個豫選會，(Primary meeting)來指定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嚴重。美國的選舉，實在是太多了，凡有正當職業的公民，都不大願意與選舉的事務。所以每當黨部開豫選會的時候，簡直是沒有人到會。到會的什麼人呢？不過是那些黨部所雇用的「政客」(Politicians)。這種政客，真是以政治為職業，他們是終年奔走於選舉的事務。所謂候選人之指定，(Nomination)就是他們玩的把戲。他們到豫選會時，把已經擬好的候選人的名單，拿出來當衆一念，大家拍一回手，就算通過了。但是候選人名單，到底是什麼人擬定的呢？自然是政黨的領袖。領袖的取舍，究竟用什麼作標準呢？自然以這人能否作資本家或大地主之爪牙為標準。所以美國選舉的候選人，直接是政客所指定，間接就是資本家或大地主所指定。至於其他各國候選人指定之方法，大體上都和美國一樣，其手續反不如美國的嚴密。

無論何國凡有選舉的，其候選人總是產生於政黨，政黨總是仰資本家或大地主之鼻息。(社會主義的政黨當然是例外)簡括的說，所謂「候選人」，無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所提示於民衆之人，民衆的選舉權，也就為資本家或大地主所限制。

這種事實，可說是有兩方面的流弊。第一，是造成「治權之獨占。」凡希望作議員或官吏(選舉產生的官吏)的人，非首先取得政黨，間接即資本家或大地主之同意，即永遠沒有被選之可能。換言之，凡能作議員及官吏的人，必是甘心為資本家或大地主作犬馬之徒。國家的治權，就是為若輩犬馬階級所獨占。凡公正廉潔之士，自然沒有進身之路了。第二，是造成「有產階級專政，」即「有產階級之貴族政治。」現代民權，本祇有一個選舉權，而選舉權在事實上又不得不為「指定候選人」制度所限制。現在候選人的指定權，既然為有產階級所把持，那末，人民所選擇的，無論如何，總逃不出有產階級的意旨之外了。換言之，就是「治才的選擇權，」已經大半落於有產階級之手了。所以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身，已經因選舉制度，潛變而為貴族政治了。社會主義者罵現代民治為資產階級的民治，也真是不冤枉。政治學者，(如法人Ogierbonnet, 英人Bryce)也說現代民主政治之中，是有貴族政治的實質。

由此可見：選舉制度，在理想上，本來是和民主政治生存條件相通的唯一的「選擇治才的制度，」但是實際上，竟把民主政治送到坟墓裏去了！現代民主政治非選舉制度不能運行，但是選舉制度，却是民主政治之自殺的工具。

這種悲哀，現在歐美人民，正是無法自救！

候選人考試的方法，就是現代民治的救星，也就是現代民治之唯一的出路，這個方法就是用『考試』代替政黨的『豫選。』凡希望作議員或官吏（選舉的）的人，都須先由國家考試機關（考試院）考試及格，指定他的候選人，然後可以被選。（詳中山先生五權憲法講演錄。）約言之；就是把候選人指定之權，由資產階級所操縱的政黨，移到獨立的國家考試機關。這個方法，其結果，必定與政黨指定候選人的制度適然相反。第一，候選人既由國家獨立的考試機關所產生，那末，凡有才能的人，都可自由應考。並且考試機關既為獨立的，則其職權自然能受憲法之保障，可以一秉至公，完全以才能之高下為取舍之標準。這是和政黨的『豫選，』完全以資本家或大地主之意志為從違的，絕對不同。可見候選人考試的方法，其效力能夠使『治權公開，』可以打破『資產階級犬馬』壟斷治權的惡習。第二，候選人的產生，既絕對以才能為標準，那末，人民在選舉時所選擇的範圍，自然在『有能者』之內。換言之，人民的選擇權雖然同樣的受『候選人指定』之限制，但是現在所限制的，並不是階級的意見，乃是才能的範圍。選舉的目的，原是選擇才能，所以選擇權若以才能的範圍為限制，

乃是於選擇權之本身無所損害的。可見候選人如為政黨所指定，則人民的選擇權，必有被資產階級剝奪之危險；反之，候選人如為國家考試機關所指定，則人民的選擇權，表面上，雖受限制，實際上，却等於無限制。總之，候選人考試的方法，正是為人民選擇才能時之指導或輔助，於人民之治才選擇權，是絲毫無所減損的。這和歐美現行的選舉制度，把人民的治才選擇權，潛移於資產階級之掌握的，實有天淵之別。

我們總觀上述的理論，可知現代大國家的民主政治，是不得不變而為代議政治。代議政治，是不得不以選舉制度為發動機。選舉制度又不得不用指定候選人的方法，作運行的關鍵。現在歐美各民主國，是用政黨指定候選人，其結果，是把民主政治變為資產階級的貴族政治。中山先生候選人考試的方法，就是想挽救此弊，要於民主政治之本身無損，同時又使選舉制度，得一運行之捷徑。所以我說這種方法，是用考試以濟選舉之窮。

上面已經說過，考試制度，是和君主政治生存條件最適合的選擇治才的方法，並且在事實上，其效力也很顯著。但是考試制度與民主政治，却有根本不相容的一點，就是把治才的選擇權，完全付之于君主一人。所以民治國家，

如果單用考試制度爲選擇治才的方法，也是一個自殺政策，近數年來，國內有些學者，鑑於民國以來選學的流弊，並羨慕中國歷史上考試的成績，於是主張簡直用考試來代替選舉。這種思想，可謂僅知其一不知其二。由民治主義的眼光看去，考試制度的優點，在於治權之絕對的公開，至其選舉權之完全操於政府，乃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中國如果真正的廢止選舉，而實行考試，那末，結果非把政體變爲帝制或獨裁政治不可。所以主張單獨恢復考試制度的學說，只可認爲復辟派或帝政主義者之思想，不是誠心擁護民國的言論。

中山先生是深明中西政制之利弊的，他知道歐美的選舉制度之不得不改革，他也知道改革選舉的方法之不得採用中國的考試制度。但是他知道在原則上，選舉制度，本是和民主政治的生存條件相通合

的；所以於採用考試之際，仍不廢棄選舉之本意。一方面使治權可以絕對公開，一方面可以使人民治才的選擇權，不至爲政府所剝奪。可見中山先生的考試制度，並不是以考試「代」選舉，乃是以考試「助」選舉。他是根本承認選舉爲現代民治之不可缺的制度，但因爲選舉在實際上不能達到民治的目的，所以採用考試制度以矯正選舉的流弊。總之，中山先生是解決民治的困難，並不是併民治而毀棄之。

由此，可知五權憲法中的考試權，其意義乃比任何點都要重要。其他各點，不過是法學上之考慮，考試權的問題，乃是百餘年來民治演進上唯一的出路。這一點的發明，實在能夠使中山先生，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取得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上篇完)



布爾札維克主義與孫文主義

之比較

薩孟武

自共產黨叛逆以來，一般國人，常有二種錯誤，其一，誤認布爾札維克主義，即爲馬克斯主義；其他則主張馬克斯主義，完全與孫文主義不同。故余草此文以闢其誤。

(上) 布爾札維克主義與馬克斯主義

之比較

布爾札維克主義爲馬克斯主義之一派，而其首領列寧，又自命爲馬克斯信徒，故布爾札維克主義之理論，大體與馬克斯主義相同，其不同者不過戰術而已。簡單言之，即社會革命之條件，獲得政權之方法與乎行使政權之形式，頗與馬克斯之見解不同，故乃別成一派，而有其特殊地位也。

先就社會革命之條件言之，馬克斯曰：「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至一定階梯，遂與其從來所藉以活動之現存生產關係，或僅表現於法律上之所有關係，互相衝突，由是此種關係，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一變而反爲其桎梏，而社會革命之時代，因焉以生，巨大之上層建築全部，隨伴經濟之基礎之變更，或疾或徐，終歸變革。」是則馬克斯乃主張社會革命，惟於社會生產關係，爲生產力發展之桎梏時，始能發生也。故馬克斯又曰：「一種社會組織，若其一切生產力，在舊社會中，尙有餘地，許其發展者，非完全發展之後，決不顛覆。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已醞釀於舊社會中者，決不出現。」換言之，即惟舊社會之組織，可束縛生產力之發展時，舊社會始能顛覆；又惟新社會之物質的條件，已存在於舊社

會之中時，新社會始能出現也。今俄國資本主義，尙未完全發達，——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尙未爲生產力發展之桎梏，而乃舉行社會革命，此由馬克斯主義觀之，果能成功者乎？

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列甯由瑞士遁回俄國，曾寓書於瑞士勞動者，與其訣別曰：「資本主義的戰爭，必能引誘各國之革命。然此使命，則在於俄國無產階級之肩。……俄國無產階級之組織，固不及他國勞動階級之鞏固，而其精神，亦不及他國勞動階級之發達。……但由特別歷史關係，俄國無產階級在最短時間之內，實可爲全世界無產階級之前鋒。俄國爲農業國家，其產業之發展，乃在歐洲各國之後，故社會主義必不能得勝利於俄國。不過俄國農民，因有封建的土地所有權之存在，——據一九〇五年之經驗所示，——故對於俄國之資本家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必能與以極大之衝突，使其變爲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之序幕，及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之發端。」由此觀之，列甯此時固因俄國產業尙未發達，無產階級尙未成熟，而謂革命必不能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惟能刺戟國際的勞動運動也。

然列甯一歸俄國，因政治革命，已得勝利，遂忘及俄國產業尙未發達，無產階級尙未成熟，而欲於一舉之下，實

行社會革命。其黨員拉德克 (Radek) 曰：「社會革命，非發端於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家，乃發生於勞動者最受資本主義蠱毒之國。」布哈林 (Bucharin) 亦曰：「俄國之資本主義，已較一切外國資本主義，早歸崩壞。此蓋世界戰爭所生之損失歸於俄國負擔者最大也。俄國有產階級，不及英德美等國之強大，故不能處分戰爭所賦課之要求，亦不能一掃工人與農民之反抗，反之，俄國之工人與農民，則能推倒有產階級，而奪取一切政權，歸於布爾札維克之手中。」是則布爾札維克固明白主張：俄國資本主義雖未發達，然同時有產階級亦無權力，故勞動階級推倒資本階級；乃較其他各國爲易。換言之，社會革命不僅能發生於產業未發達之國家，且產業未發達之國家，反容易發生社會革命也。此與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如何背反，吾人可一望而知之也。

次就獲得政權方法言之，共產黨宣言曰：「在現今社會之內，經過多少內亂，而爆發爲公然之革命。由是無產階級遂利用暴力，顛覆有產階級，而樹立其支配。」又曰：「共產黨以隱秘其見解及企謀爲卑陋。彼輩敢對衆宣言，惟利用暴力，顛覆一切從來社會秩序，始能達成目的。」是馬克斯固曾主張使用暴力，獲得政權也。但馬克斯又有

言曰：「勞動階級欲建設勞動之新組織者，必須奪取政權。……然奪取政權之法，各國不能相同，當顧慮其地之制度習慣。吾意在英美二國，——荷蘭大約亦然——勞動階級可用平和之法，達此目的。但一切國家，則非皆然。」是則馬克斯除暴力之外，又主張勞動階級可用平和手段獲得政權也。

然奪取政權之法，何故除暴力之外，又可用平和手段乎？恩格爾曰：「在議會握有全權，由人民之去就，而定立法方針之國家，舊社會可於平和之中，推移為新社會。」蓋在民主政治之國，勞動階級有言論結社之自由，又有選舉之權利，故勞動階級可利用宣傳組織以及普通選舉，占勢力於議會，由此而奪取政權也。

反之，列甯則崇拜暴力主義，以暴力之革命為真正之革命，故其推論之結果，不能不承認內亂。列甯曰：「承認階級鬥爭者，亦當承認內亂。內亂在一定狀態之下，可使階級鬥爭，愈能繼續，愈能發展，愈能激烈，而現出大革命之事實。凡否認內亂，或忘却內亂者，必陷於極端之妥協主義，而放棄社會主義的革命。」又曰：「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若無對外戰爭，而又無國內戰爭——內亂者，必不發生。」即主張無產階級當用內亂，獲

得政權，不能用平和手段以獲得之也。

列甯既已主張內亂，故其結果。又復主張恐怖。列甯曰：「有產階級之辯護士，每反對吾人利用恐怖。……然英國之有產階級，實忘一六四九年之事，法國之有產階級，實忘一七九三年之事也。有產階級為自己利益之故，對於封建支配，而使用恐怖之時，則為正當，則為當然。反之，工人與農民，對於有產階級，而使用恐怖之時，乃視為慘酷，視為犯罪。絞取的少數人，欲奪取他絞取的多數人之地位，而使用恐怖，則為正當，則為當然。反之，為多數被絞取階級之利益，欲排除一切絞取的少數人，而使用恐怖，乃視為殘酷視為犯罪。」此言與恩格爾所謂：「無產階級，愈能採納社會主義的及共產主義的思想，則革命必應此程度，而減少流血復仇及憤怒之念。……共產主義可壓倒無產階級之憤怒，蓋共產主義為人類共同之事，非勞動階級一己之事也。……故英國之勞動階級，若能採納社會主義的思想，則其憤怒已無必要，而對於有產階級之態度，亦必失去兇暴性質。余深信：在鬥爭勃發之前，勞動階級全部，若能變為共產主義的，則鬥爭必能行於極平和之中。」如何相反，實可一望而知之也。夫勞動階級在社會上既占絕對多數，而又用合法手段（普通選舉）獲得政

權，則其勢力甚固，何慮有產階級之反抗；而有產階級反抗之時，又可用多數決之力，加以鎮壓，何必利用暴力手段以恐嚇之耶。

三就行使政權之形式言之，馬克斯曰：「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一革命的變革期，以乘其缺，因之，又有一政治的過渡期，與之相應。此時之國家，不外乎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獨裁。」然所謂無產階級之獨裁，果即主張無產階級在過渡期之內，當禁止有產階級之言論自由，并剝奪有產階級之選舉權利，而在一種之獨裁政治乎？恩格爾曰：「近來德國俗人，一聞無產階級之獨裁，無不恐怖。然諸君欲知獨裁之真意者，可觀巴黎公社，此即無產階級之獨裁也。」故吾人欲知無產階級獨裁之狀況者，不可不知巴黎公社之組織。今據馬克斯所言：「公社乃用普通選舉，由巴黎各區所選出之市會議員而組織之。……其中多數為勞動者或勞動階級公認之代表。」是則無產階級之獨裁，乃根據民主主義，由自然之成行，而現出獨裁之結果。換言之。獨裁之意，雖解作獨攬政權，但獨攬政權之法，非用暴力，乃因無產階級在社會上既占絕對多數，故一旦實行普通選舉，必在議會之內，獲得最大勢力，而獨攬政權也。

列甯既自命為馬克斯主義之信徒，故亦主張無產階級之獨裁。其言曰：「偉哉獨裁之言也。然此偉大之言，不宜託於空言。獨裁狀如鐵椎，可於迅速之間，打倒綏取階級與投機分子。」但列甯所主張無產階級之獨裁，其形式又與馬克斯不同，最初則反對普通選舉，而要求無產階級之專制，故於憲法之上，排斥資本家，地主，牧師以及帝政時代之官吏之選舉權。（俄國憲法第六十五條）其次又要求共產主義者之無產階級之獨裁，謂其「當掌握政權，引導全國民衆，進入於社會主義的秩序之中，且當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從事鬥爭，而改造社會生活之際，此輩又為一切被綏取階級之指導者。」即列甯非用多數人之獨裁，以代少數人之獨裁，乃用少數人之獨裁，以代他少數人之獨裁。而此獨裁，除少數人之外，無論農夫，無論工人，無論貧民，皆當屈伏於其下。故此時已非「無產階級之獨裁」，乃為「對於無產階級之獨裁」也。

布爾札維克主義既主張使用暴力，實行獨裁政治，故不能不奪反對黨之武器。反對黨之武器，除選舉權之外，尚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布哈林曰：「共產黨對於有產階級，必不能與以一切自由。……故出版若成爲問題，吾人當先問其爲何種之出版，爲有產階級之出版乎，抑爲

無產階級之出版乎？集會若成爲問題，吾人當先問其爲何種之集會，爲有產階級之集會乎，抑爲無產階級之集會乎？同盟罷工若成爲問題，吾人尤當先問其爲勞動者對於資本家之同盟罷工乎，抑爲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之同盟罷工乎？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乃爲階級鬥爭之器具，而在革命時代，則與火藥，炸彈，機關槍，同爲內亂之器具。但問題所在，則爲何階級對於何階級而使用之耳。」實則布爾札維克固已嚴守此種主張，且用憲法以保障之矣。

下 馬克斯主義與孫文主義之比較

馬克斯之思想，可分四種。第一爲唯物史觀，此乃考察過去之社會，而發現一種法則，謂社會之基礎，乃爲經濟，經濟變遷，社會亦見進化。第二爲剩餘價值，此乃考察現在之社會，而謂資本主義的生產，全以獲得剩餘價值爲目的。第三爲社會民主主義，此乃研究將來之社會，而謂資本主義發展之極，必以社會民主主義爲歸宿。第四爲階級鬥爭，此乃主張社會之進化，必以階級鬥爭爲手段。中山先生之思想，其內容亦甚廣汎。故兩者不能一一比較，惟能以三民主義爲中心，而研究馬克斯與中山先生之見解如何異同耳。

先就民族主義觀之，中山先生以民族主義爲三民主義之一，又於開卷第一篇中言曰：「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其不能無視民族，其不肯無視國家，事之至明。顧一般社會主義者，常謂勞動者惟有階級意識而無民族感情，考茨基曰「民族軋轢，在勞動階級之間，毫無權威，勞動階級在精神上及政治上，獲得獨立之後，民族軋轢，必無其事。勞動階級必不肯發展侵略的愛國主義，必不肯犧牲他國，而永利其祖國。」然實際果如是乎？此次世界大戰，各國勞動者，非各執干戈，衛其祖國乎？馬克斯爲科學家，非空想家，其對於民族與階級之關係，決不主張勞動階級毫無民族感情。故當國際勞動協會成立之時，法國會員要求勞動者之「民族脫離」(Entnationalisierung)馬克斯曾用嘲笑的態度而反對之。

或曰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之中，非有「勇勇者無祖國」一語乎？然吾人若與其下文——「勞動階級第一當奪取政治的支配權，而登於民族中之主要階級，自成爲民族。在此意義，勞動階級爲民族的，然又與資本階級之民族的不同。」——連接而讀之，則知其意義，大與普通所解釋者不同。其所謂勞動階級自成爲民族，果何意耶？今日勞動者實無祖國，蓋其在民族生活之中，毫無利益可享。

換言之，民族之物質的與精神的貨財，勞動階級皆不能享有之也。然勞動者若能奪取政治的權力，而登於治者之地位，則彼輩已有利益，故乃自成爲民族，而有民族的感情。不過其民族主義，又與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不同耳。是則共產黨宣言，決不能以作馬克斯主張勞動階級無民族意識之根據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乃先求中國民族之解放，而後再以中國民族爲先鋒，出與帝國主義者抗鬥，打倒一切強權，而樹立大同世界。今馬克斯是認民族意識，而對於民族問題，又如何而解決之乎？共產黨宣言曰：「各國之民族的分立，與民族的軋轢，已隨有產階級之發達，商業之自由，世界市場之擴張，工業生產與生活狀況之均一，潮歸消滅。若使勞動階級能支配國權，則其消滅尤速。各國——至少文明各國——之共同行動，乃解放勞動者之最要條件之一。一個人不爲他個人所統取者，則一民族亦不爲他民族所統取。一民族內部之階級對峙，若歸消滅者，則各民族間之敵對行爲，亦必消滅。」即馬克斯爲進化論者，而謂由社會進化之結果，各種民族必融和爲一，而成立大同之世界也。要之馬克斯并不無視民族問題，其所謂「萬國勞動者團結」，猶中山先生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也。」

次就民權問題言之，中山先生專重民權之狀，衆所共和，勿庸我輩贅言。反之，馬克斯則曰：「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一革命的變革期，以乘其缺，又有一政治的過渡期，與之相應。此時之國家，不外乎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獨裁。」由是一般共產主義者，遂利用此語，禁止有產階級之言論自由，并剝奪有產階級之選舉權利，而行一種之獨裁政治。更進而又要求共產主義之獨裁，謂共產主義者乃一切被統取階級之先鋒，當掌握政權，引導全國民衆，進入於社會主義的秩序之中，如俄國之布爾札維克主義是也。但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之獨裁，其意義大與此相反，關於此點，吾人已述於上。再言之，無產階級之獨裁，當以真正之民主主義爲基礎，又惟於普通選舉實行之時，始能實現。蓋民主政治，爲多數決之政治，勞動階級之人數，常佔大多數，故普通選舉施行之時，勞動階級，在議會之內，必佔多數，故可用多數決之力，而現出實質的獨裁之狀況也。由此觀之，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之獨裁，併非無視民權，反而謂民權發達之結果，自可生出無產階級獨裁之狀況也。

三就民生主義觀之，中山先生曰：「民生主義就是社會

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故民生主義之目的，完全與馬克斯主義相似，不過實現之法，有所不同耳。

馬克斯關於改造經濟組織之意見，完全根據唯物史觀。

其言曰：「一種社會組織，若其一切生產力，在舊社會中，尙有餘地，許其發展者，非完全發展之後，決不顛覆。

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已醞釀於

舊社會中者，決不出現也。」是則新社會如何建設，當視

舊社會之物質的條件如何，而定之也。今據馬克斯之言，

社會之進化階級，可分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資本

主義的，及共產主義的數種。此數者「不能越級而進，亦

不能用立法以排除之，」必以社會組織束縛生產力之發展

爲條件。其由資本主義的社會，而進於共產主義的社會

也，亦不能逃此理。故馬克斯又曰：「產業比較的發達

之國家，對於產業比較的未發達之國家，可指示其將來之

影像。……此實一國民可做學於他國，且得做學於他國者

也。」是則一種社會，若其資本主義已極發達者，則可推

移爲社會主義。反之，一種社會，若其經濟組織，尙甚幼

稚者，則當經過資本主義之階梯而後始能進入社會主義。

馬克斯之思想，若應用於中國，則中國今日應先仿學英

美德法，謀資本主義之發達，而後社會主義，始能實現。

此種思想，實若中山先生所謂「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者也。今日社會主義之思潮，日益激烈，而勞動階級之羣衆，日益覺醒，吾人若不及早預防，則必釀成擾亂之社會。故須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其法即民生主義中之「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是也。

平均地權者，「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對內政策第十四條故「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喫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甚麼呢？就是從定價那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爲公有。因爲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衆人的力量，經營而來

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衆，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故中山先生又曰：「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

節制資本有二種辦法，一爲節制私人之資本，一爲發達國家之資本，但二者當相副而行，換言之，吾人欲節制私人之資本，不可不發達國家之資本；吾人欲發達國家之資本，不能不節制私人之資本。國民黨政綱，曾舉其最低要求曰：「企業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如是，「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

土地問題，既已解決，而資本問題又有辦法，其能漸進而入於共產主義之域者，事之至明。但吾人由此，亦可推知實現民生主義之手段與實現馬克斯主義之手段，如何不同者矣。故中山先生曰：「我今日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

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孟武同志這篇文章，是以很客觀的態度，作很冷靜的研究，把考茨基和列寧打了好久的官司，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幾千字的短文解決了。就是他確定的宣佈俄國布爾札維克是背叛馬克斯的。不過在馬克斯主義和孫文主義的比較一節中，我們不能不認爲有些缺陷。就是關於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三民主義的革命論和階級鬥爭的革命論，都沒有比較研究。我們很希望孟武同志和一般讀者，要以民生史觀爲根據，說明唯物史觀的不完全，以三民主義的革命論做基礎，說明階級鬥爭的革命論的錯誤，才能引國內的思想界，上正確的道路。

佛海



羅素論政治上的決定力

束 疑

羅素是不很相信唯物史觀的。本來人是情欲動物，而政治不過人的共同生活的一種方法，就令人類社會制度的變遷推到最後，未嘗不可以拿生產力來解釋，但是日常政治是頗爲人的情欲所影響的。所以羅素說：『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廣大事變，乃由物質條件與人的情欲交相作用而定。』而人的情欲對於物質條件的作用，又爲智力所變動。這是什麼意思呢？今請簡單述之。

從情欲說起：羅素把人的情欲統分成兩大類。爲在政治學說上方便起見，所以他的分法與心理學中應當採用的分法有些不同。兩類中第二類是依附第一類而起的。第一類可以叫作根本情欲，第二類便可以叫作附屬情欲。

所謂根本情欲就是對於生活必須的物事的欲望。飲食男女以及天氣冷的地方的衣住，都是屬於這類。所謂『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原是自古即曉得的。這種物事而有所危害，人所表示的暴烈活動，自然要無所限止。

根據這些原始欲望，便發生若干從屬欲望。從屬欲望，羅素舉有四種。一，所有欲，或叫獲得心。二，好名心，也可以叫作虛榮心。三，競爭心。四，權力心或權力欲。

所有欲，也就是廣義的所謂圖利之心，在歷史上，在心理學上，都可以從所謂積蓄本能推演出來；這個欲對於政治，根本重要是顯然不待言的。好名心就是喜好別人稱譽自己，這本是人類和許多別種動物之所同，大概乃起原于乞婚求愛。但此在成羣的動物間，除了對於可望伴侶者外，對於別的，也是很有存留的價值的。競爭心與權力心大概均由嫉妒發展而成。二者實相聯屬，但却非同物。

據羅素說，除根本情欲之外，獲得心，虛榮心，競爭

心，權力心：這些情欲就是差不多所有政治上所發現到事情的主動力。這四種情欲又因所謂羣隊本能而益強，并因羣隊本能而有了規制。但羣隊本能自身，以其本性而論，却不能算為一種主動力，因為羣隊本能不過只使羣隊聯合着去行動，並沒有定出要怎麼樣子聯合着行動，在人裏邊，也與在別的成羣的動物裏邊一樣，在隨便一種確定了的情況之下，凡是聯合行動，決定之的力量，都一半是羣隊的共通情欲，一半是對於領袖們的模倣。政治的技術就在使後者勝過前者。

上邊這種情欲，其作用也不盡同。其中只獲得心一種，直接關涉人與其物質條件的關係。此外三種，虛榮心，競爭心，權力心，都是關涉社會關係的。羅素以為馬克斯派的歷史觀中的錯誤，本原就在于此。馬克斯派的歷史觀，隱隱假定獲得心是一切政治活動的本原，其實不是事實。譬如，很多人甘心棄富而取權力與榮譽，更有的人國家習于把富厚犧牲了以與別國競爭，這些都是顯然的事，如何能說其單單為圖利。喜歡超過他人，喜歡在人上，原是差不多所有精力充足的人的共通性。不論什麼社會制，如要對於這種情欲，加以阻止，一定是站不住的。懶惰懈怠的大多數人，絕不是精強有力的少數人的對手。

就是普地所謂「德行」，據羅素說。也是由虛榮心而出一個支流；所謂「德行」其實就是別人稱贊什麼就照什麼樣子作的習慣。

至于物質條件的作用，歷史上實例比比皆是，不必多說。就如，照麥耶的史的曙期書中所舉世界攻勝戰取的最大的活動，其中四個，就都起于阿刺伯地方的旱災，因為這種饑饉，故使其地的游牧民族轉移到別的本已有人住着的區域去。回回教徒的興起就是這四種活動的末一個。在這幾種情形上，原始的飲食需要，本都足以發生事變；可是要滿足這種原始需要，便非攻勝戰取劫掠侵略不可。因此前舉的四種附屬情欲，自然很快地就要活動起來，近代工業國家的攻取侵掠，差不多完全以這幾種附屬情欲為主宰。因為指導的人本已無飢渴之虞。他固也許自以為工商業要受危害，其實這不過是虛幻之想。所以有這種虛幻之想，大半是虛榮心與權力慾指使的。

今當說人智力的作用。智力對於物質條件的作用，可加很深的變動。將來這種變動且許可像土木工程一般地明細準確。但照歷來的樣子，則都還是非科學的。即如，美洲初發見的時候，人所欲求的，不過金銀；當時最先定居的地方，并非現在最有利的地方，就是為此。又如德國得了

自塞瑪的方法，遂造成了德國鐵鋼業。近代有許多用石油的發明，遂對於石油發生了一種需求，這種東西在近代國際政治上已成了一種主要的勢力。

對於政治有這種深宏的影響的智力，由上舉之例，當已可見，並不是政治的，乃是科學的，工業的。就是找出如何使自然有裨于人的情欲的那種智力。再譬如重石（一種金屬元素）以前本沒有價值，可是等到發現出來它在製造開花砲彈與電燈上很有用處。人遂不惜為爭得重石而自相殘殺。這種變遷原因，就在科學的智力。

廣汎言之，世界的進步或退步，就看獲得心與競爭心間的軒輊。獲得心有創造的一方面，是可以幫助進步的，競爭心與忌刻相聯屬，則可以助成退步。譬如西洋從拿破崙以來，到一九一四年以前，以大體而言。實以獲得心占優勢，其時也為西洋近代的黃金時代。可是一九一四以來，競爭心大盛，世事便日趨日下了。本來如從智力得到改良的生產方法，用處本有兩途：一方面固然可用以增益一般的富裕，加大普通人應得的分兒；同時也可以把社會的勞力省出來，去幹殺敵的營生。近代西洋就是這樣的。因為有了科學的智力，人的競爭敵愾心，遂得充分地放縱。其程度實為上古原民雖所欲及而不能者。這豈非由于科學

的智力使不胥手賤足以從事生產必需用品的人，加多了的緣故？將來科學的智力也許達到竟使得競爭心能把人種絕滅了。羅素說，「這就是停止戰爭的最有希望的方法。」羅素每每講到人事，其痛心之極，由此可見一般。

可是如有人不喜歡那種方法，則也未嘗沒有別的方法。別的方法就是在科學的心理學與生理學上多用一番研究工夫。近年由堪恩 Cannon 著有痛餓懼怒時身體上的變化，一班人的研究，已經漸漸曉得情緒生理上的原因。將來也許竟可以用生理的方法把人民情緒的性質全盤改變了。但這仍然不能太樂觀。到那時，這種改變人性的能力怎麼去施用；不免又要看統治者的情欲如何而定，大概那時那個國家（政府）能把人民的好戰性發展到合乎外爭所需的程度，而不至釀成內鬨的程度，勝利當歸那個國家（政府）。可是一定保證統治者肯求人類的共善，這是沒有這種方法的。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能假定改變人的情緒性質的能力，會使人類進步？

如人願意減少競爭心的話，也還有一種顯而易見的方法。即是分權，不把權力集中，實行真正的民主。這頗有些彷彿「分治合作」之說的意思。本來人的爭競心情，每因出權的習慣而益強。所以，別的事情如都一樣的話，一個集

權的國家(政府)定比一個權力分開的國家(政府)更好戰。
在不喜歡戰爭的人，這確又是一個反對一切樣式的專政的
理由。可是人之不喜歡戰爭，殊不像平常所想像的那麼
普通；在喜歡戰爭的人又何嘗不可以用同一理由來主張專
政。

人的情欲既如彼，其影響政治又如此，政治社會歷來的
情形，當然難怪其然。那麼，到底就沒有改善的辦法了
麼？這倒也不然。最後的辦法在教育。這是羅素越來越注
重的；且近已詳細地成立了他的教育學說。但欲述此，當
俟更篇。

中國全國使用機器的工廠

佛

中國的工業狀態，大部分還是手工業，機器工廠工業所占的地位很小，近年以來，雖然逐漸近代工業化，但是
其中有許多是外國人所經營的，中國人自己所經營的機器工廠工業，就工廠數目和工人的人數看大約如下：

使用機器的工廠		二、電 機		一六、一〇五	
一、使用原動力的工廠		三、其 餘		一一、二七七	
二、沒有使用原動力的工廠		煤炭消費額		一、二〇六、三二二噸	
總計		工人人數		四〇三、四八八人	
原動力		一、男 工		二四五、〇七六人	
一、蒸氣機		二、女 工		六四八、五二四人	
機器數		總計			
三五三					
馬力數					
五三、五九七					



中國進出口貿易之比較觀

武培幹

就中國進出口貿易之內容以比較，有最顯著之二現象，大可供吾人之分析研究者，即出口貨多爲原料品，進口貨多爲製造品：

蓋我國自昔以農立國，現時仍未脫離農業國之地位，在現代諸國家中，除俄國擁有廣漠無限之西伯利亞大平原外，中國土地之廣，應居世界第二。全國之總面積，計四百三十萬方哩，大於日本三十倍，英國三十五倍，法國二十倍，美國一倍半。人口舊稱四萬萬，現據民國十六年出版海關華洋貿易總冊載稱，增至四萬四千八百九十餘萬人。以擁有如此廣大面積衆多人口之國家，土地氣候，恰又適宜生存；因之農林畜牧各業，無不可臻極盛；兼以礦產豐富，蘊含無盡藏之富源，是以我國出口重要商品皆爲天產品與原料品，蓋亦環境使之然也。

至於進口多製造品，乃中外工業發達與否之關係：彼歐西各國，工業革命最早，故製造業亦特別發達；日本雖爲後進之國，然其急起直追，亦遂傾向於大工業國之地位。彼等以大量生產之結果，過剩製品，不能不求銷場於工業落後之國家，此製造品之多輸入於我國也。我國自與歐西通商亦既有年，何以工業仍未發達；則以中外通商，限於通都大埠，因之新式工業，亦惟都會有之。此等新式工業，大都由外人草創，而華人踵效，遂以造成今日中國工業革命之現象。然此種「工業化」之程度，亦僅以通都大埠爲限，內地各處仍多營其渾渾噩噩之農業生活也。且此等工業，其創設之初，多爲便利出口貿易起見，乃所以應外人需要，而非純應本國人之需要；如榨油業，如蠶絲業，以及蛋粉工業等，固皆爲便利出口而設者也。至於純應本

國人士之需要而設立之工業，其規劃一切，現時遂臻發達者，如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煙草工業，肥皂工業等，實寥寥無幾；且所出產之貨，亦不足以供本國之需要。此外國製品所以仍有大量進口，進口不足，尙在我國內地設廠以與華廠競爭也。但此尙得諉爲國產不足，不能不仰給於外貨也；實則進口貨中，且有中國不能自製之貨甚多，如現時漏卮最鉅之呢絨與毛棉呢類，機器工業中之各種機

器，交通器具中之各種車輛，鐵軌，電報，電話材料，金屬工業中之各種鋼鐵製品，物理工業中之電氣材料，照相材料等，中國均不能自製，而須倚賴外貨之進口。斯則無怪乎進口貿易之多爲製造品也。

最近六年進出口貨總比較表

進口多製造品與出口多原料品之由來，既如上述；茲更就關冊所載進出口貨之內容，分類比較如下，以見此種現象，實爲現在中國對外貿易之一大特徵。

(A) 進口洋貨(單位千兩)

類別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飲食物及烟艸	一〇四・八〇一	三一・五九二	一九八・九五八	二四七・九一六	二七九・二〇五	二九五・七二七
原料品	一〇一・一七八	一二九・八四七	一五二・五二六	一六八・九〇二	一七四・八六三	一八〇・五〇四
製造品	四三二・六四三	五〇二・〇七六	五三九・〇〇三	五一・七〇九	四四九・八五〇	五一八・八五四
雜貨	一二・一五六	一二・一五七	一五・六三六	一六・五二三	一九・四八四	二〇・八六二
總計	六五〇・七七八	七六五・六七二	九〇六・一二二	九四五・〇五〇	九二三・四〇二	一〇一八・二一一

(B) 出口土貨(單位千兩)

類別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飲食物及烟艸	一七九・六三〇	一六九・八一二	一六三・四〇九	一六四・五五六	一九一・〇六三	二二九・五二四
原料品	二四三・一五二	一八八・七一	二〇二・一五二	二二九・四二八	二八九・〇一一	二九六・六一九
製造品	一九八・〇八五	一七〇・一六七	二一三・一三八	二四一・一七六	二五八・四一六	二三六・一八七

雜貨 一〇・二二二 一・二・九四一 二・二・五五七 一九・七三二 一四・四二七 一四・〇二〇

總計 六三〇・八〇九 五四一・六三一 六〇一・二五六 六五四・八九二 七五二・九一七 七七六・三三三

就上表可知進口貨中，製造品一項，輒佔進口總數二分一以至三分之一；實則飲食物及煙草中，亦多有製造品在內，如麵粉及紙烟，均每年進口甚鉅，彼等固皆製造品也。又雜貨一類，不過因分類困難之故；倘細加分析，即郵局包裹中，亦當含有製造品不少。是故就大體而論，製成品之進口，每年至少當佔進口總值三分之二，此不能不謂為進口貿易之一大特徵焉。反之在表面上，出口土貨中，原料品一項通常佔出口總值三分之一，然飲食及烟草中之貨物，亦多有供外人原料之用者；最著如大豆等，供外人之食用猶少，供榨油之用良多。又進口飲食物與出口飲食比較如次。

以上所述，或猶病其概括，然則就進口貨中察所謂「大宗」者究為何項貨物，以下即係關冊所稱為大宗進口貨與出口貨者也。吾人試一比較其貿易數字，與其對於總額之比較如次。

近年重要進口貨比較表(單位百萬兩)(百萬兩以下四舍五入)

貨名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進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棉貨類	二四七	三・四%	二〇九	三・〇%	三九	三・三%	一四	一・八%	一九	一・九%	一七	一・六%	一七	一・五%
米穀	五〇七	四・二%	四四五	六・〇%	八四	九・〇%	六三	六・二%	六二	六・二%	六一	六・四%	六〇	七・九%
煤油	五七	一・五%	六四	六・三%	六七	五・六%	五九	五・七%	六六	七・〇%	七〇	七・〇%	七〇	五・〇%
砂糖	五	一・七%	七・八	六・二%	六五	五・三%	五五	六・六%	六	五・五%	七	九・五%	八	八・三%
五金類	三・八〇	六・〇%	六六	五・三%	五三	四・九%	四九	六・七%	四	四・六%	三	四・七%		

貨名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
棉花	二八二.三	四〇.〇	四四.四	四四.四	四八.八	七〇.七	九三.八
紡織機器	七〇.九	七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三三.三	六.六	一.五
紙烟	三三.九	二二.七	六.〇	六.一	二.八	一.九	三.三
海產物	一三.一	一四.一	一七.一	一八.一	二〇.一	二七.一	二.五
麵粉	二〇.三	四〇.四	一七.一	一七.一	三〇.三	一六.一	二.二
紙張	一四.一	一五.一	一四.一	一四.一	二〇.一	二〇.一	二.五
菸葉	三三.一	一四.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三.五	二.一	二.三
人造靛	一五.二	一六.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二.一	一.六	一.一
煤炭	一四.一	一五.一	一.一	一.一	一.五	二.八	二.四
電氣材料	六〇.八	一三.一	九.〇	八.〇	八.〇	：	：
各項呢絨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五	二.六	二.九	一.六	三.六

近年重要出口貨比較表(單位關銀百萬兩)

貨名	民國九年		民國十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出口額	對於總額比例%
絲繭類	七.七	二.四	一三.三	三.〇	一四.一	三.七	一四.一	二.五	一三.一	二.九	一三.一	二.九	一五.一	三.四
豆餅	四.七	一.三	八.二	二.〇	九.七	二.三	七.六	一.九	一四.一	三.三	一八.一	四.三	一七.一	四.三
大豆	七.五	二.〇	五.七	一.四	六.九	一.七	七.〇	一.九	一四.一	三.三	一八.一	四.三	一七.一	四.三
植物油	：	：	三.五	〇.九	四.三	一.一	五.六	一.四	六.〇	一.七	一.三	一.三	一.八	一.八
綢緞等	二.四	〇.六	五.〇	一.三	三.六	〇.九	三.三	〇.八	三.〇	〇.七	三.〇	〇.七	三.一	〇.六
棉花	九.一	二.五	一六.二	四.〇	三.三	〇.八	三.三	〇.八	五.二	一.四	八.八	二.三	三.四	三.四

各種皮類	三	四〇	六	二六	二〇	三一	二六	三五	三	二八	三	八九	元	三三
茶	九	一六	三	三一	一七	二六	三三	三〇	三	二七	三	二九	天	三〇
蛋類	二	一八	三	三一	一七	二六	一七	二三	〇	一三	八	一〇	八	一〇
植物子實	六	三〇	八	二九	七	二四	一九	二五	三	三九	△八	二四	△七	三一
煤	三	三三	二	一九	五	二三	三	二七	三	二七	〇	二六	三六	三〇
米	七	六八	九	三二	四	二〇	五	一〇	八	二四	:	:	:	:
木	五	〇九	三	一九	三	二〇	三	二八	三	一七	九	一三	〇	一三
蛋白質	三	二二	三	一九	三	二〇	三	一六	七	二二	八	二三	三〇	三五
羊毛	三	〇六	二	一九	三	二〇	〇	一三	一四	一八	一四	一八	一五	一八
煙草	九	一六	一	二二	〇	一六	四	一九	五	二〇	一五	三〇	一五	一八

△連子餅 ▲桐油

在上述進口貨比較表中，吾人察知棉貨進口最多。棉貨即棉織疋頭與棉紗，固同屬製造品也。其餘若砂糖、五金、紡織機器、紙煙、紙張、人造絲、電氣材料、亦皆為製造品。統計此寥寥數宗進口貨，幾已佔進口總額百分之四十。所可視為天產品及原料品者，不過米穀、煤油、棉花、菸葉、海產物、煤炭、諸項，僅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二十四，五而已。反之就出口貨比較表一觀，出口貨

其輸至外國後，仍供絲織業作原料用也。餘如豆餅、大豆、棉花、各種皮類、雞蛋、植物子實、煤炭、米穀、木材、羊毛等，殆無一不為天產品與原料品，統計佔出口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可認為工業製品者，僅綢緞與蛋黃白、植物油數宗，然後二項要亦供工業之用。由此以觀，大宗出口貨中之製造品，其價額實尙不逮出口總值十分之一也。

我國進出口貿易之兩大特徵，既已事實證明如上；現所經製造手續，然僅能謂「天產品」，而不得謂為「製品」，以欲攷察者此兩種特徵之表現於我國對外貿易上，其利害關

係果何如乎？就經濟發展之歷程以觀，凡工業先進之國家，其所出口者多為製造品，所進口者多為原料品；反之工業尚未發達之國家，其進出口之情形，亦正相反。論者以為此乃經濟界自然現象，初無絕對之利害可言：蓋國際貿易之成立，原本起因於各國間之差異；國與國間，風俗人情，無一從同，因之此國所視為過剩物品者，而在他國或視之甚殷；彼工業發達之國家，以其資本雄厚，技術優長，機械發明等關係，為大量之生產，出品比較低廉；故在工業尚未發達之國視之，有時自較本國製造為合宜，而以進口為得計焉。反之，工商業尚未發達之國家，或以得天獨厚之故，自然產物豐富，而又不能利用，亦當以其餘額輸至國外需要甚殷之國為有利。此巴斯脫普祿 (Pasteur) 所謂「各國以其最宜生產之貨物出口交換其所不易生產之貨物進口。」即此義焉。

顧此說惟在理論上為然耳，而實際上在現時之國際貿易中，自由貿易極難實行，有等國家，方藉商業為侵略之具，互利之事，殆不多見也。即就我國言之：我國進口貨中固有多數製品，為我國所必需。而以自外進口為有利者；但日用品物。我國已能自製者，常以廉價外國製品之壓迫，遂不免於打擊衰落；而出口貨中之原料品，有時亦非盡

為我國有餘以之出口，乃外商以我國所產較之他國稍廉，遂收買以去牟利。由此以觀，進口貨中有若干為我國所不願進口者，而不能禁其進口；出口貨中有我國所不願出口者，亦不能禁其出口；致使國內重要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等，外受外國製品壓迫之痛苦，內感本國原料——最著如棉花與小麥——強運出口之箝制，斯則雖欲求本國工業之發達，又奚由哉！

由此以觀，進口貨多製造品，出口貨多原料品，其在我國對外貿易上之利害，要亦不可一概而論；吾人誠欲斷定某種製造品之應否多量進口，以及某種原料之應否多量出口，惟有就各種貨物之性質，分別以研究之耳。茲請先就飲食物及煙草類言之，

在飲食物及煙草中，近年進口之值，多至三萬萬兩上下，而出口之值不過二萬萬兩之譜。進口飲食物之大宗，即為五穀類，僅米穀一項，已年達一萬萬兩，（民國十五年進口數為九千萬兩）而出口穀類，總共不過二千餘萬兩，（十五年出口數為二十萬三千餘兩）其進口之值所以增多，原因甚多：年來水旱不絕，收穫銳減，此其一；內地各省軍閥動種鴉片，此其二；人口增加，地利有限，兵事擾攘，農不安田，此其三；交通不便，運輸為難，分配因以

不能平均，此其四。此多數之外米，其需要大抵以沿海一帶都會為最嚴。至於出口亦達二千餘萬兩則以東三省一帶接近日本朝鮮俄國，彼等倚賴東三省之小米甚切焉。其次麵粉類之進口，亦年年增加，而出口則年年減少。增加之速，最近由每年二百萬兩，漸增至三千萬兩上下，出口減落，則由二千萬兩減至三、四百萬兩。本廠粉不勝外貨之壓迫，於此可見，其原因則由年來外國麵粉，以無稅進口甚旺，而我國所產，在東三省一帶之銷路，又幾為日本蠶食淨盡也。又糖類之進口，近年達八九千萬兩，出口不過三、四千萬兩；兩相比較，出口土糖僅佔進口糖類二十分之一，此真所謂碩果僅存者矣。酒類進口，最近數年皆在五、六百萬兩以上，而出口不過一百萬兩之譜，且多銷行於南洋華僑，於此可見我國年來奢侈程度之增進，誠有加未已焉。更就牲畜類與肉類以觀，近年出口之數，輒達一千萬兩之巨，（二項合計）而進口之數，曾不出六、七十萬兩，此乃外商因外國肉食價昂之故，至中國大肆收買，出口遂以增多。聞近來英商和記公司頗有操縱中國牲畜出口之資力，以致中國肉食奇昂，無形中增高人民生活程度不少，此種弊害，注意者殆渺。蛋類出口，近年達三千萬兩，進口不及十萬兩，其情形亦正與上同，惟其弊害不如牲畜肉類

之甚，且容或有利焉。海產物之進口，曾達三千萬兩，而出口數不及十一，此項漏卮，年亦不少。攷其來源，十九由日本進口，然日本固嘗侵略我國漁權，而就我國領海捕魚，以剝奪我國固有之利權者也。以我國沿海漁區之廣大，而每年尙有三千萬兩之大宗魚介進口，漁業之不發達，滋可傷矣！

其次就原料品類言之，近年出口進口，均有逐漸增加之趨勢。惟出口之值，常遠過於其進口。此則因出口貨中本以原料品之出口為最多也。十二年原料品之出口數至超過進口數近一萬萬兩，亦云巨矣。惟查出口原料品中，僅棉花一項，以不應出口而出口外，餘皆以出口為較有利。蓋棉花在進口貨中，每年尙有六、七千萬兩之進口，（十五年進口數且達九千三百餘萬兩）其需要之殷，可見一斑。乃出口之數亦年達四千萬兩之巨，則因出口棉花，常受外商操縱，故意令棉貴紗賤，以遂其挾制之陰謀。我國廠商，無論如何，惟有躉進大批印度棉花，以為彌補耳，（民國十五年之進口總共為二百七十餘萬担，而印棉獨佔一

五二九。〇三二担）

除棉花外，其餘出口原料，如禽毛，羊毛，以我國此時毛織工業尙未發達，全然不能利用，自當以出口為宜；若

除棉花外，其餘出口原料，如禽毛，羊毛，以我國此時毛織工業尙未發達，全然不能利用，自當以出口為宜；若

蠶繭與亂絲頭，以製造技巧之不若人，亦或以出口爲有利；苧麻等類，我國除自用以織夏布外，仍有餘額可以出口；惟煤炭一項，十五年之洋煤進口，尙達二千七百餘萬兩，何以我國仍有上二千萬兩之國煤出口？此蓋因北方一帶之煤炭，運銷南方，稅捐苛重，轉不若運銷外洋之合算；而南方蘇浙諸省所產之煤，出產量近亦逐年增加，除供給上海附近之用場外，運至他處，亦不若運至外洋爲有利。此每年之所以有近百萬擔之國煤運往日本香港俄國等處也。至於進口亦達上述巨額，乃因我國自產之煤，有時不如外煤質料之佳，不足以供輪船汽車之用，故不得不由日本等處進口也。（他如戰爭阻礙交通，以用日煤爲便，則屬臨時的原因，不足爲例也。）木材出口情形，亦幾類似。中國近年至須近二千萬兩之外國輕重木材進口，而出口之數，十二、三年亦曾超過二千萬兩以上。何必「楚材晉用」，定須由外進口？一致內容，始知進口木材，多由美國加拿大等國進口，而出口木材完全操於日商之手；蓋日人在東省設有探木公司，其所產額，除供給我國用途外，亦多運往日本朝鮮香港等處，所謂木材出口之真相，乃如此耳！生皮出口，僅牛皮一項，已年達六百餘萬兩，而熟皮革之進口，至達一千萬上下；我國製革業之不發

達，於此可見，實則我國粗製皮革，各地均優爲之，惟上等皮革，仍不能不由外國進口，是在努力改良技術，則此項漏卮，亦大可杜除也。裘類出口，爲我國所極宜增進者，西北一帶，天產富饒，各種粗細裘類，出產俱豐；但近年出口，不過五六百萬兩，而進口之數，有時亦值四百萬兩以上，此人爲之不減，無庸諱言也。礦砂一項，近年出口寥寥，以中國爲礦產最富之國，此項原料，實大有發達之可能；而出口僅錫，錫二項，稍佔重要；然即此二項，在世界市場中，已有相當之地位；錫之用途，舉凡兵工廠，船廠，機器廠，造幣廠，皆有需要，惜採辦之權操於外人，致近來出口，已較衰落矣。

在出口原料品中，植物子實一項，如棉子、胡麻子、菜子、芝麻等，本多爲榨油之用，惜我國榨油工業不發達，故仍多以子實直接出口，惟較之從前似稍減少！以我國植物子實之特爲豐富，榨油工業實有蔚爲極盛之可能，如果發達，則以油類出口，比較有利，而副產物之足以裨益農田，猶其次也。至於植物油在工業與食物方面之價值，本極偉大；但我國現時實已呈供過於求之現象，故非設法求出口之增進不可。論者嘗謂原料品不宜出口，若現在中國出口之植物油籽與植物油一不出口，則其影響於一般生產

業者當匪淺鮮焉。又榨油之副產物，各種油餅，現亦成爲大宗出口貨之一；如豆餅、花生餅、菜子餅、芝麻餅等，在肥田之價值上極大，我國一方面既有五六千萬兩以上之油餅出口，而他方面尚須仰給肥田粉（即智利硝類）之進口，豈非一大矛盾現象？夷攷其實，則我國農業知識不發達，不知利用油餅肥田，猶其次，油餅因出口而價格增高，農民無力使用，以及運輸不便，不能輸至內地而轉以運往日本爲便，則其主要原因也。此種情形，不僅油餅一項爲然，類此之出口之原料，猶甚多，中國關稅主權一日不收回，交通事業不即行改善，則固無法以遏止此種變態情形之發生焉。

更就製造品以觀之，進口製造品近年嘗達五萬萬兩，而出口不過半數，相差蓋在二億五千萬兩以上也。此二億五千萬兩中，進口棉貨（連棉紗在內）之超過數，即達二萬萬兩，是以吾人應即提倡棉織業。蓋棉織業一發達，國際貿易之逆轉形勢，可立即改換；棉貨之關係重大既若此，則吾人現時縱不能迅速發達本國棉業，亦當從消極方面抵制外貨之進口，亦屬至要之治療辦法也。須知中國現時之入超數，每年不過二億數千萬兩，（民十五入超數爲二五九，九二六·四八二兩）苟能抵制二億兩之棉貨進口，則就

全體對外貿易以論，已不啻力爭上遊矣。惟是抵制方法，在現時中國頗不易言；關稅制度徒利於外貨之推銷，而不足以保護國產；人民心理又樂於用外貨以自炫，是則根本解決，一方面固須修正不平等條約，一方面仍須國民之愛護國貨，方能制止外貨之進口也。

進口製造品中，除棉貨之進口，爲強迫的性質，根本足以危害我國產業發展外，其餘各貨進口之利害關係，亦殊難急切判定。如呢絨類不用固佳，然有時需用，仍不能不用外貨，以中國固少代用品也。他如各種機械，在目前尙應獎勵進口，以促進工業；鐵路材料亦以外貨較爲合用，五金等類，以中國鋼鐵業之不發達，用外貨亦屬不得已之辦法；電氣材料，情形相類，亦非外貨不可；玻璃工業，我國近來稍有進步，而每年尙有五六百萬兩之進口，其足以阻礙本國玻璃業之發展不小；粗細磁器，本中國之特產品，一自外貨侵入，現亦年達二百萬兩之漏卮；搪磁器物，近雖有所仿造，而進口之數，尙達二百萬兩以上；此外，人造絲織綢緞，近猶年在二百五六十萬兩，其有礙於國產綢緞之銷路，亦至可注意者也。（民十五人造絲進口爲五百三十餘萬兩，人造絲綢緞類爲二百五十餘萬兩）在進口製造品中，尙有極可注意之一事，即染料類之阿

尼林進口，近年值一千萬兩以上，人造靛且達二千萬兩以外，合之其他染料，每年進口總數，輒在二千五六百萬兩上下，幾與呢絨類及毛棉呢類合計之進口數相當。以如此鉅大之數，而一般人初不如呢絨之倡言抵制，豈不可異！論呢絨在中國尙無相當之代替品，是雖欲抵制而無可抵制；至於人造染料之進口，固明明奪我國固有天然染料之利權者也。何以一般人坐令天然靛業之日就衰頹，而不思補救？攷歐戰以前，我國染料出口，尙達百萬兩以上，自人造染料進口特盛後，出口逐年低減，近且二十萬兩之數尙不及，以與進口染料相比較，只佔其十五分之一耳。人造染料之優於土靛，亦不過手續簡單，色澤鮮明已耳；然其耐久經洗，有時尙不及土靛，此觀於地毯工業之常以人造染料失敗，即可爲證；奈何國人爲淵驅魚，竟以推銷洋貨

之較有利，致令國產染料無由振興，豈不可歎！

最後吾人就雜貨類之進口貨比較以觀，尙可發現兩種重要進口貨物：一爲入口鴉片，卽所謂洋藥者，在關冊上，僅年只有三四十萬兩；實則私販通行，每年緝獲之數，已在數百萬兩以上，實際上之漏卮，恐年不下千萬兩也。二爲軍械進口，在關冊上亦年只一百六十萬兩，實則現時武人橫行，貪贓所得，卽謀厚植兵力，一購買外國軍械，卽爲唯一支出贖款之途，每筆交易，輒在數十萬兩以至數百萬兩，豈僅關冊上區區一百數十萬兩之微額。蓋是等貨物，均由中外大力者之勾結，祕密進口，故不能見之於關冊也。鴉片與軍械；本各國所公認爲違禁品者，而在中國不免爲漏卮最鉅之進口商品，此中國之窮與亂所以終無已時也。



經濟復興中的德國

李際閻

第一 德國戰時的財政狀態

要說明德國的經濟復興，須先知戰時德國經濟財政的大概情形。現在先就戰時財政觀察一下：德國政府於一四一四年八月四日開戰之始，召集所謂臨時軍國會議，提出中央銀行德國帝國銀行所慎重擬定關於戰時經濟財政的十七條緊急法案，當時滿場一致通過。（在英國雖相當的感知歐洲戰爭不可避免，但是在倫敦實業界占重要地位的英蘭銀行，始終沒有專注精神，暮氣沉沉的過去了。因此，等對德宣戰的時候城市確實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所以除日美等三四國外，全世界列國經濟界，都不得不宣布付款延期，其混亂情形，可以想見了。）政府根據此種決議，立刻停止兌換帝國銀行發行的銀行券，而以之為不換紙幣，使該銀行可以應軍國之緩急，無制限的發行紙幣。

一面另新設一貨金庫，（Darlehnskasse）而使之發行等子政府紙幣的貨金庫券。對於商人_之因戰爭的原因，致預備輸出的貨物，及製造此等貨物所用之材料，以及開戰爭警報送歸本國港灣內之商船中之貨物停滯於手中，而苦於處分者，使其以這些商品及其他所有商品，土地之出產物，工業品，有價證券等，有體動產為擔保，向貨金庫借款。照這樣，帝國銀行和貨金庫，在某種程度內，各有專業，前者專做軍國政府的戰時財政機關，後者做民間經濟的借貸機關。

因為要使這個中央銀行「帝國銀行」，能盡其為政府財政機關的任務，所以賦與牠無制限的發行不兌換紙幣的權能。軍國政府賴發行此不換紙幣，財政部證券，與戰時公債，而運用其戰時財政。現在將其大概情形，略述一下：自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軍國會議。作為緊急處分，與

政府以支出五十億馬克戰費的權能後，（後來直至戰爭的末期止，議會常常擴張政府這個權限，）政府即因籌兩個月的戰費，發行財政部證券，使帝國銀行貼現。該行遂應着緩急賣之於市場。政府用這個方法，向帝國銀行所借的款，到同年九月卅日，已有二十六億馬克之多。而帝國銀行貼現財政部證券，不過是貸政府以不兌換紙幣。政府即用此紙幣，購買軍需品，所以市場也就增多這種流通貨幣。政府在發行財政部證券，而籌措戰費的時候，已認定發行戰時公債的時機，於是九月九日，募集第一次公債。其應募已達四十五億馬克。所以用這筆款，償還前用財政部證券作抵押，從帝國銀行借來的臨時借款的全部；使該行收回同額的不換紙幣，而且尙能以募入金的殘額，籌辦同年十一月止的戰費。等到第一次公債支出告罄後，政府再發行財政部證券，而使帝國銀行承受貼現，用以融通戰費。此種財政部證券的發行額，到一九一五年三月，已經達到七十一億馬克了。但是同月發行之第二次戰時公債的應募額，有了九十一億馬克，所以能再償還以財政部證券作抵押的臨時借款的全部，且得多少餘額，用以充當此後的戰費。

以上所述，簡單言之：帝國銀行貼現的財政部證券越

多，就是借與政府的不換紙幣的發行額越增加。而借與政府的不換紙幣，又因做軍需品的購買費，兵士的給養等，直接間接流入一般民衆的手中，人民購買戰時公債票的時候，又用這個不換紙幣，或由帝國銀行買來的財政部證券。所以用發行戰時公債的方法，政府即能從市場收回與發行額同數之紙幣，與財政部證券。如果市場物價，因流通紙幣的增加，致有騰貴的趨勢，政府就發行戰時公債，而收縮其流通額，以抑制物價的騰貴。所以戰時公債這種長期公債，（一小部分乃發行國庫債券）財政部證券這種短期公債，及普通學者認為一種長期公債的變態國債（不換紙幣，）三樣東西，互相連貫，而循環往來於政府，帝國銀行和國民之間，以運用維持戰時的財政，并抑制因增發不換紙幣而發生的物價騰貴，以保持戰時國民經濟的安定。

德國直到一九一六年夏天止，都是完全行使這種手段。而到此時期止，國民對於戰時公債的應募額，都是超過政府發行的財政部證券的總額，所以政府每次都能償還該證券的全部，而且尙有剩餘。這實足以充分誇示其戰時財政經理的巧妙。然而一九一六年九月末，財政部證券的發行額，已達到一百二十八億馬克，而當時第五次公債的應募

額，不過一百零七億馬克，以新應募額的全數，尙不能償還財政部證券的全部，而戰費則一天一天的增加，尤其是所謂與登堡計劃實施以後，戰費更加激增，（英法聯軍方面，尤其是英國，欲用優勢的武器驅逐德國出西部戰場，所以大規模製造武器，送到戰地，因之西部戰場的戰鬥，極其猛烈。因此驚動了的與登堡將軍，乃決意着手大規模的製造兵器。德之工業界，一時陷於大混亂，職工的工作，因之激增，而高出乎戰地出征者的薪俸之上，過激社會黨人，乃得乘此時機，對兵士作終止戰爭，遷移戰地的宣傳，因此就啓德國軍國主義崩壞的端了，）戰時公債的應募額，不能供其所需，其不足額，乃以短期公債來補償。所以短期公債，因之增加，而不換紙幣的發行流通額，益發加多。在別一方面，帝國銀行賣向民間的財政部證券，又逐漸減少，所以用這個方法收回不換紙幣，也漸感困難，而物價的騰貴，就成爲不可避免的形勢了。

德國戰爭第一年（戰爭第一年，就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到次年七月，）的戰費平均每月約十七億馬克，第二年平均每月二十億馬克，第三年，平均每月三十億馬克，第四年平均每月三十八億馬克，一九一八年八月至十月，每月平均已達四十六億馬克了。但是戰時公債的應募額，已如

前所述，不能與此保持步調，所以短期公債的發行，和不換紙幣的流通額，惟有趨向於增加。在第九次公債發行以前，——一九一八年九月念三日以前的短期公債，已經達到四百九十四億馬克之多。但是第九次公債的應募額，不過一百零三億馬克，雖全部用來償還短期公債，然而還剩下約四百億馬克的短期公債，移交於革命政府。

以上已說明德國軍國政府運用戰時財政的概要。但在戰爭的中途，確定債——戰時公債的應募額，不及流動債——財政部證券的發行額的時候，不換紙幣流通額的增加，當然使物價生不自然的影響，而促其騰貴，至令國民經濟發生動搖。戰敗革命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不換紙幣對金馬克的相差，爲一〇八%，較之戰前的半價，已再有跌落。

許多人以爲英國課賦了大規模的戰時稅，謂其政府與國民，處理軍國的決心，極其鞏固，德國沒有這樣辦，多依賴戰時公債，因此非難牠；但是這個非難，實由于不懂兩國國情的差異。英國於十三世紀，愛德華一世（Edward I）樹立大陸政策以來，務使歐洲大陸中最強大的二國，互相爭戰。對於弱小國家，或交戰中形勢不利的國家，則貸以軍費。若該國由此而佔優勢，卽再用金錢援助其對敵國。用這樣方法，來延長戰期。等到交戰兩國疲憊困頓，達到

極點，而至講和的時候，英國對兩國用債主的地位，可執牛耳。而使締結最有利於自國的媾和條約；以坐收漁人之利。其國民又乘機製造或販賣軍需品，博得絕大的利益。

該國因此計劃發行公債極多。如西班牙戰爭時，（一七〇三—一七一三）發行約二億一千五百萬元；法西戰爭時，（一七九三—一七四八）發行約二億九千二百萬元，「七年戰爭」時，（一七五六—一七六三）發行約六億元。「七年戰爭時」，普魯士財政的窮迫，實已達於極點。「一則曰金，再則曰金，三則曰金」的話，乃普魯士某將軍窮苦到極處的悲鳴。可算能幹的佛勒得理格大王因戰費的窮困，致數次圖自殺。但是這時候得着能賴以繼續戰爭的軍資金，全是英國的關係了。在拿破崙戰爭時，僅有不足一千萬人口的英國，約募得五十億三千圓之巨額國債。由此可知英國人民由戰爭博得的大利了。（拿破崙戰爭中。大陸諸國的人口，毫無增加，僅英國激增，此種增加了的人口，因不耐戰後之凋敝，相率往加拿大澳洲等處工作，因此多數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得植根基於殖民地，而使其根基鞏固）英國從拿破崙戰爭以後，都採取籌借戰費，務靠租稅的原則。因為以戰爭為絕好營利事業的國民，當然可把戰時稅作生產費的一部來負擔。所以拿破崙戰爭時總戰費的百分

之四十七，克里米亞戰役費的百分之五十三，南非遠征費的百分之三十二，以及世界大戰戰爭戰費的百分之十七，都是由租稅籌出來的。

當世界戰爭發生之始，英國政府對其國民盛唱其戰時的傳統的標語 *Business as usual*。以後因為德國意外的强悍，不能得到其所希冀的營利的效果。但是較之其他交戰各國，因為以高價販賣軍需品與友國，國民已經由外國榨取了多大的利益。（英國裝做支出聯合列國戰費之財政部的樣子，但是其實並不是這樣。用俄國做例來說，俄財政部大臣。因戰時財政困難，不絕的往來於聖彼得堡與倫敦之間，與英國方面交涉戰費借款，而商議甚不易就緒。後由俄國用巨額的現金做擔保，向英的借款，纔告成功。而借與俄國的款，並不透現金往俄，却深深的保管於英蘭銀行的金庫中，全數用作向英購買軍需品的經費。雖一毫一厘，亦不能用於別方面。俄國的向英借款，原有幾分整理戰時財政的目的，竟全然不能達到。因此俄國對戰爭，感覺到厭惡，所以計劃對德單獨媾和。但是英國早就偵知了。以為僅有駐俄大使一人在俄，不甚可靠，遂更派有為的政治家赴俄，共同策劃。因此遂有克倫斯基的革命。德國的魯登脫夫將軍，因之驚動，將當時隱居於瑞士的列寧

促起，用特別列車送之往俄，使其驅逐克倫斯基，而作樹立赤俄政府的基礎。但是德國以後即爲其所擁立之列甯與特羅斯基所苦。）所以英國對於人民所獲的利益，作爲戰益稅，課以百分之五十，隨即加至百分之六十，後更加爲百分之八十，這也是世人視爲驚異的。但是該國的戰益稅，是專課以製造販賣軍需品爲業的工商業者的稅。而這些商工業者，却抬高軍需品的價格，約戰益稅的十分之六，或十分之八，將其轉嫁於需要者的本國政府，與聯合側各國。所以課稅並不見得是該國國民高尚愛國心的流露。而且英國放棄其多年主張，採用徵兵制度時，考其實蹟，國民真誠之風，實遠不如德法。至於德國舉國從事於戰鬥，所有家庭，擔負二重三重之血稅，若再重課戰時稅，從軍國政策上看起來，是要大加考慮的。（法國與德國同樣不能課賦戰時稅的原因，除繁盛的北部地方，被德國占領等事情以外，主要就是因爲這點，）況且德國是聯邦組織，在憲法上各聯邦保有直接賦課的權限，德帝國只能賦課消費稅。所以在這戰禍擾攘的時候，若要將此種組織根本的改組，不特帝國與聯邦間不容易得圓滿交涉，且不是適當的時機。而消費稅中收入最多的關稅，因敵國封鎖海口，及德政府由軍國的地位，獎勵輸入而免稅，或

禁止奢侈品類的輸入等等原因，關稅收入，非常減少。若於其他消費稅，課大規模的戰時稅，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該政府聲言戰爭將告結局，不久可由敵國得多數的債金，以鼓勵人心。同時，又因漸次積成巨額的戰時公債的利息，也由戰時公債籌付，不特不合理，並不方便，所以纔出於賦課戰時稅的方針。美國塞利格曼教授，以爲德國因一面自信於短時間內，可以獲勝，一面以爲戰勝可得賠償金，所以對戰時稅之賦課，不甚熱心。這種觀察的失當，後段所述，就可證明。

第二 德國戰時的經濟狀態

觀察德國戰時經濟的時候，可以知道德國有識者，無論官民，接到英國對德宣戰的報告，立刻直覺的感覺得戰期將要延長。這是稍微理解英國的人，知道該國既經參戰，必定用他的巧妙外交術，引許多國加入戰爭渦中，自己做債權國，優游其間。所以A.E.G.即Allgemeine elektrische Gesellschaft 的總理，——革命後居外交總長要職的拉得那氏Walker Rathenau，自接到英國宣戰報告，即感到軍需品之將來，不勝爲軍國焦慮。英德開戰僅過四日，拉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八日晚，訪問普魯士陸軍部軍務局長，

陳述意見。該局長所見，亦與一致。次日，當時陸軍大臣法魯肯罕，立即延見，請為軍需品動員的組織者。拉氏首先將軍需原料，分為金屬，化學，工業品，棉類，毛類，麻類，皮類，木材，及有機物等類。全國開始這些原料的總動員，沒有好久，這個新設的原料調節局，事務員的人類，僅次於普魯士官廳中陸軍部，交通部，而成為一大衙門了。一九一五年春，陸軍大臣由大本營回到柏林，就拉氏問原料調節的經過。拉氏答覆關於貴重原料前途計劃，已經確立，已使戰爭全然特立於軍需品原料之外，而請其安心。但以後不久，即飄然去職，仍復 P. E. G. 公司。夫以聞一平民的意見，次日即與以重要的地位，使負軍國的大任，在官僚式的德國人，官民都實在想不到。僅數時間內，即斷行此事的陸相法氏，以大公司總理，獻身當此難局的拉氏，實在都算脚色。德人至今，尙推獎不已。因拉氏的努力，德國停戰當時，恐生缺乏的原料，尙可以供應半年的戰爭。若果美國塞利格曼教授，讀了此節，必定覺悟彼以德政府因信短時日可得勝利，而由敵國得到賠償金，所以不熱心於戰時公債的語，實是皮相了。

軍需品材料，如前所述，由有天才的拉氏，以陸軍部為背景，在商的組織之下，調節得極巧妙。但是網羅大學出

身的優秀者，而有濟濟多士之稱的內務部，（農林商工的事務，都包含在內，）辦理食料品調節，一面既失時機，別面又重組調節機關，為屋上架屋之舉，所以都歸失敗。官僚式的且深信官吏與軍人為雙壁之國寶的德國人（尤其是普魯士人）也痛感官吏到底不能掌理經濟事業。但是這并非官吏個人的罪，實官廳組織不良所致。無論何國，都是一樣。

德國的物資食料調節，已略述如前。若就戰時經濟全體大概觀察，德國於海於陸，都被封鎖如鐵桶一般，戰事愈延長，食料品愈窮乏，這是當然的事。然封鎖無論如何嚴密，誘之以利，敵國人民仍可使之供給物資，德國以此手段，得有相當的秘密輸入物。但是帝國銀行因為要對內外保持德國戰時經濟的信用，急於要保有二十五億馬克的現款。所以除攻城野戰，必須使用的範圍以外，國民誓死忍耐缺乏，一面由荒地開墾，廢物利用，代用品的製造。集約農作法，空中窒素的榨取，食料品的國家管理，及給勞式的分配，輸出入貿易及外國匯兌的國家管理，防止國內資本的秘密輸出，可作軍需品材料使用的家具類，梵鐘，銅器，等的徵發利用，布勒門市的棉花市場，及柏林與漢堡的銅市場的在庫品，（此等中央市場，前僅英國有之，

後德國由經濟上的發展，欲脫離英國國際的束縛，總設立此種棉花與銅的大陸中央市場。這個就做了不出產銅與棉花的德國之出師準備品了。英國因國際經濟發展，差不多無出師準備品的必要。其他國情相異的國家，是不能模倣的。至英法謂德國十年以前，已作戰爭的準備，將棉花，銅類深藏地下室的話，這是遮飾自己弱點的宣傳，（一面攻路比利時，波蘭，以及與土耳其同盟，以開獲得和輸送物資之途。

總而言之：戰爭中的德國，經濟上，在各方面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同時應付物資的缺乏，盡力行節約主義。（雖然如前段所述，因興登堡計劃，節約主義大被破壞，）因此，一面發揮其大規模的戰鬥，而其戰費總額，實較英國為極少。

戰爭的時候就德國國民方面看起來，他們一面苦於生活上的缺乏，同時無論什麼東西，只要能生產，軍國政府總要用高價買去些。所以人民得了物品之代價的不換紙幣，囊中時常飽滿，可以優容的以之應募戰時公債。一方面政府於四境的局部戰，常為有利的發展，所以關於戰時公債募集的時機，不須如英法那樣費苦心，必於春秋二季發行。那時候不能流出國外，只循環於國內的資金，有源源

應募的餘裕。這一點，埃向亦略相同。故德國雖如此困苦缺乏，然運用戰時經濟財政，較之英法聯合諸國，實為容易。但是用上述的手段，蒐集生產的物資，是有限的，戰局愈開展，物資愈缺乏，商家的貯藏品，日日減少，又不易填補，到戰爭末期，存貯屋與倉庫，僅存空屋，許多商店，不過陳列少許商品，作為開店的表示而已。且多係模造品，代用品。即就食用品言，假造的亦極多。德人心理狀態，多藉此以自慰。又所為食物增多之法，也極極一時。例如麵包，乃用少量的麥粉與多量洋薯，混合來增多。但洋薯太多，燒時即感困難。又再用與麥粉不相識別的極細粉末之鋸屑，混入其中。經過四年多之長時日，而三分之二的日期，在這樣生活狀態中。尙且打散八面的敵人，不知是由德國的強，還是因英法等國文明太高了呢！

英法方面，與德國這樣困苦缺乏，完全相反。尤其是英國，其軍需品的浪費，兵士給養的奢侈，實屬可驚。英國向來對於戰爭，務必不使用自國的兵，而使他國從事戰爭。即不得已而動兵，亦務由傭兵主義，因此於此次戰事，該國國民，忌避兵役，雖採用徵兵制度，亦不能澈底實施。開戰之始，乃解放囚徒中之志願者，送之於西部戰場。英國陸軍，從來極其不行。至陸軍士官，自己說軍職

爲卑賤職業。(Miserable Profession) 所以陸軍兵士的志願者極少，當局者苦心經營，做種種宣傳，召集市井無賴，使其志願。對於志願兵，與以所謂三B主義，極優渥的給養。至三B主義的意義，乃飲以啤酒，(Beer)食以牛肉，(Beefsteak)寢以寢床，(Bed)在平時的給養上，既與用徵兵制度的國家，如此大異其趣，對於出征者給養上的豐富。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德國對英國的俘虜兵，與以較平時增加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五的戰時兵食，而俘虜尙謂受德國虐待，食此粗食。英國新聞且極力攻擊德國不人道，虐待俘虜。但是英國兵士，以德國戰時兵食爲虐待，亦屬自然。英國視本國軍士生命，重如泰山。(德國不然，反太視兵士爲消耗品了。)專靠武器之力，幸而因列國大半與之一氣，可由世界各處購入物資軍需品，所以浪費程度，愈加增高、而戰費之巨，也就達於極點了。

當開戰之初，美國尙欠英法歐洲諸國五六十億美金。其中多是對英的債務，且多係短期債。開戰時，英國方面，對美行英國式的督促，極其辛辣。美國官民，極爲驚駭。因此英美匯兌，騰貴到六美金三五仙。(普通兌換率一磅換四·八六又二分之一美金)美國經濟界，差不多瀕於危機了。後來新設的聯邦準備局(Federal Reserve Board)

斡旋的結果，於主要銀行所組成之貯金庫，(Gold Pool)蒐集一億美金的現款，送往加拿大的首都，作英蘭銀行的結算，纔得脫出窮境。

在開戰之始，債權者的英國，以閣王的顏面，執達吏的樣子，臨於美國經濟界。僅一年後，又以其慣用的地藏尊的溫容，與法國共同由兩國簡拔財界名士，大舉越大西洋渡往美國，爲借款的交涉。其結果，始得募集五億美金的短期債。至其條件，對英法之如何不利，就當時英國駐美大使普拉斯的話觀察，就可知道了。普氏向有「美國通」之稱，其言曰：「我們做乞丐往紐約，既做了乞丐。只有收受他人與我們的東西了。」

英法發行戰時公債，較之當時更爲困難。一面因外貨的購入激增，付此種物品的價錢，必須外國貨幣，與外國匯票。英國幸有多額的美國證券，尙可藉此爲擔保，忍受更爲不利益的條件，向美國借得款項。而法國的外國債權，多係對於有政治臭味之俄國，土耳其，葡萄牙，希臘，南美諸國的。差不多全部在戰時中，等於無價值。不能用作外國債的擔保，所以法國運用戰事財政，比英國更爲困難了。英美二國固不待言，其他如日本，西班牙，瑞典，挪威，亞爾然丁，瑞士，和蘭等，世界到處苟可以購得軍需

之國，即交涉以應支付的代價，作為借款。如是，英法的外債，達到巨額，而其他歐洲聯合國，也同樣的費許多力，纔能維持戰時財政，到了美國參戰的時候。不過英國向其自治領國的借貸，比美為多，所以戰後的整理，比較容易。以上所述，簡略言之：就是英法聯合方面，受世界各方面軍需食料品的供給，雖不十分苦於缺乏，然而因此要支付的資金，籌措極為困難，戰時財政的處理，甚費苦心。若美國參戰再遲六月，英法聯合方面，不特軍事上，即財政上亦恐已到不可收拾的地位了。反之，德國不得已為自足自給之計，雖因此苦於極大之缺乏，但是同時戰時財政的運用，比較的容易。

第三 德國戰後之通貨膨脹與通貨缺乏 時代

英法聯合方面，對德實行食料封鎖，使德人陷於生活必需品之大缺乏。此為該國人心惑亂叛離，而至乞降的主要原因。但一面因此，德國不得不為自給自足之計，比較的可能保存其經濟力於此狀態之下。預計平和克復，德國不及一年。經濟復興，即可就緒。其復興之迅速，極發揮其作戰法的巧妙。在交戰中已準備戰後經營的英國，尚且不可

企及，所以英法方面，於休戰媾和條約，規定沒收德國本國領土一部份，其他汽罐車，貨車，千噸以上的商船。乳牛，農耕用之機械牛馬類，浮船渠，船台，等凡可資於產業恢復的，取去其全部，或一部，獨占權與在外資本，概被沒收，殖民地全部於委任統治名稱下，被瓜分割據。普倫達諾教授說：德國到一九二三止，賠償聯合國方面的總額，為五百五十九億七千七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五十一金馬克，其中由凡爾賽媾和條約，編入賠償計算中者，有四百十六億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五金馬克。這都是預備為經濟復興之資的。且德國政府，欲於休戰媾和的時候，立刻將堆積於東西戰場，及貯藏於內地各倉庫的軍需品，及其原料，用之於經濟恢復，一舉而兩復興。但是福煦元帥，強硬要求德軍必於極短期內，退出占領地，且以此作休戰條件之一，相脅迫。所以就是興登堡元帥，費許多力，也只能於短時間內，將人員移回本國，而在占領地的軍需品物資的全部，不得不出於遺棄了。其在國內的在庫品，因革命時，暴徒之大掠奪，已一切皆空。因此經濟復興的秘策，盡歸水泡，而英國乘德國武裝解除，已無防備，封鎖海上，較戰時更為嚴重，至九月之久。德人因食料品極其缺乏，望解除封鎖，若大旱之望雲霓。深信容納英法先決

條件，得休戰後，必能解除封鎖，不料其大謬不然。所以陷於不可名狀的失望煩悶痛苦中，幾至變為自暴自棄的狀態。而英艦隊的封鎖，延長到戰時未能染指的北海全線。德國在戰時，尚可自由由瑞典輸入銑鐵等，休戰後，反因此絕對不能。英國尚有一種野心，欲乘此時機，由北海沿岸之 Danzig, Riga 等處，至聖彼得堡一帶，扶植自國的商權。若有可乘之機，並欲以拿翁戰爭時，破壞當時世界金融中心市場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而移植商權於倫敦的同工異曲手段，加之漢堡。(Hamburg)但及法國波安卡勒的軍隊。侵入魯爾地方，(Ruhr)做明目張膽的直接行動時，局面為之一轉。在標榜一種偽善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政治家，就空失去千載一時的好機了。

英國對德的經濟壓迫，與法國的政治壓迫，同樣的十分熾烈。而一面取得德國政權的社會黨政府當局，都是口舌之雄，不解政務，專事收買大眾的歡心，而取放漫政策。所以因英法的壓迫，遂使財政經濟。愈加紊亂。但是社會民主黨，可以永垂竹帛的大功績，就是能對抗赤俄的共產的擾亂，盡感，維持國內相當的秩序，防止共產的大潮流衝入其國境。

德國革命後的紙馬克，因法國政治的壓迫，愈加跌落。

到一九二三年一月，法比占領魯爾地方後，成為世界貨幣有史以來未有之慘落。世人嘗以驚異之目光，視俄國紙幣之暴落，但與此相較，尚不足道。以經濟交通血液的通貨，如此敗壞，經濟財政，當然將至崩壞，其時機實已迫於眉睫。但是窮極則通，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發行南登馬克(Rentenmark)後，財政立見安定，是真可謂天佑，與法國共同使德國財政經濟下落的英國，欲抑制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勢力，使復歸於歐洲之均勢主義，所以變換方法，緩緩對德國的壓迫。勸誘美國，使向歐洲財界活動。先是紙馬克雖漸次跌落，物價雖漸次騰昂，但紙幣之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生極大之懸隔，即紙馬克對國內貨物的購買力，不如對外國貨幣那樣低落，因此紙馬克之對內對外兩價值之差，不自然的饗進輸出貿易，所以一九二〇年之德國多數工場，均開工營業，失業者極少，劇場，飲食店，亦非常繁盛，外國來之考察者，皆以德國經濟復興之期已近，對之為樂天的觀察。其實此不過變態經濟一時的幻影而已。關於此點，於談論德國經濟復興，極關重要，茲略述其概要於後。

貨幣有對內對外的兩價值，但是就不換紙幣說起來，對外國幣的價值——對外價值，雖已下落，其對內價值，——就

是國內貨物對國內貨幣的交換價值，大概在某期間，不低落到對外價值低落的程度。這是國民多年慣用的國幣之一種惰性，乃一般民衆心理的關係，即由於經濟之惰力而發生的。例如德國紙馬克，對金元低落：成五十分之一，就是金元對紙馬克騰貴五十倍，而德國物價對紙馬克，平均不過騰貴十倍或十五倍，就是基於這個道理。於此假設狀況中，金元對紙馬克的騰貴率，平均爲德國國內物價對紙馬克騰貴率之五倍或三倍餘，所以用金元可購入極廉價之德國貨物。現因便於計算，假令美德匯兌的兌換率，爲一美金元對四馬克。就此例推，一金元騰貴五十倍，即爲二百紙馬克矣。若德國國內物品對紙馬克騰貴十倍，則在美德匯兌爲一金元對四馬克時代，德國國內值十馬克之貨物，雖已騰貴爲百馬克，而當時對此十馬克之貨物，支付二金元半之美國輸入商，今對騰貴爲百馬克之德貨，只拿出半元美金，即可買得。在此情況下，雖支付一金元，尙較以前支付二金元半時，大占便宜。同時在德國之輸出商方面，對值百馬克之貨物，收得值二百馬克之一金元，亦甚覺有利，雖以其半分與輸出品製造業者，而其所得尙多。因此德國對美輸出貿易，大爲促進。而從事於製造業的工場的工作。自然繁盛。由這個道理，對圓幣，磅幣，

法意瑞士等國的貨幣的對價，均可推及。因此各國源源向德定貨。一面德國國內，因紙幣對外價值下落，對內價值亦漸次下落，物價漸次騰貴，國內風行屯買消費用品於未騰貴以前。所以內外定貨者，均集於製造工場，一部份之工業家，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但是這乃是經濟界中變態的作用，幻影的現象。其與因新機械的發明利用，材料的廉價製出及輸入，新富源的開發，勞動能率的增進，工場的設備、管理的改善，而得減輕成本，能廉價賣出者，其性質有根本上的不同。事實上無異繼續數年損失的廉價拍賣。自國民經濟上觀之，貨物較外國平均價格低廉。其低廉之數量即國內勢力與物資所受之損失，國民富力，因之喪失，國家因之貧弱。總之，紙馬克之對內對外價值之差，乃犧牲國民經濟，而使一部份工業家和輸出業者個人經濟得利，實極不健全之現象。自一九二三年秋季，紙馬克之對內價值慘落於對外價值以下，此種幻影的繁盛即成爲過去的一夢了。就佛郎克魯達的物價指數表觀之，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四日，該國九十八件物品的躉賣行情，對紙馬克騰貴七倍三分，而其時金元對紙馬克不過騰貴十分之六。又同月四日金元對紙馬克有一億三千八百餘倍之價格，而前九十八件物品之躉賣行情。竟騰貴爲

其一億八千二百餘萬倍了。是紙馬克對內價值，較對外價值，低落已多，於是即此幻影的輸出貿易之盛況，亦自然影消形滅了。且各外國交易所，已經沒有紙馬克行情表，國外已絕對不能交易，在國際間已成純然的紙屑。做輸入品的代價，已不可能，所以輸入輸出貿易，均已陷於停頓不振的狀態。

一九二三年末，南登馬克（Rendemark）發行後，貨幣界忽然安定。物價皆以一金馬克對一南登馬克計算。紙幣馬克當時達數千餘萬之個人財產，以南登馬克換算之，已不及戰前十分之一。遍全國之貯蓄金。減至三億馬克，國內既無物資，又無流通資本，所剩時，惟山川草木而已。德人始覺得已舉國盡賣與外國，此實使德國三四年間一現幻影繁盛之通貨膨漲時代，所留下的遺恨，

南登馬克發行後之經濟界，自一九二四年已入於極端的通貨過少時代。而此期間較之通貨過濫時代，時日頗短，不過半年餘。此期間中，自四月至六月，通貨過少的恐慌，極其深刻。因戰爭之新發財主，及因通貨過濫之新發財主在一九二三年之暗黑時代，及此通貨過少時代，多數失敗，幾至盡復從前的狀態。在通貨過濫時代，資本家方面，與受領恩給年金者，或歸全滅，或陷死地。至通貨過

少時代，事業家階級，或致死亡，或陷半死狀態，天公之作弄，亦可謂巧矣！

戰敗革命後，極感困難之德國財政，因通貨過濫時代之推移，紙馬克之低落愈甚，而日益困難。假定某年度之租稅收入豫算為二十億馬克，及實收期，只能收入購買力減成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之紙馬克。而納稅者以納稅時日愈遲延，可用愈低落之紙幣繳納，是以極欲遲納。而國民之租稅道德，因以掃地。政府乃重課各種租稅，盡財務當局專門的智力，想出新稅計劃，或併課所得稅與財產，或用「對窮厄之犧牲」的名義，課實體的財產稅；應財產之大小，徵收其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六十。又用種種方法，獎勵稅租早納，及屢次變更紙馬克換算等方法，盡全力以圖財政之維持。但是如課財產半額以上之實體的財產稅，與彼共產主義，同樣的不顧人類心理狀態，徒挑撥國民之反感，不特不能有何成績，即其他租稅，及租稅政策，均隨紙馬克慘落之潮流，而捲入於其狂瀾怒濤中，歸於烏有。是以國庫日告窮乏，尤其是魯爾無抵抗戰開始以來。僅該地方人民救濟資金，已達巨額。乃以增發紙幣為財源。雖盡技術，人力，和時間所許，極力從事印刷，尙不能應官民之需要。政府於其有一千人之職工之國有印刷局

外，再加八十四個民間印刷所，專門從事印刷。其他尚有四十八個印刷所，爲補助的工作。此外三十個製紙公司，傾全力製出紙馬克之印刷用紙。又因紙馬克下落，而無價值，或污損不耐使用，而復歸於帝國銀行之紙幣，忽然充滿所有倉庫，無地可容。政府急遽變更官僚的紙幣廢却規則之條項，而取敏捷之燒棄處分手續，因此當時紙幣洪水，氾濫全國之狀態，可以想見。

當南登馬克之發行也；以其發行最高額二十四億馬克之半，貸與政府，而使政府以此收回前所發行之財政部證券，而由帝國銀行借入之流通債之全部，且以此整理財政根本，而保歲出入的均衡。同時帝國銀行，將來不得爲財政部證券之貼現及因借款政府而增發紙幣，以絕對防遏由財政上之關係，而增發紙幣。從前日忙於對政府之借貸，不能充分營其國民經濟中樞機關之任務的帝國銀行，今因禁止貼現財政部證券，乃得對民間方面，大發揮其中央銀行本來的機能，而邁進於全國金融調理之大任務，

德國政府，因禁止財政部證券貼現後，可以借貸之無盡藏的不換紙幣之大財源，遂告閉塞，財政上一時陷於絕大困難。然政府因喪失支持此放漫財政的源泉，始具根本的釐革財政的決心。加之魯爾無抵抗戰之不幸的結果，及不

可名狀之法人的橫暴，由他一面觀之，實使德國轉禍爲福。從來官民的結束，本極弛緩，因此得致鞏固，尤其是勞動者與勞動協作社，因魯爾戰爭，疲敝達於極點。向徒耽於階級鬥爭，唯主張自我之利益，今始悟此非所以處國步艱難。自是行政財政之整理，比較的容易實行。

革命後之勞動者，尤其是官業勞動者，及其他之從業員，極其專橫，勞動條件，無不隨其意之所欲，勞動工資，及勞動時間，由彼等任意規定。換言之，即由彼等命令行之。（雖說是這樣，工資的實際價值，較之戰前，仍屬低下，）然而魯爾戰後，形勢一變。政府與資本家之鈹腕，可壓迫於彼等之頭上，資本家於此時機，迫政府撤去復員令。使能自由解僱勞動者，勞資地位一變，如勞動時間之延長，工資之改定等，表面上雖稱爲由於勞資之協約，其實正與前相反，由資本家方面之命令行之。所以因整理行政，屢試不行之人員，大加淘汰，亦比較易行。政府於整理行政財政之名目下，一舉約淘汰六十萬之官吏，與官業勞動者，及從業員。如是大規模之財政整理，始得實現。雖人員如此大加減少，而官吏以下政府之用人，及官業勞動者，尙較戰前帝政時代爲多。革命後歷次政府之辦法，可以想見矣。

第四 德國經濟界的整理復興時代

紊亂到不可收拾的德國戰後之財政，因發行南登馬克，通貨得以安定，絕對禁止向帝國銀行借款，紙馬克的印刷機，對政府不再印刷，又以法比侵入魯爾的慘禍，而勞動者自省警醒，所以於比較的短時日內，得整理而歸於常軌，漸次可保歲出入之均衡。但國民經濟的刷新，極不容易。在紙馬克一再慘落的時候，與其謂爲計劃，毋寧謂之投機。糊糊塗塗的行動之有產無產及一切階級，到了通貨安定之後，即苦於資金缺乏。如從來視爲富裕之交易之普通銀行，貯蓄銀行，不動產抵當銀行，及其他之各種金融合作社，以南登馬克改定總結算時，其存款貯蓄金，幾至一切皆空了。富人的不定期存款，早已無有，即就是貸款貼現的資金，亦不可得。於是無不往帝國銀行懇請通融資金。而開戰後新設立，與帝國銀行分工，專營民間貸款之資金所，陷於較此更甚之悲慘運命。因此全國資金需要，幾已舉全部集中於帝國銀行。該行成爲國內事實上之唯一金融機關，其責任更加重大。該行應全國工商業者之要求，貸款稍稍放漫，即該行除發行十二億南登馬克，貸向民間外，再盛發紙馬克，貸放於政府外之各處。因此又促

成通貨過濫之出現。世間稱此爲南登馬克之過濫。該行認清此形勢，急變更方針，取極端緊縮政策。這一點，實大有批評之餘地。前節已述之一九二四年四月以降，尤其是四月至六月的悲慘的通貨過少時代，因以出現。

南登馬克發行後，帝國銀行於金融調節上，有三大方針，在國內，求通貨之安定，即南登馬克對內價值之安定，蒐集外國匯票，而善用之，及使德國通貨與美金元相連結，確保一美金元對四·二馬克之價值。是欲圖南登馬克對外價值之安定。但欲南登對內對外兩價值之安定，必須國內資金大加豐富，欲達此目的，必官民協力，國外資之輸入，一面收入外國匯票，一面對國內之有外國匯票者，務使其以之供給帝國銀行；自南登馬克發行，與財政整理後，國民漸次安心，從來死藏外國匯票者，亦漸次拿出。至外資之輸入，實極困難。當時德國企業家，多渡英歷訪金融業者，懇請投資。但是雖僅數萬磅之借款，亦到處遭其拒絕，尤其是帝國銀行總裁，沙哈德氏歷訪英法和蘭瑞士等國，南船北馬，席不暇暖，到處努力活動。除於和蘭得杯水車薪之融通外，餘皆全屬徒勞。以此足知德國官民對經濟復興之努力不撓，同時亦可證明列國人民對德尙抱絕大之疑懼。經濟復興，談何容易。

帝國銀行總裁沙哈德氏之人物品行，是別的問題，彼對南登馬克不悅之態度，與其於該貨幣發行後，金融之施設。雖非可漫加贊許。然彼以百折不撓之意氣，即屢遭失敗，仍不稍挫折，力求外資之輸入。忍辱含垢，設立貼現銀行。(Goldiscontbank) 此行之業務，與日本正金銀行相類似。其資本總額一千萬磅中，五百萬磅由英蘭借貸而來。此固該行唯一無二之目的。但英蘭銀行雖為表面之出資者，其實乃勸誘列國之中央銀行，使各出一部分。其借款條件，除使政府對新設之貼現銀行，保證八分之紅利外，如股票須用磅計算，及該行有限於五百萬磅發行磅銀行券之特權。此皆表面上的借主——英蘭銀行所強要；對此辱國的條件，議會內外，輿論沸騰。但是沙哈德總裁，以除此以外，外資實無輸入之途，若此時不開外資輸入之端。經濟界只有歸於崩壞之一途。斷然主張，將此新銀行法案，通過於議會。

先是道威斯委員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受巴黎常設倍價委員會任命，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提出報告書，英法方面，最初即可照原案議決，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會商此事，倫敦會議照預定開會。會議之半，始命德國全權出席，自休戰以來，德始稍受聯合方面之對等待

遇。八月三十一日，列國正式調印。德國賠償義務，新自九月一日發生。聯合方面，對德貸與八億金馬克。為其復興資金，而德國於道威斯委員會終結時，已着手於銀行法，貨幣法，及關於應急的南登馬克處分法案之調查起草。這些法律，於一九二四年八月末，即倫敦會議正式調印之日，制定發布，于同年十月十一日，發生効力。雖稱新貨幣為國家馬克，Reichsmark。其實在主義上，已復歸以前之金馬克，至上述之各法律，皆承英美方面意旨草制定，德國經濟學者，凡有心者，對此皆不置喙，避去一切批評。

帝國銀行雖因新銀行法，至立於聯合國管理委員會之下，而德財政當局，又極迎合英美之意旨，國民多抱杞憂，然前記諸法令之實施，金本位之復興，八億馬克外債之募入，皆極有利於德財政界，至列國資本家之對德。為比較的大規模之借款，雖似大膽。實則極為膽怯，因聯合國方面諸政府，一致知德國財界將來不致陷於悲觀地步，始敢投資。(美國尤甚) 從世界戰爭開始以前，列國，尤其是德國，對金屬貨幣，有非金屬派之勃興，此非金屬派，於戰時戰後，愈能支配人心。德國新貨幣法，若採用非金屬說，當時將改為新貨幣法之其他諸國所受之影響至大。

(一八七〇年之始，因德國採用金本位，斯勒加那威半島 Scandinavia 諸國陸續做做，)對死藏五十億金元之美國，實爲極重大之問題。美國應英國之勸誘，參加德國經濟財政之調查，似爲道委斯委員會得以成立之主要原因。但美國官民，於德新貨幣法，雖覺其不完全，因見其規復金本位，始得一時安心。同時該國對德國投資之門戶，漸有開放之形勢，但是富有投資經驗之英資本家，已先於不慣對外投資之美國，向德各方面進行矣。而資金大缺乏之德人，更力求外資之借入。就帝國銀行總裁沙哈德氏一九二七年所著 *Die Stabilisierung der Mark* (馬克之安定) 觀之，一九二六年末之外債借入總額，約已達三十五億馬克。此等外資中，極短期者多，而借換之時，有不可名狀之苦心與混雜。雖財政當局，大聲疾呼，警醒國民，而此三十五億馬克中，依然有三分之一以上之短期債。

因外資之輸入，經濟界漸次調澤，但是大患後之經濟界，不免有小兒病之類發。自一九二五年秋季，至一九二六年之初，又覺有可憂慮之容態。當時德國盛唱產業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 亦不外欲脫出此苦境之考案。其主張之點，多做美國新式工場管理法，與所謂企業之合同化，(Kartellierung) 相待，而使生產費低減，欲以此圖促

進輸出貿易。但自一九二六年四月前後，經濟界稍有回春之兆，於同年六月前後，愈有回復之曙光。此時突有亘七月之久之英國炭業大爭議的勃發。英之炭業爭議，對於經濟復興方萌芽之德國，實爲天賜福音。英以耽於內爭，對石炭，製鋼及其他重要品之輸出，殆將杜絕。向英定貨者，均轉而入於德。德乘此絕好時機，工業與國際貿易，均有絕大之進展。前爲英國打入九重地獄之德國經濟，今藉百萬炭業勞動者之手，得馳聘於國際經濟角逐之場。自是德之經濟復興，已稍稍就緒矣。

茲將德國經濟統計，列舉數項以爲例證。

德國鐵之製出量，在開戰前最繁盛時，一九一三年之平均月額，爲九十萬九千噸，至一九二五年爲八十四萬八千噸。但自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每月達九十八萬二千噸。躉賣之物價指數，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若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五年每月末之平均，爲一四四，自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之末，已漸落爲一三七，即已漸次低落而接近於戰前物價。關於對外貿易，原料品之輸入，平均月額，在一九一三年爲五億二千三百萬馬克，一九二五年，爲四億一千萬馬克，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爲五億二千三百萬馬克，至製

造品之輸出，平均月額，一九一三年。爲五億六千二百萬馬克，一九二五年，爲五億八千一百萬馬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二月，爲五億七千萬馬克，然將原料品之輸入，與製造品之輸出，均換算爲一九一三年馬克之購買力，物價指數，尙未達戰前額數，但已漸次接近。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末之貯蓄存款，漸達十六億二千三百萬馬克。此後漸爲有秩序之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末，爲十七億九千七百萬馬克，二月末，爲十九億三千六百萬馬克，三月末，爲二十億四千六百萬馬克。每月有少許之增加，至一九二七年二月末，已達三十三億八千一百萬馬克矣。

就以上數個經濟統計觀之，可知德國之經濟界，漸以着

實之步武繼續前進。但富於強韌性之英國實業家，於炭業爭議解決後，乘新捷之勢，立刻角逐於國際經濟場裏。卽如煤炭，於本年開始，已用廉價侵入德國市場，與德炭開始競爭。至德國財界，經過去年末之繁盛時代，及本年開始，稍有停頓之勢，又發生多數之失業業者。人或疑其病後之經過，尙未順調者，或有憂其與英角逐於國際場中，甚困難者，但德國經濟界，每於年初現衰沈的現象，乃是照例之事。自本年三月前後，其經過又復順暢矣。

本篇係日本外交時報本年十一月號所載，我們看他對於德國戰前戰後的財政經濟狀態，敘述得狠簡要而周到，所以特托李同志節要譯出。

佛海



列強空軍現勢

紹舞

自從飛行機飛行的發明，無論是軍事上交通上文化上，都算是在空中開拓了一大新領域。牠的能力，真是把世界縮短了。因為航空機有這種力量，所以各國都有空軍的組織；並且竭盡心力，在這個上面努力。我們現在把列強的空軍，分別列在下面，就可知道他們的實況。

美國——一九一六年確定陸海軍擴充的計劃，在五個年內施行；陸軍最初的計劃，是在五年間整備飛行機二千二百架，飛行船十隻。後來決定飛行機千八百架，餘為飛行船及氣球。現有飛行隊三十九連，飛行機千八百餘；飛行船各種共十三隻。海軍最初的計劃，是在五年間整備飛行機千二百四十八架，後來決定千機，飛行船三隻。（約六百萬立方呎的硬式大型二，小型一。）現在已有飛行隊二十七連，飛行機千機，飛行船有有名的硬式Z R 三隻。

英國——英國的空軍，飛行隊有六十餘連，分為兩種：一為本國部隊，一為海外部隊。本國部隊又分為內地防空用，陸軍用，海軍用，現有的飛行機約有二千機。至一九三〇年三月飛行隊擴充至八十五連。

法國——大戰以來，空軍的發達，第一算是法國。陸軍航空的兵力，有第一第二兩個航空師，合共有百三十餘連，現有飛行機約六千機。飛行隊有擴充至二百餘連的計劃。海軍航空隊約十一連，飛行機約四百五十機。至一九三八年準備增至五十連。

意國——意國現有空軍的兵力，本國陸上飛行機八十五連，水上飛行機九連，殖民地六連，合共百連，飛行機約有二千機。預備在五內，飛行隊擴充至百八十連，飛行船六隻。現在飛行船有一萬八千五百立方呎的硬式一隻之外，有硬式一隻軟式四隻。

俄國——俄國的航空本部，監督軍用民用的航空。陸海軍的飛行機，共有千三百機。又有飛行船數隻。俄國近來獎勵航空，并普及人民航空的思想，所以對於飛行機發動的科學工藝上，能得長足的進步。

日本——日本陸軍飛行隊二十六連，氣球飛行隊一連，海軍飛行隊約二十四連，氣球飛行隊約三連，航空班機六隻，（內有二隻未成）民間飛行機七十八機。陸海軍現用及常備的飛行機飛行船不詳，然日本的計劃，決定陸續擴充，並設飛行學校，講究飛行術。偵察術，整備術，務求充實的準備，以與列強爭雄。



中國

1

中國，我的童時的伴侶，

當我離開你時，

我將要更愛你，

我將原諒了你的一切過錯，

而只想念着你的美質。

你的美質也便是我的，

我將永遠地，永遠地發展牠們。

在我中我愛着你的完成，

過錯是過去的，

而美質生長至將來，

也如我的生長。

留別中國

戀人們最相愛時，

是在那別離時候，

人們愛神，愛他的理想，

只爲牠們不能看得見，

當我離開世界時，

我將最愛這個世界。

當我死時候，

在那未斷將斷的一息中，

我將知道了生命的珍重。

只因我有過了創作，

我有時冷淡了藝術，

長虹

我更愛科學。

但當我的發明太多時，

我將更憂感於人生的貧弱。

我將不努力，關於人生，

而努力於人生。

捨棄了一尊，

我更唾棄那利用，

保留着集成，至誠，

我將勇猛精進，

死而後已。

不爲着報酬，

工作只爲着工作。

不管人們的無禮與健忘，

我將更愛他們，

因爲我已經愛過了他們。

何況人類同根生，

何況又居住過同樣的房屋，

何況又結識過同樣的同伴。

當我到了西方時

中國，印度，俄羅斯，太平洋，

我將要更愛東方。

2

走出了生命之胎，

便投入了那艱深的黑海，

而今，唉，而今的我呵！

我已得勝歸來！

我也從事過防禦的戰爭，

我也建立過奇蹟偉勳，

而今，唉，而今的我呵，

我在唱着和樂的歌頌！

鋼箭兒那裏去了？

愛神向我盈盈笑。

戰馬兒長號。

不願吃太平艸！

口笛兒手拈，

天呵，地呵，多少經緯線，
要我吹彈，

吹彈給人開！

唉，人間呵，新少年，

還有，我的舊侶伴！

我願爲你們彈一曲，

唱一曲新禮讚！

你的眼淚兒可願爲我彈？

你的心音兒可願爲我唱？

星兒滿天，月兒也滿天，

光光相輝映，你可願？

誰家的老人死去了？

誰家的嬰兒出胎胞？

生生相續，

昨夜與今朝！

我的歌兒沒界限，

唱給軍民與委員，

誰願聽我歌，

大家聚一堂！

便是不願聽，

我的歌兒沒界限，

都傳到，都傳到，

凡是有空氣的地方！

列強海軍現勢

紹彝

日本——日本的戰艦六隻，共一九一·三二〇噸。巡洋戰艦四隻，共一一〇·〇〇〇噸。巡洋艦三五隻，共二二三·四七九噸。驅逐艦九三隻，共九七·八三五噸。潛水艦六一隻，共五〇·二六九噸。航空母艦四隻。四二·二七五噸。其餘海防艦一隻。潛水母艦四隻。敷設艦四隻。砲艦一三隻。

英國——英國的戰艦一八隻，共四五七·七五〇噸。巡洋戰艦四隻，一一二·七〇〇噸。巡洋艦四九隻，二四四·一四〇噸。驅逐艦一六七隻，二一一·五五五噸。潛水艦五五隻，四二·〇二五噸。航空母艦八隻，二二六·〇四〇噸。

法國——法國的戰艦九隻，一九四·五四四噸。巡洋艦一六隻，一四九·六七八噸；驅逐艦五六隻，五七·一九三噸。潛水艦四四隻，三二·一六九噸。航空母艦一隻，二二·八〇〇噸。

美國——美國的戰艦一八隻，五二五·八五〇噸。巡洋艦三二隻，二五四·四二五噸。驅逐艦二八四隻，三三三·六四一噸。潛水艦一二二隻，八四·七七九噸。航空母艦七隻，一二九·五五〇噸。其餘敷設巡洋艦三隻。敷設驅逐艦一四隻。艦隊潛水艦六隻。

意國——意國的戰艦七隻，一三三·五六〇噸。巡洋艦一四隻，七五·五二〇噸。驅逐艦七〇隻，六五·三八七噸。潛水艦四二隻，一六·七二二噸。航空母艦一隻，五·〇〇〇噸。



破滅之前

沐鴻

一、殘燈夜話

男：呵，吾愛，痛苦是甚麼味道呵？

女：那是一種最高的味道吧，吾愛。

男：我的肢體已割解了麼？……

女：你仍然是整個的可愛的人呢。

男：呵呵，……好似有個夢，盤旋在我的腦壳上，牠漸

漸侵入裏面去了。……

女：那許是你的幻想呵。

男：燈光呢？

女：那發亮的不是麼？

男：那輝煌的紅點麼？

女：那個永久給我們以愛的見面的。

男：呵呵，愛的見面……我已是被愛過的了。吾愛，給

我你的手！

女：你的手太熱了，吾愛，

男：也許血在沸騰吧！

女：你爲甚麼戰慄呢？

男：我的手在戰慄麼？

女：你的手！

男：那是血——！

女：吾愛，給我你的親吻！

男：這是最後的要求了，我知道，我最愛的人！

女：不許你說這等鬼氣話呵！我真煩惱！——你是永久

給我以愛，不會間斷的！

男：呵，吾愛，請告訴我，那燈光爲甚麼那樣的閃爍呢

——剎那地灰白，剎那地灰紅？

女：那是沒有解釋的，吾愛。

男：但是這利那過去了，牠將會變到一片黑色呢！

女：你勿須胡猜，吾愛，我以為燈是永久明亮的，牠會

像天星那般隱現呢。

男：我的生命呵！天星？天星？……

女：吾愛，我愛你這般康健的思想呵！我的心豁然跳躍

了，如一隻春天的小鳥。——給我你的擁抱吧，最

愛的！

男：我痛苦，我的身體像割裂了。……

女：你看那燈光呵！

男：他又在進花呢。

女：也許夜該深了吧。黑暗漸漸雄厚地走將來，人聲息

了。

男：你該睡覺了。

女：我不渴睡，吾愛。

男：我奇妙地幻想着天空，愛人！

女：這是你的老生涯呵。

男：比如我們這座小屋子，那不是一座小天空麼？……

女：憑賴你的幻想和愛，牠是如比的。

男：為甚麼我們的屋子，這般幽滅呢？死囚似的！

女：這是你的錯覺了，甯可以說他是倦乏的戰場吧。

男：感謝你，吾愛，天空在如戰場般休憩麼？

女：那是，星們也宿眠了。

男：天空休憩在自由裏麼？……

女：我們的小屋，也休憩在自由裏呢。

男：白灰的天空……

女：紅灰的空屋……

男：夜深了，吾愛。

女：人聲靜了。

男：像是有個時期將快來到的——那是一個甚麼時期呵，

吾愛？

女：那是個曙亮的時期吧。

男：但我不能相信你的話，吾愛，憑了我的感覺。

女：你安靜些吧，吾愛，勿須這樣胡猜！

男：我以為天星會隱去的，燈光會滅落的；而且，我們

的屋子，似乎已是死亡過去了。

女：依賴我們的愛吧，這一切將都背乎你的亂想。

男：我痛苦。我到底莫名我痛苦些甚麼！

女：我願以愛情療醫你。

男：這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女：你別亂想了，吾愛，我憂愁。

男：請安靜些你的心吧！我至死不願給你以憂愁的。

女：不要說不吉祥的話呵！死——

男：我不該這樣傷你的心！

女：你光明些想去吧！

男：夜深了。

女：我們擁抱，安睡一刻，

男：吾愛……

女：吾愛……

男：等待天亮吧。

女：等待天亮吧。

二、愛的交流

女：鷄叫了。

男：你睡醒了麼？

女：我似乎祇作了一個短夢。

男：我同樣，祇作夢，沒睡覺。

女：你該靜靜地養養神。你是這樣的不康健呵。

男：我爲甚麼激烈地感到一番痛苦？我的傷痕破裂了麼？

女：這是不會的，永不會的——但是讓我看一下！

男：這個無須吧？你要害怕。

女：但是我的心不讓我害怕。

男：呵呵！最愛的！……

女：呵！——

男：你失驚麼？

女：血！——血！——血！……

男：你勿要傷心呵！

女：我不。……

男：我的創口，也許會像一張狼嘴似的，血涎糊塗地可笑呵，我這樣可笑地幻想。

女：不要這樣驚嚇人吧，我請求你！

男：呵，吾愛，我的心還優遊在歡樂中呢。我以爲我是多麼誠懇地，爲着我們的熱情與理想，盡了力量。

女：自然，吾愛。你的血不會流向白地的。在你的血濺的泥土下，會有青草苗現呵。

男：同樣，在那青草的骨幹內，也許會有血汁環流吧。

女：那是必然的。

男：同樣，在那青草的皮肉上，也許會有創口破裂的吧。

女：那是必然的。

男：呵，這就是了。……

女：唉，吾愛，你是仍然緊抱着你的初心。

男：我祇有這一顆心呵。

女：我愛你這顆心，好像一塊永不損壞的寶石。

男：呵，吾愛，這是你的天才的美麗呵。

女：你的心，我彷彿牠是全個『未來』——那個遠遠

地 還望不見的全個世界。

男：這真是你的天才的美譽呵，吾愛，我是如何歡欣聽

聞你這流鶯的歌喉裏吐出來對我的讚美詞呵！——

我已經生活過了，被愛過了，被讚美了。

女：我高興你快樂。——你的心，現在好像一隻雄鳥

呢：牠振翅，戀望着天空，將飛上去。

男：我確實康健了，我十分感覺得到。我不知該怎樣謝

你給與我的美譽。你的美譽，是包裹着滿滿的歡喜

來的。

女：吾愛，你的創口不痛了麼？

男：我已忘却牠了。

女：這個，吾愛，我該祈禱。

男：我覺得我的身下濕津津的，吾愛。

女：這是汗。……

男：也許是血。……

女：我們的肉，太貼切了，是汗呵。

男：你的皮膚也津濕，可憐的吾愛，

女：我願這樣如膠如漆。

男：可憐的吾愛，你太給與我了。

女：我快樂這樣給與，吾愛。

男：我知道。我太歡喜了。——你的身上有血！

女：那是汗吧。……

男：是血，黏津津的。……

女：膠膠的汗汁呵。……

男：是血。你請剔亮燈光罷！那個快死滅的東西，牠象

徵我麼？使我一切看不見麼？

女：最愛的，這不必——

男：我要看血！牠染了你的白玉的體膚，從我的創口中

流出來的。

女：不必要看，吾愛。

男：我最愛的，吾污穢了你。我真該死！……

女：你勿要傷我的心吧！又死甚麼。……

男：我犯罪了，我污穢了你。——給我剔亮燈光吧！

女：不必！不必！吾愛！

男：那個快死滅的惡象徵，爲甚麼你使我在黑暗中污穢

了我的愛人的腐體呢？

女：呵，愛人，我的身體是你的。（勿要生氣呵。）

男：爲甚麼我這樣不幸！我不能愛我的愛人？

女：你已經給與我愛了，連你的血。

男：別亮燈，我看呵！吾愛！……

女：唉唉，我給你別亮。這又有甚麼要緊呢！

男：看！你身上的血！……

女：這不要緊。……

男：我真是犯罪！我從來不曾這樣的！我將不被赦宥

了！……

女：你給與我太多了，吾愛，我受不住。

男：我犯罪，唉，我犯罪。

女：擦拭一下便好了。——你的創口不痛了麼？

男：不痛了。快擦淨你的血——看這床上的血泊呵——

我們躺在血泊中——我真犯罪，累了你。

女：這血，你能流出這許多麼？

男：真是，這許多！——你的身上白淨了。我高興。

女：這個沒重要。

男：請再收拾一下床上吧。

女：這可好看，兩人睡在血泊中……

男：呵，罪過！罪過！罪過！

女：你的身上擦過了，請躺下吧。

男：你拿紙片塞住我的創口吧，四五個口子！唉，吾

愛，你不必再接近我了，我污穢！唉，我沒有可被

愛的了！

女：我不能離開你一分！我要求你的擁抱！

男：這是犯罪呵，我不敢。

女：唉，我要哭了，我的心痛刺。

男：但是，唉，我不能允許。——

女：我不能離開你的肉，血和肉呵，吾愛！

男？那是污穢的！——莫使我再犯罪了，唉，吾愛。

女：你不能允許麼？

男：我不能，呵，我不敢。

女：我的死期已駕臨了！神呵：我不再被人愛了！

男：勿要傷心呵，吾愛，我仍還愛你。

女：然而你不給與我了。……

男：便是這個血肉糊塗的殘壳麼？

女：始終是我所愛的人的肉體，牠不再給與我了。神，

請賜我以冥休吧！

男： 勿哭！勿哭！我最愛的！我將擁抱你到死去，冒了罪惡。

女： 給我以擁抱，直到死去，——我了解死無可畏了！

男： 我親吻你——

女： 我生活一世了——

男： 我擁抱你——

女： 我再生一世了——

男： 我愛你——

女： 我又生一世了。——

男： 我最愛的，你赦了我的罪了，藉了你的愛的寬容與偉大。

女： 我是如何堪以驕傲呢！天呵，我這個勝利的愛的仙子！……

男： 我渡上岸頭了，天呵，從她（我的愛人）的愛的海裏。

女： 最愛的，有人倡導這個學說：血是以『流出』為意志的麼？

男： 服膺這個學說的，我便是一個，愛人。

女： 這有如『生以死為意志』。似乎太苛刻了呵。

男： 爲了真理，也有一半是新的。

女： 你看，你的身上有多少傷痕吧，那個紀念你創作的。

男： 創作？唉，我高興着創作下去了，却不願有紀念的痕跡。

女： 我撫摩牠們，會生出甚麼話說呢？

男： 我祇有喜悅的笑容呵。

女： 我的最親愛的，你是多麼勇敢的人呢，

男： 我未嘗勇敢呵，——我祇是覺得快意——我快意那樣幹下去呵。

女： 你的傷口，已不與以十分痛苦了麼？

男： 我常痛苦到好像我手足已飛去了。但我看見你仍然坐在我的面前，因以恢復。

女： 我不願你再受痛苦了，我想變做你！

男： 我相信你，最愛的！我已變做你了，歡愉吞了痛苦。

女： 呵，我該祈禱了，爲了這個。

男： 唉，這是枉然呵。

女： 我相信愛會使我代替了你的痛苦。

男： 那麼，你已這樣做了，愛的祈禱已成功了。

女： 那麼，你已這樣做了，愛的祈禱已成功了。

男： 那麼，你已這樣做了，愛的祈禱已成功了。

女： 那麼，你已這樣做了，愛的祈禱已成功了。

男： 那麼，你已這樣做了，愛的祈禱已成功了。

三、血鬪

男：你又醒來了。

女：我似乎聽見你在說話。

男：這個不會有的，也許是你的夢在說話。

女：唉唉，愛人，我的心紛亂了。你的夢話，還句句留在我的耳旁。

在我的耳旁。

男：其實呵：我也曾在夢中說了話，在說話中做了夢。

女：這夜氣這般沉靜——你在幻想麼，吾愛？

男：我不願耗費我的殘餘的腦汁了，我想安靜。

女：但是，你不在迷戀於幻想之園中麼？你的眼睛，是

那般幽默沉靜的，

男：我已被舊事的回想纏繞住了。唉唉，我已成了無力

的人。

女：讓過往水一般流去吧，吾愛。我注視你現在的利

那。

男：我已不能自主了，吾愛。我的餘生，再不能支持我

渡到天明了。

女：你是永遠不會拿別離送給我的，吾愛。你是這般的

健康！

男：然而，我將以這悲哀的新贈禮送給你了，——這舊

事重重地逗上我的心來。……

女：讓牠們消溶下去吧，我禱告。

男：那一個暮晚，唉，神祕的暮晚呵！你知道？……

女！何必回憶這些呢，最愛的！

男：唉唉，你知道？——唉，我永遠不會被人認識。

女：你是暗夜中的神呵！

男：我會被過別一個人的讚美麼？

女：除了我是沒有的。

男：唉唉，我的親愛的，除了你！

女：你是多麼隱逸呢，吾愛。

男：我戰爭於隱逸之中呵。

女：是，你是隱逸的戰神！

男：人們不都在閨閣麼：爲了正義，爲了誅伐？爲了榮

貴的桂冠？

女：正義是無聲的，任何閨閣都接受不了牠呵。

男：最可愛的，你了解這個！

女：我愛你，正像一尊不言的石像。

男：我的確要變做石像了。一切太吵鬧，沒有意思。

——唉，那個暮晚……

女：不要再想這些好了，愛人。

男：唉唉，好玩兒，第一篇好創作。

女：不過是血的生涯罷了呵。

男：S的信說：——仇人給我們以機會了。

女：S是第一個忠實的朋友呵。

男：他是帶着假面具，隱蔽在一家小店裏的。

女：他不常是這般歡喜在秘密中作劇的人麼！

男：那個暮晚，唉，我真像一隻狼，鑽竄在黑地裏。

女：然而狼是會被獵人覺察的。

男：不會的，因為同時我也是獵人。

女：你見到仇人的門上，掛着朋友的頭顱未？

男：燈光照耀着，頭顱遠望着復仇的眼睛。

女：唉，那毒獸當時却自在着！……

男：那毒獸還頒布遍捕的令。……

女：罪孽的畜生，他想還有今日呵！……

男：當時，唉，朋友祇有幾個在這裏。我真太忙碌了。……

女：吾愛，你是可愛的勇士！

男：仇人門上的燈大亮起來。牠警告了我們。

女：仇人剛從外地轉來麼？

男：是的。我們準備着擊破他的花車。

女：唉，我恨你，不令我參加那個光榮的夜晚！

男：我們向着燈光闖前去，騎馬的憲兵驚退了。

女：開始了麼？

男：仇人墜馬了，他倒在地下。

女：但是，呵，你還沒有受傷了麼？

男：我瞄準仇人的死屍，快樂地擊射着。我不記憶得一切。

女：可愛的S呢？

男：他也許已被擊倒了。我看不到他。

女：唉，可哀的勇士呵！

男：槍聲如暴雨。唉，好聽的彈雨呵，

女：然而，你還不曾受攻擊了麼？

男：有人嚷着：抓住了！抓住了！我應聲逃走。

女：唉，慘酷的生涯呵！

男：我已經清償了我的願了呵！

女：願，願？！——

男：S，他死了，唉，光榮的大哥！……

女：他死了，唉，光榮的大哥！……

男：這幾日，仇人的爪牙，還在大索。

女：我們不必計較這些呵，吾愛。

男：但是，我重傷了，我身上開着七個傷口。

女：那是會全癒的，憑了我們的正義和愛。

男：我不知我怎的中了七彈，還不會倒下。

女：那是憑了你的直往的勇氣呵。

男：唉，S不知要中了多少彈子呢！他倒下了。

女：你該要心些呵，感傷將加重你的傷痛。

男：我已覺得些創口快合縫了，我快樂。

女：康健之神，必昭拂一切勇者。你已休養多日了呵。

男：我還需要補足我的創作。……

女：你必能補足，超過我會做過的。

男：請看我的左臂！這個創口又在溢血麼？

女：讓我撫摩牠呵！

男：腹臍下這創口作怪——唉，我不該告訴你。

女：讓我撫摩牠呵！

男：左股作痛——唉，右股也作痛——我爲甚麼腹痛呵？

女：讓我撫摩牠們呵！

男：唉，手臂足股飛了，我將破碎了！

女：我來撫摩你的心！

男：我的脈息震跳呢！

女：我來撫摩你的脈息！

男：我的口渴！

女：給你親吻！

男：我空撫了麼？

女：給你擁抱！

男：我的親愛的，你在忙亂些甚麼呢？

女：我捧給你一切——

男：我要安睡了，愛人。

女：祝福你的安睡呵！

男：鷄也許還要叫鳴呢。

女：夜也許還長呢。

列強陸軍現勢

紹舞

英國——英國現役軍有一五二·六二六。豫備軍有二〇七·一四三。後備軍九·〇〇〇。

美國——美國現役軍有一三八·二三六。豫備軍有二五三·八二一。後備軍有一一·六〇七·四九三。

法國——法國現役軍有六八五·四五九。豫備軍有五·二八〇·〇〇〇。後備軍八九〇·〇〇〇。

意國——意國現役軍有二二〇·八九八。豫備軍有三·九四七·九一二。後備軍有一·五〇〇·〇〇〇。

日本——日本現役軍有二一〇·〇〇〇。豫備軍有一·五〇三·〇〇〇。

俄國——俄國現役軍有五六二·九六七。豫備軍有五〇〇·〇〇〇。後備軍四·五〇〇·〇〇〇。



泰倚思 (Thais)

(法國阿那托爾法蘭西原著)

徐蔚南譯

蓮花篇

那個時候，沙漠裏住着大隊的隱士。尼羅河的兩岸，有

許多以木板和泥土砌成的小房屋，都是隱士們親手建造的，各間房屋坐落的距離，務使居住的人既能孤獨營生，又能於必要時得到相互的幫助。那頂着十字架的聖堂，遠遠近近君臨着那許多的小房屋。僧侶們每逢什麼節慶日期都到那邊聖堂裏去做彌撒。在尼羅河的邊際上，還有幾座修道院，院裏的人各自幽居在各人的小房間裏。他們決不聚集在一處生活的；假使他們聚集在一處生活了，這是爲要更加親切地嘗味那孤獨的滋味。那種隱遁的修士們和修道者們是非常節食的，每天到太陽落山之後，才吃他們的麵包，夾着一點食鹽和意沙泊 (Hysop) 的葉子。這便算他們一天的食料了，有幾個人，還要深入到沙漠裏去，竄

洞或墳墓便是他們的居處，他們經營着一種更特別的生活。

他們都謹守着禁慾的主義，穿着帶着懲戒自己的帶子和罩瞞眼睛的肩掛。長長的一夜間，默想，祈禱，唱聖歌，這一切都做過了之後才睡在光滑滑的地上。總之，他們每天完成那偉大的懺悔的苦行。爲了思想到人類生來的罪孽，他們不僅拒絕了肉體的快樂和滿足，并且拒絕了那時候的人以爲人身所必須的調養。他們以爲四肢的疾病適足以使我們的靈魂康健；又以爲身體的潰爛和創傷正是肉體最光榮的裝飾。他們如此這般地實現那先知的預言了。原來先知說過的：「沙漠裏將布滿了花朵。」

在這聖地且白衣特居住的隱士們，有的消磨他們的歲月

在禁慾和默想的生活裏，有的編織椰子樹的纖維，或者當

稻麥收穫時雇傭給鄰近的農家，去換得他們的食料。但是異教徒都瞎疑心他們中間有幾個是做強盜過日子的，或者是加入於流浪的亞拉伯人中間去掠奪旅行商人的。然而實際，這種僧侶所最輕視的，便是有錢的人，他們德行的薰香一直升到天上去的呢。

天使們扮着青年人的樣子，手裏携着根拐杖，像旅行客人一般，來訪問他們；至於惡魔呢，都套上了愛底窪人（埃及南部一地方的人民）的面貌或者扮作野獸，徘徊於孤獨的修士們的四圍，想把他們來誘惑。到了早上，僧侶們帶了水壺到泉源那邊去取水的時候，他們瞭見沙面上印着薩底兒（人面豚足有角之魔）和桑督兒（半人半馬之怪物）的足跡。如果從精神的實際的狀態想起來，聖地旦白衣特真是一片戰場，時時刻刻有天國與地獄的神奇的戰爭，尤其是在夜間。

那種經營禁慾的人，被那永受詛咒的惡魔們兇狠地襲擊着，他們靠了斷食，懺悔，苦行的種種方法，以及靠了上帝與天使的帮助，才保全了他們自己。有時候，肉體的苦悶像鐵針一般兇狠地刺碎他們的心身，於是他們便吼出苦痛的呼聲來，那號泣的聲音，正合那滿天星斗的夜間，餓狗的喊聲用相應。那時候，惡魔們便裝扮成誘惑人的美容

貌，到他們的面前來了。原來惡魔是醜陋的，然而有時他們都會套上美麗的外貌，他們的本來面目便給藏過了。且白衣特的禁慾者們，在他們的小房間裏，恐怖地聽見種種淫逸的幻影，并且這種幻影就是在世俗的逸樂裏也沒有那樣的荒唐。幸而他們有的是十字架，終而沒有被誘惑。那種惡魔們到了黎明時，便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充滿着羞恥憤怒而遠颺了。因此，在破曉的時光，遇見一兩個帶哭帶逃的惡魔是絕非少有的事。有人詢問他時，他便回答說：「我流淚，我呻吟，因為有一個住在這兒的天主教徒用鞭子來打我，用毒罵來趕走我」。

沙漠裏的老僧侶們權力很大，犯罪者和無信仰者都在他們的權力下面。他們的慈悲有時簡直慈悲到可怕的地步。他們堅持使徒們有權力懲罰那種對於真的天主的褻瀆。凡是受着使徒懲罰了的人。簡直沒有什麼可以挽救的了。近村的人民以及甚至亞歷山大城的百姓，都恐怖地講過，大地會張開嘴來，吞滅那種被僧侶鞭笞過的惡人。因此，老僧侶們在無賴的眼中很為可怕，尤其在滑稽的戲子，小丑，娶妻的僧侶，娼婦等的眼中覺得更為可怕。

這種基督徒的功德真利害，甚至能使狂獸屈服在他們的權力之下。據說有一個隱遁的修士，到臨死時，竟會有一

匹獅子走來，用腳爪替他挖一個墓穴，那個聖徒，看見獅子來替他挖墓穴，知道是上帝召他到身邊去了，於是與他的道兄們接吻告別。接着，他爲要去睡在天主的懷裏，便快活地去安眠在墓穴的中間。

卻說，那個年紀已經一百多歲的汪督亞納自從和他的兩個最親近的弟子，麥山兒和亞麥達，退隱於郭爾靜山中之後，在且白衣地方上，簡直沒有一個僧侶的修行，能比得上汪底諾的僧正法非恩斯的了。講到實際，愛勿冷和山拉比翁所管轄的僧侶確實最爲衆多，修道院裏精神的行動，以及肉體的行動，確乎都很好，可是在苦行這一點上。總不及法非恩斯。原來法非恩斯斷食的本領真兇，他會三日三夜不吃一點物品。他帶着一根頂硬的毛織的懲戒帶，早夜鞭策他自己，並且常常將前額俯帖在地上。

他的八十個弟子，在他的小屋子旁邊都造起他們的房屋來，模仿他的苦行。他以耶穌基督那樣的親熱來愛好他們，並且時時訓誡他們去懺悔。在他的精神的兒子中間，有幾個是做過多年的強盜的，受了這位聖潔的僧正的教誨而感化了，而進了修道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既這樣的純潔，也感化了其他的同道者。還有亞皮西尼女王身邊的一個廚子，也受了法非恩斯的感化而做了基督徒，時時流着感恩

的眼淚，還有做助祭的弗拉文能認識文字，而且說話也說得很好的。但是法非恩斯弟子中間，最可愛的一個卻要算那名叫保祿的年青鄉下人，綽號叫做老實人，因爲他是非常天真爛漫的緣故。人家都嘲笑他的老實，但是上帝卻愛好他，顯現出幻像來給他看，並且賜給他預言的才能。

法非恩斯的訓誨弟子，以及實行禁慾主義，便是他的聖潔的生活。他又常常對着聖書默想，這是爲要從那書中找出種種的比喻來的緣故。所以年紀雖則還輕，他的功德卻已很多的了。惡魔胆敢襲擊那種善良的隱士，卻不敢走近他的身邊去。月明之夜，有七匹小小的野犬，在他的屋子前面，一動也不動，靜靜的，豎起了耳朵坐着。人家思想起來，這是靠他清淨的品德的力量，才得把這七個惡魔停留在他的門檻之前。

法非恩斯是生於亞歷山大城裏的貴族之家，父母給他受過世俗的教育。他也曾被詩人的虛僞所誘惑。在少年時代，他的靈魂是昏迷的，他的思想是混亂的，因此他相信人類在段家里翁的時候遇到過大洪水，並且因此他和他的同學們討論到自然，甚至討論到天主的特性以及其是否存在。那時候他的生活正是異教徒面目的糊塗生活。他想起了一個時代，總是不禁要羞愧的。他屢向他的道兄們

說：「那個時候，我簡直像放在那虛偽的歡樂的釜鏊裏沸騰。」

照他所講，他以前吃的肉是烹調得十分精細的，並且常常到公共的浴室裏去洗澡。這樣的世俗生活，一直到他念歲時才止，他說這種生活，與其叫它爲生活，還不如稱之死亡的好。但是自從受教於司鐸麥克林之後，他就變了一個新的人了。

真理一直深入到他心底，他常說真理有如一把刀子刺入他的身心了。他擁抱了加爾凡山（基督被難山）上基督的垂訓，他崇拜那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受過了洗禮之後，尙爲習慣的束縛所羈縻，在異教徒中間還住了一年。但是有一天，他走進一個聖堂裏去，他聽見助祭念着聖書裏的一節道：「如果你要做個完全的人，那末你去把你所有的一切都賣了，賣下來的銀子去散給窮人。」立刻，他就賣去了他的財產，把銀子來布施窮人，並且他就經營了修道的生活。

他遠離俗世已有十年，他不再在肉的歡樂的釜鏊裏沸騰了，他是積功積德地浸在懺悔的薰香裏。

他有一個習慣，從他一片至誠的心裏養成的習慣，就是他自己常常致察他以前遠離天主時候的一樁樁壞處，務使

自己確確實實地意識那時候的醜惡。卻說有一天，照他的老習慣思量着，他想到從前在亞歷山大城中戲院裏見過的一個女優了，最美麗不過的，名字叫做泰倚思。這個女人在戲劇中顯示了她的色相，在觀衆之前毫無一點畏葸地表演種種的跳舞，那種跳舞跳得真正巧妙，簡直能夠煽動世人最激盪的熱情的。有時，她模擬異教徒傳說中所有關於維那絲，萊達，派西發愛的種種放蕩寡恥的行爲，煽起一切觀客的淫蕩的火焰來，那種美貌的青年們，那種有錢的老頭兒，抱着一肚皮的愛情，擊鮮花來掛在她門前的時候，她總是招待他們進去，總肯委身給他們的。她如此這般地喪失她自己的靈魂，同時，她又喪失許多許多別人的靈魂。

法非恩斯也曾幾乎被她誘惑而墮入於肉慾的罪障裏。她曾在他的血管中，替他點着了慾望的烈火。他走到過泰倚思的門上一次。但是那一次，他走到那女優的家門前卻站定了，不敢走進去，這是因爲他那時候，第一，年紀實在太輕，只有十五歲，自然而然地有點怕羞。第二，因爲沒有銀錢，恐怕親眼看見自己被人推出門外來，原來他的那鑲管束得很嚴厲，不准他多化錢的。慈悲的天主用這兩種方法來救起了他的大罪。但是最初，法非恩斯全不感謝上

帝，因為在那時候，他還不大明白真實的利益，並且因為他那時候尚渴望着俗世的幸福。在他獨居的小房間裏，跪

在救世的木像的前面，（塵世間的罪惡的賠償，彷彿放在

鐵盤裏了，掛在這木像上面，）法非恩斯於是思想是泰倚

思來了。原來泰倚思是他的罪惡的對象。他默想了許多時

候，照着那種禁慾生活的老規矩，默想當他無智煩惱的時

代，那個女人教唆他的那種肉的快乐是如何的可怖，如何

的醜惡。默想了幾小時之後，泰倚思的影子在他面前很清

楚顯現出來了。他看見她了，那美麗的肉體，像他幾被誘

惑的時候一般模樣。起初，她像萊達那般樣子顯現在他眼

前，懶洋洋地橫在一張 Hyacinthe 的床上，頭向後倒

著，水汪汪的眼睛遍充滿着光彩，鼻翼微微在扇動，一張

微啓的嘴，鮮花一般的胸膛，還有像兩條小河一般清麗的

臂膊。看見了這副情狀，法非恩斯打着胸膛，說道：—

「天主，請你做我的證人，我只是想着我的罪孽的醜

惡！」

然而那幻像的表情不知不覺地變換起來了。泰倚思的嘴

唇一點兒一點兒向嘴角邊逼下去了，顯出一股不可思議的

苦痛來。她的睜大了的眼睛裏充滿着眼淚，充滿着光亮，

胸口膨脹得滿滿的，像暴風雨初起時那般的。吐出了一口

氣，看見了這副情狀，法非恩斯覺得自然擾亂了，連到靈

魂都擾亂了。他俯伏在地上，祈禱道：

「有如牧場上的晨露一般的，你把憐憫來賜諸我的心

中，真正的，慈悲的上帝呵，你應得讚美！讚美呀，讚美

你！請你從你的僕人身邊，擊開了那引導到淫慾裏去的虛

偽的溫存，請你賜我恩惠，使我只依了你的名義而愛萬

物，因為萬物是都要變遷的，你是永存的。假使我憐憫這

個女人，也就因為她是你的作品。就是天使們也担着憂悶

而注意着他的。呀，主啊，她的生命豈不是你的一呼吸

賜給她的？她不應繼續着和市民們，旅人們常常犯罪下

去。我的心中非常憐憫着她。她的罪惡是可怕到極點了，

只是一想到她的罪惡，就使我顫慄，使我覺得恐怖到周身

的毛髮都豎起來了，但是她的罪孽愈深，我卻愈應憐憫着

她。我想到惡魔們永久苦惱着她，我便哭了」。

他這樣默禱的時候，他看見一匹小野狗坐在他的腳邊。

他不覺為之吃了一驚，因為他獨居的房間的門，從清早起

沒有開過。這匹畜生，彷彿懂得他的思想的，搖起尾巴來

了。法非恩斯用手指到了個十字：那匹畜生便不見了。他

這時知道這是魔鬼第一次闖進他的房裏來，他便做了一次

短短的禮拜，接着他又想到了泰倚思，他獨自說道：

「靠了上帝的幫助，我一定去救她！」
他睡了。

到了明天早上，做好了他的禮拜之後，他走去找柏來蒙。這是一位聖徒，住在接近法非恩斯的地方，也經營着隱遁的生活。他看見柏來蒙老是笑眯眯，很和平的，照着老樣子在聖地。柏來蒙是老了。他墾殖着一個小小的田園。許多野畜生都來握他的兩手。惡魔卻不來擾亂他。

「讚美天主？道兄法非恩斯，」柏來蒙兩手握著鋤頭這樣說。

「讚美天主！」法非恩斯回答說，「希望你平安幸福！」
「常望你同樣的平安幸福！」柏來蒙說；他把衣袖來拭去他額上的汗。

「柏來蒙兄，我們說話的題目只應有一個，就是讚美天主。天主說過：他是住在聚集於他的名義下的一切的中间的。所以我要和你來商談的我的一種計劃，也無非爲了增加天主的光榮。」

「希望天主祝福你的計劃，像他祝福我的荳蔻一樣！他每天早上用了他的甘露來賜給我的田園。這是他的恩惠。他在瓜果中間所賜與我的恩愛使我不由己要讚美他。我們大家都來禱祝他將我們愛護在他的平和裏。我想沒有

比那擾亂我們心緒的毫無秩序的衝動更爲可怕的了。這種衝動擾亂着我們的時候，我們便像酒醉漢了，我們走起路來，不是側東，便是側西，時時刻刻有醜惡地倒下的可能。有時這種熱情會把我們浸到一種放逸的歡樂裏去的。耽溺於這種逸樂的人，便在那不清的空氣中，響徹着卑穢的歡笑聲。這種可悲的歡樂，會把那罪人領到一切的放蕩裏去。但是有時這種感覺的擾亂，靈魂的不安也會把我們投入於一種無信仰的悲傷裏，比了歡樂還要慘痛一千倍的悲傷裏。法非恩斯兄，我只是一個可憐的罪人。但是在我的長長的一生裏，我體驗得隱士的最大的敵人，便是那悲傷了。我知道這種頑強的憂傷，會像霧一般地包裹那靈魂，將天主的光都遮去了，要知道在那信奉宗教者的心上撒佈一種慘傷暗澹的氣分，正是解脫的反面，正是惡魔的最大的勝利。假使惡魔只把歡喜的誘惑送到我們面前來，倒還不及憂傷一半的可怕。哎，惡魔會很巧妙地使我們憂傷。惡魔不是在我们的神父汪督亞納面前顯現出一個黑黝黝的美麗的小孩子來嗎？那個小孩子真美麗，使人見了要歡喜到眼淚都流出來！我們的神父，靠了天主的幫助，避去了惡魔的陷阱。神父和我們在一處的時候，我知道他達到了這樣的事情。他和弟子們住在一處互相安慰着，卻從

沒有墮入到憂鬱裏去的。道兄，你來不是要和我商談你心上的計劃嗎？假使你的計劃是以天主的光榮爲目的，我一定很歡喜地幫你的忙！」

「道兄柏來蒙，我要說的確是爲了天主的光榮。希望你的高見強固我的毅力。因爲你有許多的光明，衆惡絕然不會蒙蔽你的智光的。」

「法非恩斯兄，我實在還夠不上做個替你解鞋帶的人，我所犯的罪惡，可說像沙漠裏的沙，數也數不清。但是我總是個老年人了，我決不拒絕你的，我當以我的經驗來幫助你。」

「柏來蒙兄，那末我來對你講吧，我一想到亞歷山大城裏有個蕩女叫泰倚思的，我便覺得非常痛苦。她生活在罪惡的中間，她在那兒爲人間醜事之的了。」

「法非恩斯兄，這真是一樁使人悲痛的瀆神的事情。但是在異教徒中間，像她這樣生活着的女人正多着呢。你對於這種巨大的罪惡，想出了什麼對症良藥嗎？」

「柏來蒙兄，我想到亞歷山大去找這個女人，想靠天主的援助，使她皈依天主。這是我的計劃，道兄，你不贊成嗎？」

「法非恩斯兄，我只是一個可憐的罪人，但是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習慣地說：『不論你在什麼地方，總不要急於離開本地而想到旁的地方去。』」

「柏來蒙兄，你覺得我的計劃中間有什麼壞處嗎？」

「法非恩斯兄，天主作證，我絕不懷疑你老兄的意向！但是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又說：『從旱地裏釣起來的魚都是死的，同樣，走出了獨居小房屋，到世俗的中間去的僧侶，就脫離了善境。』」

說過這樣的話之後，這位老人家柏來蒙將鋤頭踏到泥裏去，開始用力去掘那小平果樹四周的泥土了。當他在墾掘的時候，一匹羚羊從那田園的一圈短樹外面跳了過來，跳得真輕靈，一張樹葉都沒有被帶傷。羚羊看見法非恩斯就立定了，像很驚奇不安，周身起了顫慄，接着它又跳了一跳，跳到那位老人家的身邊，將它可愛的頭銜到它的老朋友胸間。

「沙漠間的羚羊裏也有天主的光榮！」柏來蒙說。

他走到房間裏去拿出一塊黑麵包來，放在手心裏，餵飼這匹伶俐的畜生。

(未完)

革命同志公鑒

我們總理不是說過欲達到革命成功之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的話麼？但是欲喚起民衆，除宣傳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不過口頭的宣傳，所得的效力，可說微乎其微的；如果要舉行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則非借重於印刷品不可。因此，我們擴大了工場，添聘了技師，專誠承印各種中西書籍雜誌報章，以及傳單標語，並製造印刷家應用的機器銅模鉛字花邊等件。凡我國內外的同志們，倘使有志提倡實業，促國民革命早日成功者，大家盍興乎來！

華豐印刷鑄字所謹識

上海浙江路三四一號
電話中央五三八號



八 覺

戴季陶口述
植元章
戴家駒筆記

此文韻語，作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說明講於民國十五年七八九月。當時本爲留作子姪輩自修之助，且以告罪於愛我育我之祖父之靈。而不欲爲多人言。

然此種事理，已非今日青年所知，尤非其所樂聞。即當時聽我講義之子姪輩，亦頗以余之思想爲退步。而余則自信，此一念之正覺正知，乃中國人復活之基礎。凡余可自知爲錯誤爲過失爲罪過者，正中國人今日一般之缺陷。中山先生云：『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倘今後之青年，不努力於此心理的革命建設，則國亡種滅之危機，必不能免，正不止今日之殘暴現象而已也。余衰矣，繁重之政治工作，余所不能，且不能時時與國人相見。然以自己所經歷之錯誤過失，與所覺悟之正理，實

獻之於國人，亦可作後來者之鑑。淚血之言，望我
有志之青年，勿視爲痴人夢語耳。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

戴季陶誌

第一章 序言

我生斯世，滿卅六載，慧根淺薄，多種惡因，中宵猛省，毛骨震悚，苦懺深悔，發爲自覺，願依此誠，得
新生命。

我確信宇宙一切表現，都是受因果律支配，只有一個宇宙自身的「信力」，是支配宇宙的大力，是超因果的，是絕對的。凡是我們可以用人的知識，由語言文字來說明的事，都在因果律支配的下面，這個意思，世界上的聖賢都有這個認識。我的這個認識，在知識上雖然由許多古來與

現在的思想學問的感化而來。但是這個確信，是由這幾年來自己內的經驗，尤其是最近精神上極大的變化當中，死裏逃生所確實證明出來的。我得到這一個自證的因緣，並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能力造成的，是許多因緣的聚集。在我自己一生的思想行為上，雖然有很多的缺點，才生出我現在的痛苦來，但是能夠使我發生這個覺悟，得到這一點覺悟的快樂，作我生命的歸宿，是許多過去現在的人類直接間接給我的一種善因。這許多的善因，由我的客觀的觀察和主觀，體驗認識出來。所以我努力的把持着，想把這一個確信，付與後人，還諸大眾。

我的出生，有一個因緣，是當年我的祖父從四川回到湖州來修理祖墓。這一個時候，就是我在四川母親的胎裏結成的時候。我的祖父回到四川，那時我剛剛滿月。第一次的發笑，而且很大聲的發笑，就是最初看見我祖父的面孔。我的祖父和父母都把這件事當爲一個奇跡，這是我的父母常常告訴我的。我從小聰明異乎尋常，在許多兒童當中，要算是第一等的聰明。我的祖父非常愛我，從一歲多的時候，就教我識字，對我講解做人的道理。祖父死時，我才六歲，那時由我祖父的教誨講解，已經讀了好幾部書。幼學瓊林，唐詩合解，詩品，這三部書是我祖父親自教

我，並且一一替我講解。我當時的理解力，已經足以理解祖父所解釋說明的意義。我坐搖籃裏，祖父用一根三尺多長的旱烟管，吃着葉子煙，坐在我的身邊，教我讀書，這個景象至今還沒有忘記。到我九歲的時候，我家裏的境遇已經很壞。我父親被四圍的冤親債主逼迫着，常在很苦的境遇當中過活。當時我的父親爲了一件債務案被押在漢州的禮房裏。我在那裏侍奉着我父親，每天我的父親，以教我的書，作爲過這愁慘光陰的方法，這個境遇至少也有半年多。這時候我們四弟兄，二哥哥不在家，三哥也還年青。這一場很不平的官司終結之後，我們的家境更加清苦。

父親的身體精神，更加衰敗。我的大哥一面撐持家務，一面自己讀書，一面教我讀書，我雖然曾經從過幾個先生，但自覺得到的益處極少。一直到了十五歲，能夠讀了幾部經書，看了幾部史書，還學了一點很粗淺的科學，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我這看書作文的力量，都是由我的大哥很辛苦的教訓得來的。我會記得常常在夜靜更深的時候，我們兩個人還是伏案用功，我的大哥一面自己苦讀，一面應我質問，和我講解。有幾年的工夫，夜間都是同我大哥共被而眠。我能夠出來留學，也是由我大哥很堅強的決心，排除萬難，來幫助我的。回頭一看，入世二十餘年，一切

的活動能力，一切事業榮譽，是我的祖父，種成的善因，也是我的大哥的灌溉栽培出的善果。上面所講的兩種因緣，一個緣之於祖父，一個緣之於長兄，這是我爲人之始。我的祖母母親都是很愛我的。十七歲的時候，祖母逝世，那時我剛剛在日本讀書，聽說臨終叫着我的名字。入世以後，得到最大的幫助，就是許多先輩朋友。我相信這二十年來我的一切能力，全是靠先輩朋友的督勵切磋的結晶。在國家社會工作的上面，指示我，教訓我，鼓勵我的人，第一就是孫先生。其他公私兩方面，我都感激不忘的。雖然朋友很多，而最能使我記憶的，就是張俊生，張孟勳，張靜江，蔣介石，朱執信，廖仲愷，胡展堂。俊生先生在我初由日本歸國的時候提携我幫助我，使我不致落迫窮途。並且在相交數月的短期間當中，能夠很真摯的從道義上督責我，尤其是我二十年來最感激的朋友。可惜那時我已經在日本養成了一種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變，而且上海這個地方，正是腐化人格的屎坑，所以我因了自己墮落，把俊生先生的教訓辜負了。現在回想，假使從民國元年以來，能夠得着幾個很嚴正而親愛的朋友，如俊生先生，我決不至種許多浪漫的罪惡，而使我在這許多煩悶痛苦之中，一類不振，造成今日這種悲哀孤獨生意斷絕的境

地。二十年來，我處在製造罪惡的社會當中，所以還能夠如俚俗語所謂荷葉包野菱一樣生存着，都是憑藉着祖父父母弟兄先輩友朋所付與我的遺傳和感化。蓋別的世界，是因果律支配着，我希望因我這一個正確的認識，使大眾後人，能夠得到多少努力自修，改過自新，向上前進的因緣，就是我在世間生活了三十餘年，享受世間許多東西的一點酬報。短短的八條文字，這是我入世二十年，自己內的經驗和外的經驗兩種經驗的結晶。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我自己一生罪過的供狀。我寫這八覺的緣故，是要想自己努力從新造我自己的新生命。並且使人們同得一個新生命。但是，自己物質的身體，已經受了極大的摧殘，精神更是成了一個病衰的習性，振奮不起，一步一步往下的頹唐。不知不覺地，天天多是在痛苦的呻吟當中過日子。沒有方法可以努力奮鬥作創造新生命的事業。以後我的精神，有沒有恢復的一天，自己也不曉得，這是天道不可知。然而爲人之道，我應該盡我的本分。可是很曉得在此刻我絕不應該再擔任實際政治的工作，因爲勉強作不能的事，是一個良心的痛苦。我現在很曉得，一個人作事，必定不可超過自己的能力，如果超過自己的能力去作，結果一定誤人誤己。我寫成這一篇文字，是在民國十五年元月

初十，就是舊歷乙丑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是我滿三十六歲。家裏的人，因為我自從民國九年以來，境遇非常惡劣，精神不振。十四年一年，爲了想要從滿地瘡痍，人人迷醉的當中，把國民黨從虛偽的共產病裏面救起來。在總理逝世後，決心從思想上，開揚 總理很確實的中庸之道，和一切惡劣的環境決戰。但是精神已經受了大病之後的我，決不易牢牢地把持住。左攪右攪，不單是共產黨把我做仇敵，而在國民黨當中，也受着大多數的反對。攪來攪去，我便衰敗了下去，不得已忍着痛苦，回湖州休養，其實少年時代缺乏了訓練的我的精神身體，擋不住這樣痛苦的生活，於是愁病交加，一天沉衰似一天。家裏的人們，十分憂懼，便異想天開，想給我做一個生日，鬧熱一天，醫醫我的衰弱病。

湖州人的習慣說，三十六歲是四九三十六，是一個人一生一世的一半，認爲一件大事。所以那一天親戚朋友們也都高興地走了來給我一個安慰。我那天起得很早，起來就走到書房裏，坐在椅上，心裏思想着過去的一切，覺得非常悲傷。爲什麼悲傷呢，一個人決不會因爲人家對不起我而悲傷的；若有這樣的人，決定不是明白道理的人。我雖然修養不好，而自己良心認識的根力，還是稟之於天地祖

宗，時時發現在我的心裏。所以我一生雖然缺乏抵抗環境的能力，然而判斷環境的能力，自信却不算很差，然而道德的修爲不良，所以失了永久一切的達觀性和親愛力，於是有過人之智，沒有過人之勇。勇以行仁，智以知仁，能知而不能行，即是我終身的大毛病。這就是精誠不充之故，而到了今天依然看得見走不動的緣故，更是二十餘年來把身體精神損害了的結果。這幾年來，我的精神異常衰弱，爲什麼精神衰弱，都由於十六七歲到卅歲當中無恆心的，個人享樂的，無節制的思想和行爲。狂飲，縱慾，過度的勤勞，和一切不規律的生活習慣，都是重大的原因。如果我的良心，認爲浪漫是不錯的，是應該的，不負責任的，人生可以不要信義的，如果我良心是這樣認識，那末我以浪漫者自居，人亦以浪漫者待我，就不會有苦痛發生出來，不會有病魔心魔種種的魔鬼來纏我燒我了。因爲我認爲人是要對一切人類負責任的，社會的責任，是有連帶關係的，一個人是不能獨自存在的，有了這個良心的認識，知行不能一致，天人交戰，佛魔並行，於是憂愁之極，就弄到神昏顛倒。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我對於這一個學說，常是信爲有兩個要點，叫作「外行難知，內行難行」。外行，就是智識，內行，就是道德。換一句話

說，外行是所行的事業，內行是能行的力量。所行合能行，如果不能統一，一定會弄到中心失主。中心失主，自己的生命，也就等於零了。」

我的精神衰弱是從民國六年，已經種下了病根，民國九年，又加一重，到民國十一年，已經病入膏肓了。民國十二年的回川，是由幾個因緣湊出來的。那個時候我因為母親七十歲，幾次三番想要回川一行，但是不能決定，心中遊移遲疑。當時就是在舊曆八月初，孫先生從廣東回到上海，就打電話來叫我。先生待我是同自己子弟一樣，知我很深，諒我很摯，愛我很切。但是先生最曉得我的毛病所在，所以在一切同人當中，雖然這樣愛我，總不叫我做超過我能力的事情，絕不叫我負一個方面的責任，每回見我，都是非常親愛。那一回我到上海，他就叫我搬到他公館裏住，他叫我遷到他公館住的原因，我知到有一個很親切的意思。他對有恆是很好的，因為他怕我一個人在上海，家裏不放心，所以他叫我住在他的房子裏。他的住所很小，我就住在他臥房的對面，書室的隔壁。住了幾天，適逢其會，有一個朋友從四川來到上海，這個朋友就是向育仁。他帶了四川各將領的信，算是劉成勳的代表，到上海來問候孫先生的。同時他又帶了省議會的公函，同劉

成勳夏亮工的信，還有許多朋友的信，來歡迎我到四川製省憲法。我遇此機會，回川省親的念又動了。當時孫先生失敗下來，主張兩件事，一件是和平統一，這是抵抗吳佩孚的武力統一而發的；一件是兵工救國，是抵抗各軍閥專事擴張軍隊打仗而發的。先生看見向育仁來，就決定派我回四川做他的代表。先生看到四川位於長江上流，為中國財富之區，第一件是煤鐵五金，第二件是很大的發電的水力，所以我回川勸他們川中各將領息兵，通力合作，發展川省的實業，把四川的實業做成一個原動力，來發展中國全國的實業，以此做息兵的方法，以此做統一的方法。當日孫先生就在上海把四川的同鄉，各黨各派統統請到他公館裏吃飯，發表這一個意思。就那一晚的聚合，結果發出兩個通電來說明這個意思，並且說明要派我去。我這時候，一則想回家省親，二則自己身邊有不得已的苦衷，精神恍惚，心力衰退，很想換一個地方脫離惡劣的環境，所以一面接受了孫先生的命令，一面接受了四川朋友的歡迎，在舊曆九月初四就離開了上海。自從離開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過去自己行爲的缺點罪惡的影子，通同湧上心來。到了漢口，就遇到了幾個四川同鄉，都是各派各黨的代表，統在漢口劃策，再開四川

的戰禍。我同育仁在漢口勸了他們二天，一點也沒有效果。這時我的心裏，廿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來一件很錯誤的戀愛，種種魔障纏繞，自己偏偏認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象的當中，再也不能明心見性，一刀兩段，再看見四川的戰禍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軍官政客，都聚在堂子裏的鴉片煙燈旁邊，籌劃殺人放火的事業，甚麼政治實業教育這些問題，決不能夠引起他們半點注意，公私交迫，我覺得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於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拚命來招我了。

本來我的回川，已經是在十分神經痛苦的當中生出來的一點新希望。一則有多小新事業的趣味，二則可以達到我多年回川省母的目的，三則自己可以離開惡劣的環境，在精神上另造一個蹊徑。及至在漢口遭逢這樣的境遇，不知不覺的把一切都丟得乾乾淨淨了。搭了招商局的快利輪船到宜昌，同船有向育仁陳鳴謙顧宜之同我自己帶的書記和我的當差。上船之後，一刻煩悶一刻，生趣一點沒有。在船上胡思亂想，人家向我說話，我也聽不見，四圍的景色，我也看不見，完全癡呆了。向育仁陳鳴謙似乎有點警覺，恐怕我精神有非常變故，時時刻刻留神我，一步一步跟着我，留心我。及至將到宜昌的一天，煩悶越到了極

點。早晨沒有起床，早飯中飯也沒有吃。午後育仁走到我房中，說許多道理和我解悶。他最要緊的是「大丈夫作事，當光明磊落，可作即作，不作即止。要作就要大刀闊斧去作，不作便放下來，萬事通同不要去問他。憂愁煩悶是最無價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價值，惟獨憂愁煩悶，沒有一點價值」。育仁講的一席話，是要我鼓起勇氣，大刀闊斧去做去；但我已衰敗至此，再也打不起精神。雖然聽見他的話，都是些至理名言，使我心中忽然開朗，將所有的憂愁煩悶，一概丟開，但是死的決心便定了。我的同行者育仁宜之鳴謙三位朋友，絲毫沒有知道，育仁也以爲我是完全聽了他的話，要大刀闊斧做一翻事業，望生路上去，却不曉得我已決心了，我的決心，是在另一方面。那晚他們三位在我房中談了許多的話，使我非常快活。到得十一點鐘，他們已經睡了。我獨自一人走出房艙，到他們的房中，看見他們已經睡熟，我就走到船的後面，一個決心，跳了下去。這個時候，我遠遠看見船邊上立着一個人，看我跳下去的，下水之後，船後的轉翅輪挑動的波浪，將我翻了兩翻；但我自己仍覺得很安穩的坐在水上，腰部以上全露在水外。此時我心裏非常光明，干干淨淨無半點塵埃，望着西方叩了三頭，就算是對成都的老

娘辭別。同時看見我坐的輪船上的電光漸漸地隱微了，我又重新向東方望了一望江浙的家庭妻子以及親朋舊友。在一剎那間，轉念一回，心中想從此罷了。至此以後，萬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要沉越不得沉，向前鑽下去，從對面浮起來，向左上浮，向右上浮，把頭埋在水中，拚命的飲水，但肚皮已飽不能再喝。只有聽天由命，站在水裏，很清楚的覺得我站在水裏成二三十度的傾斜，兩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這時是九月廿二的光景，天氣已經很冷，我身上穿的一件花緞薄綉袍，裏面是衛生絨衫，長江的水，已經完全將他浸透。我一點不覺得寒冷，頭部露在水面，習習江風吹來，使我心地清涼，只覺得舒服，一點也不覺得痛苦。民國九年以來三年當中一切的煩惱罪惡失意憂思通同付與長江的水，流得干干淨淨。天上是漆黑的，星光被浮雲所遮，一點都沒有。兩方離岸太遠，從黑越越的當中，一點也看不出甚麼，只覺急流的江水，從肩頭把我往下送。這個時候，我忽然望見在我的四圍有一圈很圓的白光，從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濃，越遠越淡，此光離我有好遠，不得而知。我從小隨着母親，就有佛教的信仰，雖然在入世的當中，時時把這信仰忘却，當此最後的時期，深刻的信仰心，又自然地發現出來，看

見這個白光，心中忽然感動，確實這個佛光，是我的生機，我一定不應死應該要生。這個時候，天上漸漸地露出星光來，兩邊的岸，也隱隱約約看見，一邊是很淡遠的蘆葦沙洲，一邊是很高的土壁。此時江上的冷風，一陣一陣的吹來，侵人肌骨，我自己完全凍僵，不省人事。怎樣去到甚麼地方，我已不能記憶。後來覺得睡在一家鄉民的天井裏，是被救了。四圍有許多的男男女女圍着，大約有十幾個人，自己睡在很厚的稻草上，濕衣已沒有了，上面蓋的是一些稻草和敗絮，有一個老翁給我一碗酒吃，四面周圍離開幾尺遠都燃着稻草，我心裏很明白遇救，但是一點說話的能力也沒有，昏昏又睡去。一直到了次日早晨，約有九十點鐘方才醒了。這個老翁和他的家人已經為我預備了早餐，我同老翁兩人聚餐，這個老翁姓齊名順發，年紀約有六十歲光景。面貌很平和端正，隱隱現出來他正直光明的氣概來。他問我的話我也不便據實回答他，也不便告訴他的真實姓名，祇隨便說我是商業失敗，所以投江，他勸解我許多，問我要往何處，我說我要到漢口，他就預備送我到漢口的川資。他家裏什麼也沒有，祇剩了幾斗麥子，他想要到市上賣一斗麥子，把賣來的錢送我。因為他夫人幾次三番的反對，他也沒法，尋了半天，尋出來一張

一吊錢的錢票送我，並且說：「我們地方不太平，晚上我去打魚，留你一個人很不方便，不如送你到我的親戚家去住，我親戚家離我家祇五里路，就是枝江縣境，我的親戚很能招拂客人的」。到了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我的衣服已乾了，換了衣服，同他的兒子望枝江縣去。這老翁住的地方叫做黃土坡，從黃土坡，到枝江縣的道路，是很平坦的。沿路風景非常優美。小山叢樹，夾着許多很清潔整齊的人家，說明此地是最和平富庶之區。只是在路上看見三五五的散兵，都是十分頹喪的樣子，聽得他們此刻的境遇也不見得好。

到了枝江縣老翁的親戚人家，這人家住在兩開間的茅舍裏，門前搭有一個很大的蘆葦棚，是個碼頭上賣茶的所在，即就是老翁親戚的營業。我們到茶館的時候，天色已晚，茶客一個也沒有。老翁的兒子遂到茅舍裏告訴之後，就走出來一個滿面笑容的人，好像是迎接貴人的樣子。同時現出他們的舉動很秘密，狠不願意把我落水遇救的事叫人知道的樣子，他陪我到他家裏，他家裏，有一夫一妻一女一兒媳，他的兒子聽說是出外謀生去了，他的家人個個都非常熱誠而天真爛漫的。主人拿出一張大紅的片子上面印了三個大字，好像前清翰林院用的一樣，上寫着楊開

鏗。我看見這張名片，心裏轉念，照這樣窮苦的人家，又在這個時代，決不能用這種大紅的名片，當然這位主人是碼頭上的當家無疑了。主人請我進屋之後，天色已晚，打了一個火把，到街上去買酒買菜借被褥。不多一時，他回來了，肩上架着被褥，一隻手提着酒壺，一隻手提着豬肉絲粉，交給他的夫人，叫他夫人預備我的臥具和晚膳。一會喝酒的時候，主人對我說：「我們此地是小碼頭，招待恐不能周，如果你要到漢口，到了沙市就是大碼頭，那裏的當家是我的拜弟，我明天拿片子叫船上的人去招呼，並且託船上的人送你到沙市，那邊無論什麼都比此地都方便，就是招待十天半月也不爲難」，他口氣雖然粗俗，却是英氣勃勃。再看他的面貌，約在三十多歲，和齊順發完全相反，兩道劍眉，一雙橫眼，腰圓膀闊，表現他是一個江湖英雄的氣概。但是他的家裏的人，却個個慈善得很，而且都克勤克儉，當中房裏放了一只木織機，一個紡花車，這就是他夫人兒媳女兒度日的工具。談了很多的時候，我也疲乏了，就在當中屋裏，打起床鋪來安息，次日早晨起來，他又預備了很好的早餐，有酒有肉，真是難得。午後一點鐘，由宜昌開到沙市的輪船到了，楊先生自己替我買了船票，送我上船。正在招呼船上水手對我要特

別優待的時候，忽然看見隨我的書記當差同着一個毛副官，都從這隻船上岸，我也上岸。原來他們來尋我的目的，是要尋我的尸首的，忽然見我，驚奇得很，真是所謂驚喜交集了。問起原因，才曉得兩天的經過。這一件事，是我生平一個很大的奇蹟，也是我一生一個很大的關鍵，所以我精神頹敗至此，會走道這條路上，這是說明我半生浪漫的歷史，不能自治，不能事事種因收果，慎始全終，所以煩惱至極，弄到這種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過去的歷史，都可以說明無餘了，由這一個奇遇，我們更看清楚中國民族的生機，決不在精神先生們當中，實在平和的農民，豪俠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裏面。中國民族幾千年付下來的高尚優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這平民社會裏面，才看得出來。我們政教中人，此時不努力做實業教育，培養這些生機，只是爭權奪利，鬥氣私爭，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於一些盲從着幾句西洋的共產口號，借來遮蓋自己個人性慾食慾的放縱的共產黨人，說甚麼爲無產階級謀幸福，爲世界人類造文明，直是一羣野獸。這樣下去，真要把中國民族僅有的一點保存在平民階級裏面的優美德性，也都破壞乾淨，造成洪水猛獸的世界。回想當年我們糊糊塗塗，把中國人的優點，看得太輕，糊亂輸入西

洋的學說，以爲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是太過無識，而且真是十分罪過，西洋的文明，我們應該要努力輸入的，是純正的科學，不是淺薄的哲理，是實業的建設，不是道德的破壞，我們看到的齊揚兩位先生的高尚優美，可以了解真正的革命意義了。這時候在宜昌的向育仁先生，悲傷憂愁到了極點。但是他是一個有勇有謀有實力的人，常船到了宜昌，發現了我失蹤的時候，如果在旁人，一定忙亂得不知所爲，他查遍全船尋不着我以後，他把我離上海後精神狀態想了一想，他就決定我是走到自殺的路上去了。立刻叫了船上的水手頭腦，和民船的太公，打聽宜昌下流的水勢，何處有灘，何處有迴水，何處有支流。他打聽的結果，知道由枝江到沙市當中，有一個很大的迴水，凡是上流衝下的東西，必定流到這個迴水裏，決不能流到別處。當我落水的時候，的確有人看見，但是那個人有很奇怪迷信，以爲在看見人家跳水時候，不可叫喊，恐怕我替死的水鬼要找着他，所以他看見我跳水，一聲也不響，仍舊去睡覺。及至次日育仁等查詢的時候，方才說出，（這一種打算的神鬼迷信，真是中國民族的毒藥，如果不建設高尚的信仰，中國的民族，真無救了）。所以育仁更可以斷定是十二點左右的時候在宜昌都縣落水的，育仁這時僱了民

船，先派人到宜都一帶尋覓，又託宜昌官廳通電宜昌沙市團防軍警，沿途尋訪。自己住在宜昌，一面爲我預備後事，一面打電上海成都重慶，這種朋友，真所謂死生之交了。

我自經過此事之後，精神依然沒有恢復，在川中一年，看見種種離亂的景象，想起當年民權報時代自己過於鼓吹殺伐的言論來，覺得自己對於這種離亂景象，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而自己又在無可爲力的當中，時時覺得悲傷，精神的衰退，也就與日俱下。直到從四川出來以後，近兩年當中，所有遭遇，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是我願意作而作的，沒有一句話是願意講而講的，沒有一篇文章是願意寫而寫出來的。都是在不得已境遇裏隨着命運的支配和歷史的感情，無精打彩的做了下去。所以隨時都是走一步懶一步和一天煩惱一天，我的思想從此時起，祇有回頭的感惰，沒有向前的勇氣。當我在峨嵋山的時候，我想了兩句話，叫做：『隨緣了宿孽，切莫結新冤』，出川以後，一切的行徑，都是努力去保持這兩句話，誰知這兩句話，正是半不通的迷信，自己斷送自己，卽如在孫先生死後，因爲種種事實的指示，和責任的感覺，作了幾本小冊子，當時也有批評我。說這是我結的新冤，但是在我的精神

上，到底只算是了宿孽。我的精神狀態，還是了宿孽的狀態，徧徧歷史的推移，已經真到了我的了宿孽的時代，我自信我的主張和見地，是毫沒有偏見和私心，然而竟不能使一般同志們，得因此而生圓滿的結合，我的爲公共工作的勇氣，由此消失大半。但是雖到今天，我對於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一書，自信解釋孫文先生之思想，確實是很確當的，其他批評黨的組織個問題的國民革命與中國一書，自信也不是完全錯誤，或者在行文上，有過分偏於主觀的感情的地方，然而也都是由真實的事實觀察而起，至於這一本書的理論，發生不出好影響的原故，第一不能不說是由於從前因民黨的同志，缺乏思想的訓練與組織統一的工作，第二便是中國民衆之革命的要求，被過去十幾年當中的軍閥政治，逼着去走偏激的道路，於是趨附功名，迷信外力，縱慾敗度的共產黨，乃得以在國民黨當中，運用國民黨的同志，甚至是國民黨的忠實前輩，來壓迫我這可憐的努力，當時吳稚暉先生對我說，『革命黨必不可反對最激烈的一派，這樣的行動是不祥的』，我因爲自己自信力不堅，而又素來信仰吳先生，覺得這的確是至理名言，把我僅有的一點信心，也却了下去。有一個青年，他說近三十年中，沒有比我所著的兩本小冊子影響更

大的著作，但是遲了半年，所以不見其益而見其損，假如在早半年的時候，孫先生在時，一定是無論新舊的黨派都可以得相當的了解，而獲良好的結果。這些是是非非，現在不去管他，我只認作自己少年學識不足，修爲不充分的果報，自從去年十一月從北京回來之後，我就決意不再問政治，當時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精神狀態，已經是不能夠担当新事業的創造，所以發表謝職的宣言。很確定的說，這是我半生歷史決定的結束。回想在過去十七年當中，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的確負了很重的使命，許多事業的造因，完全由我而起。但是所有我過去的事業，盡是只有播種，而無收穫；只有造因，而無結果。本來凡事有播種的，一定有收穫的，可是在我事業當中，慎始全終的事，一件沒有做過，這一個缺點，我很知道一半的原因，在回國的環境，一半的原因，在自己的修爲，歸結起來，還是在不能刻苦的爲誠信而犧牲，自己努力前進。照我自己內的認識，以我的聰明和才力，倘若沒有修爲的缺點，不造了些浪漫的罪惡，應該爲民族爲世界爲人類多作許多事業，不至於在三十多歲就衰到如此，這是我一身抱恨辜負了自己的地方。

孫先生說：『先知先覺是發明者，後知後覺是宣傳者，

不知不覺是實行者。』當先生在時，很能知道我的短處，所以一定不要我負責任的責任。因爲他知道這個是我所不能做的。有了這許多對於過去的認識，所以在今年我卅七歲初度之時，那一天心裏感覺到一種奇異的暗示，要我切實自己懺悔。六祖說，『懺是懺過去，悔是悔將來』，我在這個時候懺悔的精神，的確很圓滿的，但是努力向上奮鬥的精神，已被過去內外的惡因緣，消磨得乾乾淨淨，所以一刻一刻，自己想鼓起勇氣，直到這一次經歷一個很悲傷的精神狂亂，凡是一個人，種了一個因，一定要忍勞耐苦去做耕耘的工夫。如果不然，則後來留得許多自己的痛苦，良心譴責，這是甚麼人替代不了的。卽就爲善來說，自己種了善因，自己一定要去努力耕耘。種的善因愈大，耕耘的工作，應該愈勤，不然種的善因愈大，自己的罪惡的責任也愈大，因爲善是積極的行爲，只種了善因，而不能積極修爲，自己便負『棄善不爲』的責任，棄善不爲，便是惡，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真實意義，古人說：『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天道不可知，我們不必去求知，在人生的行程當中，強要求知不可知的天道，這是自己怠惰修爲的表示，求知的結果，不能得覺，就會得迷，我們要曉得一切世間公認的理法，就是天道的表現。

我這一次精神的狂亂的當中，忽然認識出一個「天道不可知，人道即天道」的原則來。我在這當中的確認識出一個必然的天道來，但是同時認識出當然的人道，正和必然的天道是成正比例的。所以我不願向大衆說必然的天道，只願拿當然的人道來自責自懺。就道德說，就是道德，就宗教說，即是信仰。天道雖不必求知，而人道可知。認定可知的人道去努力實行，結果就是人定勝天。人也是天的一份，忘了人道，就是忘了天道，結果一定是悲哀而不是快樂，是失敗而不是成功。這幾個月來我感覺到我的精神，差不多陷於不能恢復的境地。但是在痛苦的當中，一綫良知依然不斷地活着，這個痛苦的呻吟，即良知的光明和私慾交戰。忽然由一個自己暗示，認識出復活的道路，是在自己很坦白地負應該的責任，便自己很自得地快活起來，

夢言到被人認爲狂亂的程度。一切過去的因緣，此時都看得清清楚楚。讀我這一篇懺悔文的人，要曉得正面，是我良心的認識，反面，是我行爲的矛盾。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而一個人的工作，應該要把自己的責任繼續不斷地努力着。我的懺悔，到底要靠新時代的勇氣勃勃的青年給與我的活力素來煥煉。在新時代的生活裏，才能有新的生命。苦海就是惡海，人生一世要能夠努力爲善，勇猛精進地，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榮譽，生命，而爲社會，國家，民族盡力，在小的範圍裏，則爲家族，朋友，乃至爲任何苦難中人盡力，這才是樂天福地。（十五年七月講）